秦淮八艳之

卞玉京传

卞玉京传

典藏精品

苏香初◎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出身豪门，父亡母辛，卞家双姝堕风尘

第一节　奈何清冷爱梨花 /003
第二节　怎奈朱颜不耐秋 /006
第三节　一枝梨花压海棠 /016
第四节　取次花丛不见亲 /021

第二章　佳人知音，谈吐如云，相逢不识旧时人

第一节　也道酒垆寻卞赛 /027
第二节　画舸琴歌应如是 /033
第三节　人生若只如初见 /039
第四节　千千心结结相思 /045

第三章　卞赛欲嫁，鹿樵难隐，琴瑟声悲忍听闻

第一节　欲寄双鱼兼尺素 /053
第二节　只愿君心似我心 /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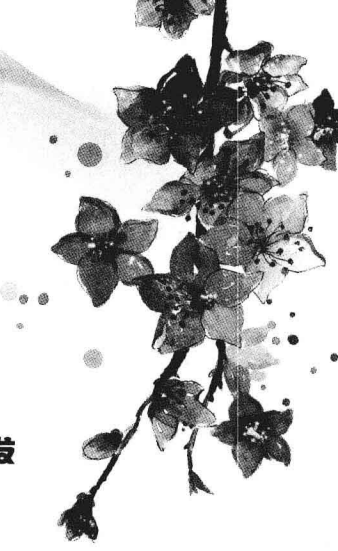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哪知心字已成灰 /067
第四节　可能俱是不如人 /072

第四章　明灭清起，心颓神伤，浮生长恨欢娱亡

第一节　明朝万一西风动 /079
第二节　当年只道是寻常 /085
第三节　红粉飘零不见君 /092
第四节　锦树尘绝鸟鹊惊 /097

第五章　横塘过访，弹琴说唱，十年战乱诉离殇

第一节　究竟不知君思我 /105
第二节　恰便多情唤却羞 /112
第三节　阔别五载不见君 /118
第四节　乍抛锦瑟难描就 /125



第六章　诸侯难嫁，乞身下发，青灯古佛伴白发

第一节　曾当王侯是归人 /133

第二节　一朵梨花作嫁衣 /138

第三节　梨花泣血无人知 /144

第四节　离君皈依诵佛经 /149

第七章　长素绣佛，血书法华，无悲无喜无牵挂

第一节　不料平静兼清冷 /159

第二节　空转佛珠徒念旧 /166

第三节　一人苦度可怜春 /171

第四节　忘年相知作依托 /175

第八章　苍山日落，万木萧然，佳人沉眠葬惠山

第一节　终将静心落小筑 /183

《1》微信专享免费转存 1000g 珍稀古籍古图、家谱大全、全国地理方志、现代易学、道学、佛学、玄学、中医、历史等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网盘的管控，资源可能会变动）。

《2》朋友圈持续免费分享各类珍稀绝版资源中。

《3》中医古籍、易学（术数）古籍、道文化古籍、天文地理学古籍、先进技艺类古籍、军事兵法古籍、古今中华武术大全、佛文化古籍；各类历史文献与绝版实用资源代找。

《4》两个微信都是我的号，只需添加一个号即可（两个号所发内容是一样的），资源不定期变动更新，你如果已经有我的微信，可以多看我朋友圈置顶评论同步更新进行了解转存。



或



古籍的内容往往会颠覆现有历史，非常珍贵值得研究。（举个例子：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在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获得的灵感。）古籍的内容也会更纯粹，更接近老祖宗的思维与智慧。

微信：laijy2222　　微信：laijy3333



第二节　满园枯木是梨花 /189
第三节　血书法华空念悲 /194

第九章　卞玉京与吴梅村诗词鉴赏

第一节　琴河感旧 /203
第二节　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207
第三节　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 /210
第四节　西江月 · 咏别 /214

第一章

出身豪门，父亡多年，卞家双殊堕风尘

韶华迤逦三春暮。飞尽繁红无数。多愁为与，牡丹长约，年年为主。晓露凝香，柔条千缕，轻盈步亭。最堪怜，玉质冰肌卿卿，江梅瘦休争妒。

翠黛扶疏障映，似碧纱笼罩，越溪游女。似前爱惜娇姿，终日懒风怕雨。夜夕一帘，小楼魂断，有甚量处。

恐因循易嫁，东风烂漫，暗随春去。

第一节　奈何清冷爱梨花

一切的一切都开始于明天启六年，奸佞当道并不太平的年岁。京城之内，年少的熹宗痴迷木匠活，九千岁魏忠贤大权独揽，又勾结客氏，可谓一手遮天，明智之士无不自危，危自己亦危天下。然有一地，既不危天下，亦不危自己。京城之外的金陵城仍以一番麻木的姿态兀自繁华，歌舞升平，纸醉金迷。

而我，便生自这片虚糜的繁华之内。

幼时的记忆少得可怜，也许是因为人年幼的时候记住的东西维持不了太久，也许是因为无忧无虑乏善可陈的日子难以入心。总之，有关自己的童年，大多是听母亲在闲暇时偶尔提及——

春风不来，柳絮不飞。我是出生在寂寞隆冬里的孩子。

那一年的冬天，院落里一片肃杀，连往年的梅花也未有盛开。风常常吹得院子里的枯木枝桠沙沙作响。天气也格外寒冷。金陵城里的冷，不同于北方的寒冷，混杂于朔风之中扑面而来，穿上棉袄裘皮便可挡去一二。那是一种混杂在湿润空气里的冷，毛毯厚衣亦是抵挡不住。那种冷，混杂在空气里，顺着呼吸侵入体内，然后一点一点沁入骨髓。让人无法驱散。

母亲告诉我说，她怀孕的冬天父亲总是叫用人去城南买炭火。并不是因为城南的炭火质量更好，而是因为他相信，南是温暖的方向，城南的炭火也一定可以带来温暖。

而我，便是在南方罕见的寒冷中，在城南买来的炭火里，在用人跑前跑后的身影下，呱呱坠地。

我并不怎么哭，母亲一度怀疑我的健康。她坚信响亮的哭声是婴儿健

康的标志。父亲亦叫来郎中替我检查身体，唯恐我身有隐疾。可所幸的是，我并未患病，就只是单纯地不喜哭闹。

因有云："赛谓报神福也。"父亲愿疾患不幸统统远离我，遂借其神福保佑之意为我取名为"赛"。

也就是那个隆冬，得名卞赛的我开始了凄冷深入命运骨髓的一生。

我并未去过书院。很小的时候，母亲便亲自在家教我。她喜欢读佛经，但却不用佛经教我。她教我认字用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安静地读给我听，教我识字，讲给我每一个字的意思。她说我很聪明，学得快。

其实我只是无事可做，每天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温习那一本《论语》和擦书桌上的灰尘。如果你只做一件事，并且经常做，不管资质如何，都是可以做好的。

后来妹妹小敏也到了可以识字的年龄，母亲便请了先生来教我，自己去教小敏。

我总是在母亲教小敏识字的时候在一旁看她们，就好像看见了旧日的母亲与曾经的自己。小敏的性情又与我明显不同，可是每一个孩子在同一个母亲的目光下，总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

母亲瓷样素白的脸上总是不擦胭脂，总穿淡绿色的裙子，戴奶白色的珍珠。削葱根一样的手指上指甲莹莹如玉。如瀑长发轻轻绾成一根长及腰间的水辫，透出三分娴静温婉。

我曾对母亲说："你就像仙女一样。"她笑着回应我："以后你和小敏也会这样美。"

我很认真地说："你不只是美，仙女和凡人是不一样的，和人间的人不一样。你，就像是站在人间之外。"母亲听罢有半晌沉默，道："最近又看了什么神话故事了？"我垂下头说："没有。"母亲笑着揽我入怀："在人间，凡人是最能幸福的了。"我仍垂头，不说话。

那番对话之后与母亲谈话的机会变得更少。我乖乖与先生继续学识字。

识字下棋，我们都是和各自的先生学。唯独画画，母亲是让我们一同学的。

记忆里是别院里满园的梨花，安静的素白色，却也最最难画。

而小敏总是跑去别的院子里画牡丹，她喜欢用粗笔蘸玫红色彩墨，信手几笔勾出牡丹的大致形状，再换细笔染白色勾勒明丽处，染绿色勾勒脉络与花萼，染红色勾勒阴影细节。行笔行云流水，换笔潇洒自如。她说喜欢牡丹的明艳，人若能如牡丹，站在人群中也必定是夺目的。

而我，总觉得浓艳的颜色里有垢亦难察觉，而月白色梨花染了纤尘都可以轻易看出。我爱她的素白，总是坐在别院的石凳上与最最难画的梨花较劲。坚持只用黑墨，配上细笔一点一点勾出梨花的形状。画一幅没有色彩的梨花，往往要花上五倍于小敏画牡丹的时间。没有着墨时信手一勾的潇洒，有的是小心翼翼的细致，因为只要一笔画错便要弃掉重画。然而梨花就算画成，只有墨色也常不起眼，可是自己却欢喜得不得了。

母亲看小敏的画总是带着欣赏的目光，而看我的画，眼神总是那么让人琢磨不透。

幼年的我记不住什么，唯独母亲眼底那丝奇异的神色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知道，那是怜悯，是埋在眼底不轻易显露，却真实存在于那里的怜悯。

可惜年幼的我纵使早慧，也不懂得那怜悯是何意味。

第二节　怎奈朱颜不耐秋

童年就那样如湖水般平静，它静静流逝，你却听不见它流淌的声音。

偶尔与母亲上街，行人总会对轿子里的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亦大为不解，为何那般羡慕我。我所过的日子，也不过是稀松平常的平淡日子。

锦缎绫罗，玉露华食。用人侍女前后相伴，门前牌匾人望为敬。然而，对一个幼童来说，没有过过贫苦的日子也难懂其中优渥。

直到那颗石子打到这汪平静的湖水里，打散了别院里满院的梨花香。

秋是终结绚烂盛夏的季节，百花枯萎，树叶飘零，注定带来萧索。

父亲辞世。如何死去，死于何地，我统统不知。既不知是母亲念及我与妹妹幼小不愿告知，还是因为父亲死得不明不白连母亲也不知道。我总觉得母亲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她只是不愿意告诉我们。因为你爱的人若是突然死去，而你连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么你一定不会那么平静。你一定会好奇会不甘，你一定要去查个究竟的。而母亲却平静得可怕，就好像那消息只是父亲要暂时调到外地去做官一样。这时，我又觉得母亲更像仙女了。因为仙女是不会为了凡俗的感情而牵动自己的喜悲的。

再早一些的时候，我总于夜半觉得隐隐不安，可这座城依旧以迷醉的姿态繁华着。

如今，我没有了父亲，与母亲搬出大宅，住于城东一小筑。湖水里也被巨石砸出波涛，可这座城依旧安然繁华。

就连母亲告诉我们姐妹二人父亲死讯的时候，脸上也是一如往常的平静。

她已在极力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我们仍要保持原来的姿态生活在这

乱世下安稳繁华的金陵城。父亲故去，可我们依旧是我们。

然而小敏在反应过来“你们的父亲去世了”这样的句子意味着什么之后，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而母亲面色仍旧平静，看不出一丝起伏。她并不安慰小敏，只是静静看着她。片刻之后小敏的大哭变为抽泣，似乎喘息都变得困难，我终于忍不住去抱她。我想告诉她别哭了，也想告诉她没事的，甚至也可以责令她应该坚强。我去望母亲，她静静地望着我和小敏，眼睛里是曾经看我画梨花时候的神色。只不过这一次，这样的眸子里是两个人的影子。我再去看妹妹，可仍是说不出一句话，只能蹲下来，轻轻拥住她，去抚她的头发。

然而，我的拥抱并没让她停止哭泣，她反而越发哭得撕心裂肺，我和母亲只是静静注视她。后来她许是哭得累了，倚在我怀里睡着。母亲嘱我抱她回房便转身走出别院。我目送母亲的背影离去，想站起来，却发现双腿和右臂都麻了。我换了个姿势抱小敏，待了许久，待血液重新流遍全身，待麻木逝去。这才抱起小敏回房。

她睡了许久，大概有一天一夜。再醒过来时，虽然能够明显看出她神色凄然，可再也不哭不闹，乖乖同我与母亲搬出别院。只是，也不像原来那样多话了，看起来倒是乖巧了不少。

而在我看来，起初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宅子是小了一些，可是也如别院大小。从前虽然住在大宅里，可是也很少出那个小院子，也不觉得有多大。如今这一方院落，和母亲妹妹同住，也是不觉小的。吃食虽不及以前丰富，却仍能饱食。旧日裙装，也有那么一两件带在身边，穿衣方面也没有什么不便，不过是没有了丫鬟侍候，一切都要自己来。但那活计也算不上繁重。只是先生不再来教书，母亲忙于操持家务，也无暇来教我和小敏。所幸，这个年纪的我，也已可以独自读诗。

唯一让人悲伤的是，总觉得这房子里只住三名女眷，再也没有父亲的身影，显得有些寂寥。母亲一人承担起所有活计，重至打水烧柴，轻至打扫缝补。母亲从不喊累，只是静下来的时候，满眼萧索。

我和小敏都不再画画。小敏与附近的孩子戏耍嬉戏，玩跳格子跳皮筋，还常常唤我去玩，似乎比以往居深院中更快活了。而我，玩那种游戏实在不得要领也不觉欢喜，只能留在居室之内反反复复地看从家里带出来那几本书，不厌其烦地望着母亲的眼眸。我真真切切地看见，那双眸子里面明亮得如同仙女的光正一点一点熄灭，也许某一天，就消失不见了。

那时的我纵然年幼，却已可以体味到母亲的些许心酸。也许这样的变故对我和小敏来说，只是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我们并不珍视的优渥生活。而对于母亲，她失去的是自己相伴前半生的挚爱，同时也是一个已到中年的女子的所有依托，若动荡袭来，失掉的可能是她的后半生。我和小敏还不能明白锦衣华服的可贵，但是习惯了锦衣华服香腻脂粉的母亲如今只能穿着素色粗制麻衣，习惯了侍女侍候左右端茶送水的母亲如今连煮饭洗衣都要自己去做，习惯了居深院诵诗作画的母亲如今要在菜市场上与人讨价还价，这一切又怎去习惯怎去接受。不习惯不接受也只能默默忍受，不哭不闹并不代表没有悲伤，只是悲伤无人可诉。

我自知弱小，明白自己无法为母亲承担什么。唯一能做的，不过是多陪陪母亲。趁着母亲休息时的闲暇，我开始与母亲说许多的话，背我新学会的诗给她听。

“母亲。”我轻轻唤她。

刚刚浣衣完毕的她放下挽起的袖子，脸上换上了一个好看的笑，笑里尽是温和，问我道：“小赛，可是又背了新诗了？”

我旋即也回赠她一个笑，然后换上严肃的表情，一步一句地吟诗给她听——

秋风清，秋月明。

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

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

早知如此绊人心，还如当初不相识。

“这诗实在是，妙得很。”我看见她眼底那属于仙女的光似乎亮了起来，“不过，你虽然已经背下了它，可知这诗里的真意？”

我知母亲这是在考我，便满怀自信道：“这诗格式与以前背的唐诗都不一样，唤作三五七言。有三言，也有五言和七言，读起来也别有韵味。它是不是很特别？”

母亲耐心听我说完，旋即展颜，“我说的真意不是指这个。你说的只是格式上的，我是要问你内容上的。”

“这首诗说的是恋人之间的相思。”我赶紧补充道。

“那相思是什么？”

我垂下头，仔细想了想，那时候的我还的确不知道相思为何物，于是答：“不知道。”等待母亲说与我听。

“相思，便是那个人不在你身边时，你望一汪湖水，一轮明月，哪怕只是有他的方向的屋檐，回忆起有他的时日时产生的情愫。相思是错觉，其实相思时他已在你身侧。”母亲缓缓说出这番话，我真切地望见她眼底那仙女般的光华缓缓燃起。眼前身着麻衣的她，仿佛又穿上了那翠绿的纱裙，又戴上了那奶白色的珍珠。她说相思是错觉时的神情，就如同旧时神情。旧时母亲曾经半臂揽过我肩膀，用温婉声音指着书本道：“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这句是在反对以德报怨的思想。然而在我看来，须当以德报德，而怨，却不必去报。”那时的表情，与此时如出一辙。

我微笑着听母亲说完那番我听不懂的话。虽然听不懂，可是还是习惯性地轻轻点头。

不知不觉已黄昏。

“该给你和小敏煮饭了。以后，你会懂得的。你们都会懂得。”母亲静静说完，挽起袖子，转身走进厨房。

转身的瞬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刚刚亮起一点点的光又熄灭了，眼眸暗淡得如同从来不曾有光在那里亮起。

对于贫穷的人来说，最难过的莫过于冬天。即使是南方的冬天，也同样寒冷。

仍是那股让人无法抗拒的湿冷。它侵入水里，陷入石板制的地面里，融进贫穷的人骨子里。

旧日房里，水总是温的，随时拿起来就可以喝，不烫却可以让胃感受到带着暖意的舒服。房间地上总铺着毯子，走在上面丝毫不会发出声音，即使穿着薄底的鞋子，甚至是光脚都不会觉得凉。而今日，烧热的水半晌便凉透，更不敢只穿袜子在房里踱步。就连小敏也不大愿意出去玩了，终日坐在床边帮母亲做一些缝补的活儿。

房间里终日弥漫着说不出的阴冷，我仍习惯倚着门框看书，或看着母亲劳碌。

直到我看着刚从井边打完水的母亲跌倒在从水井到厨房的那几步路上，我跑过去扶她。

“你怎么了？”

她紧紧咬着嘴唇，“膝盖突然很疼。”

我扶她进屋坐在床上，她仍然眉头紧锁，双手扶着膝盖。

“娘，要不要去找个郎中看看？”

“不用。”她想也不想答道，“歇息一下就好。”

“还是找个郎中看一看，不然都不知是什么病。”我决心劝母亲。

“我说了不用。”母亲语气平静，并且坚决。

无奈之下，我只好让母亲平躺下，盖上被子。出门想为她烧一些热水喝。我拾了柴火，把它们塞到灶台里去，又拿出火石取火，竟怎么也划不出火。试了好多次，竟还是不行，我只得去唤小敏过来。小敏接过火石，三下两下便点着了火，柴火熊熊燃起，显然比正常的火要大许多。她直呼呛人叫我别烧了。我总觉得喝些热水会让母亲好受一些，遂赶她走，一个人在灶台边烧水。强忍着想咳嗽的欲望，用扇子左右扇，希望让柴火烧得充分一些。因为我看到墙角堆积的柴火已经不多了。冒着浓烟的灶台里不

时飞出黑色的木炭屑，起初我还摇晃身体躲开它们，后来干脆任由它们飞到我的衣服上。

终于听到水翻滚的声音，我熄灭了火，拿了块垫布把小锅端下灶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原来烧一壶热水也是如此费力的一件事。而母亲，又是用怎样的心态适应了这样一种生活。

我小心翼翼地把水倒进茶壶里，然后又从茶壶倒进茶杯里，小心地捧给母亲喝。

母亲看见我衣服上的碎黑点，皱了眉头道："你的衣服怎么回事？"

"我太笨了。"我垂下头。

"你想干活，换麻制的衣服啊。"母亲语气微愠。

"知道了，你的膝盖好些了么？"我依然不敢抬头看母亲。

"已不疼了，只觉有点冷。"仍是不带一丝涟漪的冷静语气。

我仍然静静地望着她。她似乎老了许多，曾经晶莹透亮如白玉一般的指甲如今似乎蒙尘，渐渐覆上了一层浅灰色。削葱根般的纤细手指如今似乎不及往日修长，右手的食指甚至还长着茧子。素白如瓷样的脸颊依然素白，只是已不复细腻如脂，如今已看不出一点点性灵之气。

然而不过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母亲便从一个仙女变成了一位凡间人妇。

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母亲已老了，只一个瞬间便老了。

但那变老的过程绝不止一个瞬间，从她脱下锦衣，从她用双手拾柴，从她不沾阳春水的十指被烫得发红……她是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瞬间里渐渐老去的。

惊觉一瞬间，渐老已月年。

母亲只歇了一天，第二天便恢复劳作，再也不让我去碰灶台。

她仍然时不时地膝盖疼，没有再跌倒过，但母亲能够连续劳作的时间越来越短，没过一会她就必须歇息，膝盖传来的痛楚让她无法继续劳作。起初我和小敏还劝她请郎中写药方看看，但每次她都斩钉截铁地拒绝。起

初我还不解，为何不找郎中来看。但后来我发现母亲偷偷把自己的首饰拿出去卖，甚至包括那条她十分喜爱的珍珠项链。我便明白，原来我们已经没有钱请郎中了。

深夜里，那种父亲过世前的隐隐不安又传来。它犹如蜘蛛吐出的丝，细到你无法看到它的存在，但它贴附在你面上，那种诡秘的粘连与冰凉是那样真实。就如同锋利刀锋划过脸颊，你感觉不到尖锐的疼痛，但血液却渐渐流溢而出。被衾寒似铁，月光冷若冰。那个月，我总是半夜醒来，在如蛛丝的不安里怎么也睡不着。小敏的呼吸是无限静谧外唯一的声响，在黑夜中那样均匀，可以想见她睡眠的安然。那些缠绕在我身上的，来自深不见的黑暗的触手，无论如何也碰触不到小敏，这倒是一桩幸事。

至于那件染了黑点的裙子，母亲洗了又洗仍然会留下浅浅的印记，不能洁净如初。母亲曾对我感叹，只是没有上好的皂粉。我把它叠得整整齐齐的，轻轻放在我的衣箱里，不知道是否有朝一日能够洗干净它，不知道就算洗干净了我是否还能够穿上它。

生命对于我充满未知。九岁的我已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可是我看不到任何光亮——

成长到一定的年岁开始如母亲一样劳作，母亲的病若是再严重，变卖尽家中细软，我和小敏便要出去做工以维持家庭的生计。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会识字读诗，可以画花朵鲜艳美丽，可这些于别人，又有何用。我们赚不到钱，母亲的病日益严重，甚至我们三人连能维持生存的食物都不可得。

我看不到任何未来，甚至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个冬天，我都不知道。

我想这样的盘算，母亲心中一定不知想过多少次了。况且，她可以想见的艰辛，一定比我所想多上许多。偶尔，我还可以骗骗自己，还有母亲，我们可以依靠她。而母亲呢，她可以依靠谁？

抛开所有远虑，只想近忧——哪怕是我只愿母亲的腿疾痊愈，都是不能。

这一年，我九岁，已早慧至此，现实至此，所幸尚怀诗性尚信真情。

不出所料，母亲的病果真重了。走一丁点远路腿便疼得不行，连厨房都置了板凳给母亲煮饭的时候坐。她隔几日便交给我一件首饰去两里外卖，再在回来的路上买菜和米，偶尔母亲病情严重的时候，便直接买烧饼回去吃。

眼看着冬至过去，整个冬天也要过去了。我在心中暗暗希冀过了这个冬天，春日的温暖会医好母亲的腿疾。

冬至过后的第三天，湿冷依旧。

我正倚在门边读书，忽听母亲唤我过去。想来母亲是要我倒水给她喝，我便捧着一杯水走到她床边。她并未伸手接茶杯，只是面色凝重地望着我。我轻轻把茶杯放在一旁，只在深夜里光顾的不安感此刻在光天化日下朝我袭来。

我小心翼翼问："娘，怎么了？"

她伸出已然粗糙的手，微微颤抖地递给我一根玉簪："好好留着。"

那玉簪通体翠绿，显然是一整块翡翠雕琢打磨而成，不知名的花，细长而繁多的花瓣以一种慵懒的姿态在钗头伸展着。这簪子做工极好，是罕见的珍品，可记忆里母亲不曾戴过这根簪子，即使是父亲过寿升迁的重要场合，也未曾见母亲戴过。跑了这么多天当铺的经验告诉我，这簪子一定可以卖不少钱。

"这足够我们过完这个冬天了。"我心里暗暗猜测这簪子的来历，为什么这样与众不同让人过目不忘的簪子母亲却未曾戴过。然而对上母亲严肃的目光，我不敢发问，只能默默挤出这样一句话接着。

"我说，好好留着。"她在留字上加重语气，显然这是绝不可卖的。

然而我仍是不能理解母亲的固执，卖了一件首饰，便可以治好病，便可以像秋天那样纵然萧索却平安地活着。哪怕这簪子是稀世珍宝，若可解疼痛和不安，也是值得的。那时的我尚不懂得那加重的"留"字，仍然试着劝母亲卖掉它，"只要卖了它，我们就可以请郎中治好您的病。"

“赛儿，你听我说，这簪子是万万不可卖的。你现在觉得钱财不及身家健康重要，这很好。可这簪子不只是一件首饰，也不是带着标签可以换成银子的财物。以后你长大了，也会把身旁的一些东西看得比性命还重，即使那只是一件没有生命没有感觉的物件，即使那件东西所代表的人代表的回忆早已经离你远去再也回不来，你也是要留着那东西的。”

母亲轻声说了好多话，可我所能够明白的，无非是那支簪子不可以卖掉而已。我只得微微点头，可转念一想，比性命都重要，如今为什么要交给我。“那您，为什么把它交给我让我留着它？”

“因为我已经留不住它，而你有能力可以留住它。它也是早晚要传给你的。”

“我不懂。”我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母亲的话，只能在她眼眸中读到似是不舍又好似无奈的东西。也许，二者皆有。

“赛儿，有些事，我现在怎么给你讲你也是不会懂的。你还小。不过也因为还小，才会有希望，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有些人觉得活着才是重要的，那他们为了活着就什么都可以牺牲。有些人觉得气节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大义面前即使死也愿意。可是有的时候，不必牺牲生命也可以保全气节，就看你对气节的理解是不是那么迂腐狭隘。保全性命，是成义举的前提。”母亲语重心长，道理明明是讲给我听，却并不看我，接着又道，“这根簪子，是我最后能给你的唯一东西。你不必问它的来历，也不必把它看得比你的性命都重要。性命是很重要的，别轻易觉得什么东西比性命重要。”

我觉得此刻的母亲更像是一位父亲，在教给我做人的道理，而不止是识字画画这些东西。我第一次发现母亲内心也住着一些我从未见到过的东西，它们让母亲这样的弱女子变得坚强，支撑她撑起这只有三个女人的家。我并不能理解母亲的话，但她的一字一句我都牢牢记住。我强烈地预感到，我再也听不到母亲说这些话了。我没有去问为什么母亲说这些，只是静静地望着她，仿佛视线离开了就再也看不到她。她也贪婪地望着我，手轻轻

地牵着我。

我们静静对视，九岁的孩童与憔悴的母亲。

带着半生的眷恋，和如同诀别般的不舍。

我不由自主流下眼泪。

你信不信，爱的人离开了，总是要悲伤要流泪的。只不过，有些人的悲伤是一次痛彻心扉的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出所有的悲伤，就像小敏。而有的人，她起初并不哭泣，她让这股悲伤冲溺全身，在旷日持久中将要流的泪一点一点蒸发出去，像母亲。

第三节　一枝梨花压海棠

我们还是未能一起挺过那个冬天。

几日之后，我和小敏便被送到另一处宅院。和母亲，连正式的道别都没有。

宅院位于秦淮河畔，周遭环境甚是清幽，门口摆着两株雅致的滴水观音。那宅院看起来不大，但一进门就看得出它的精致来，透着一股别样的气派。门匾上金色的正楷字写着，漱玉馆。宅内女眷成群，皆着艳丽衣裙，即使是冬天也尽是轻纱质地，似乎无人觉得寒冷。面上笑意自然也如春天般明媚。我与妹妹连同其余五六个女孩子被带到宅院西北角的一间房里，房里陈设简单，横放了一张大长桌，上面尽是各色针线以及素色绢布。

被唤陈姨的女人嘱我们坐下，而后说："你们今日起在这里学习刺绣。"

我们没有说话，其余几个看起来与我同龄的女孩子亦没有说话。

旋即她便拿起手里的绷子，教我们如何把绢布固定在绷子上，又教我们如何持针，如何串线。她教得极耐心，却也管我们极为严厉。做女红的时候不能说话，有问题须得举手示意得到准许才能问。就连吃饭洗手的工夫，也是不能说话的。

一直挨到傍晚，才可休息。我对着铜镜百无聊赖地梳理头发，端详镜中自己，似乎已脱了女童模样有了一丝少女的妩媚。杏眼微圆，柳眉慵展，眉眼间与旧日母亲有七分相似，与小敏的眉眼也极为相像。唯独微微隆起的鼻梁，带着遗世独立的清冷，不知像谁。正凝神端详自己，忽觉有人轻轻扯我的衣袖。

是小敏。

她蚊子般细小却清晰无比的话音传来："姐姐，我们是被母亲卖了么？"

我们是被卖了么？

多想毫不犹豫回答不是。可惜不可。这学的分明是为奴为婢的活计，不是被卖了又是什么？

我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她为什么要卖掉我们？我们不乖吗？"蚊子般的声音变大，似乎已带着哭腔。

"不是。小敏，你不清楚家里的情况。母亲又有病，她没法照顾我们，甚至连饭都没得吃，她一定也是没有法子。"我抱着小敏，轻轻解释给她听。我讶异自己如此镇定，说出这样的话来为母亲解释。我多希望自己能怪她，怪她卖掉自己，可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母亲是为了钱才那么做的。

"其实，我不是怪她。她若是能用那钱去把腿疾医好，倒也不错。每次她腿疼，我都不忍心看她的眼睛。"小敏收起哭腔，背对着我去看铜镜里的她自己。

"但愿。"我言不由衷。眼睛望向我与小敏的箱子，里面唯一的首饰盒中是那支玉簪。若是为了医好腿疾，为何不卖掉簪子，难道我与小敏都不如一个簪子重要？我想起母亲将那簪子交付与我时的神情。呵，簪子都已给我，我又怎会不及簪子重要。母亲若是贪财，何不将簪子与我俩统统卖掉，何必将簪子给我。而我，又怎能那样去猜度母亲。

我想起母亲眼神里那诀别般的不舍，寒意透过脊背直穿心底。

曾经纵好愿，今已不忍念。

在漱玉馆的日子，虽然被严厉对待，极尽苦累，可吃穿用度比起之前，是好得多的。一日复一日，转眼冬去。入春第一天便是集合的日子，三十几个女孩子坐在排满花绷子的长桌旁。集合了我才知道，原来这宅子里还有那么多女孩子。陈姨为我们拿来新制的粉裙，嘱咐我们小心穿上，又为我们涂胭脂。她露出以往不曾有过的温和笑容，告诉我们要好好表现，何

去何从，就看个人造化了。

她话音未落，一道倩影便自余光中掠入眼帘。翩翩惊鸿影，绵绵柔眼波。纤尘不染的白纱席地，她也未有丝毫吝惜。双腿纤细而修长。腰间一条白绸腰带，将不盈一握的柳腰束起。一张宛如桃花的容颜，带着三分笑意，却又有三分疏离。既脱俗，又不显清冷。这样美丽的脸，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她身后的侍女亦着粉裙，个个桃花笑面，其中紧随着的一个手里捧着一碗樱桃。

院子里的桃树已吐出绿芽，三十几个粉裙女子分四排站在院落之内，有种桃花已开的错觉。

那白衣女子一个个地走过我们面前，走过第一排最后一个女孩子面前时，把一枚樱桃放在她手心里。她又缓缓走过第二排，没有送出樱桃。我和小敏并肩站在第三排。她停留在小敏面前，从身后碗中取出一枚樱桃放到她手里。未加停留，又走到第四排去，第三枚樱桃给了第四排的最后一名女子。

小敏小声问我："这樱桃是什么意思？"

不想吸引了那女子的注意，她转过身，走到小敏面前，问小敏："你说什么？"

她只得重复了一遍，不卑不亢的语气："这樱桃是什么意思？"

"是你们跟着我的资格。"她微微扬头，视线又停留在我的脸上，"你们长得还真是相似。"随即缓缓取出一枚樱桃，送到我的手心里。

而后她走到队伍的最前方，天籁般声音道："得到樱桃的姑娘跟我来。"

我就这样，手里捧着一枚火红的樱桃走进了既定的命运里。

后来听另一个被选进来的女孩子说，那些没有得到樱桃的女孩子是要卖到大户人家当丫鬟的。而得到樱桃的女孩子就代表被秦氏选中了，可以留下来和她学艺。那个白衣女子便是秦氏，是金陵城里有名的歌妓。她说的时候，语气里洋洋得意。

我却觉得，去留皆无谓。当丫鬟也未必不好，而卖笑纵然可锦衣玉食

也未见得好。最最要紧的，是能与小敏在一起。若预感为真，她便是我唯一的亲人。

秦氏每天花一个时辰，教我们读词和唱词。另外会有一个名叫“妙姐姐”的姑娘教我们跳舞的基本功。我和小敏都学得不错，可是已经住了三个月，仍然觉得这里那样陌生，没有丝毫归属感。甚至，除了彼此，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的代号只是“那个姑娘”而已。

终于有一天，秦氏开始教我们作画。

她只讲着墨和配色，不讲笔法。她一直谦说自己的笔法不好，不愿拿来献丑，可我总觉得她不过是不愿教授而已。精通琴棋书画的才女盛名已传在外，又怎么可能笔法不好。

我伏在案上，用心勾勒一簇梨花，只觉有人影挡住了光。抬起头，正对上秦氏带着笑意的目光，她沉静的声音响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喜欢画梨花。”

我不知道如何应答。顾盼四周，其余的女孩子皆在画色彩艳丽的花，白色的花，确实最最难画。

她也不理我的沉默，转而发问：“你叫什么名字？”

“卞赛，比赛的赛。”我起身垂头答。

“你的妹妹呢？”

我惊愕得再次抬头：“你怎知她是我的妹妹？”

“长得那般相似，她又那么依赖你，等不及我走就在那么安静的时候问你樱桃的意思。她觉得你是什么都知道的。”她缓缓道来，似是自动忽略了我惊奇语气里的不礼貌。

“她叫卞敏，敏锐的敏。”

“赛赛，敏敏，是一对好名字。”她说完，又望了我画的梨花一眼，拂袖而去。

在这里，第三个知道我名字的，竟是秦氏。不得不承认，我在心里，是喜爱她的。她身上完全没有我想象中娼妓那种流俗之气，反而比深闺小

姐还优雅，举止丝毫不带轻佻之感，面貌才情又那么好，目光锐利洞察人心。这样的女子，怎能让人不喜爱。我亦大胆猜测，她也是对我有好感的，不然又怎会对我耐心解释她如何猜出小敏是我妹妹。

从此，学歌学舞，我愈加用心。

日子似乎又回到深闺之中，只是心境不能如初。

夜深难眠，凭栏远望，总想起母亲。那簪子仍然被放在衣箱的首饰盒里，自来到漱玉馆，就再也没有打开过。我只是无数次默默地望着衣箱，目光穿越衣箱，穿越里面层叠的行李，穿越最后一层首饰盒，好像望得见它那翠绿欲滴的颜色，仍然那般好看，不染纤尘。其实多想把它握在手中，感受它那冰凉的触感，光滑的质地。可是总觉得，打开了那盒子，这地方的尘土和气息便会侵入其中，无法尽数除去。而这种地方，和母亲定然是格格不入的。

每夜入睡前，闭上双眼，浮在眼前的总是母亲的面庞，教我读书的她，告诉我们父亲死讯的她，刚在井边打完水忽而跌在地上的她，把玉簪交给我之后眼里堆满绝望却尚存不舍的她……

如今，你在哪里，是否安好？

第四节　取次花丛不见亲

所有对母亲的记挂被藏在深夜。无数个深不见底的夜里，月光透过窗棂洒进不拉窗帘的房间里，在地上映出诡谲的影子来。我总是端详那些每夜都各有不同的影子，这样才觉得难以入眠的夜没有那么漫长。

独自一人在床榻之上辗转反侧，总是想起童年时无数场景。母亲如瀑布一般的乌黑长发总是在我指尖扫过，母亲那奶绿色的轻纱裙摆也总是在我眼前划过。而我，总是希望能够回到从前，我轻轻依偎在母亲身边听她把那些我不认识的字读给我听；我安安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执拗地画一株梨花；我专注地看着小敏画牡丹的情态在心里暗暗觉得她美艳非凡。然而，越是希望的事情，就越是无法成真，这只怕是最最悲哀的事情。日思夜想想要回到母亲身侧，可是即使在梦中也没有实现过一回。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入睡，而后在绵长的失望里醒来。

而在白日里，我努力练琴唱歌，什么与之无关的事情都不去想。秦氏屡屡夸我资质出众，又说当初多亏了小敏那一声“这樱桃是什么意思”，不然她就要错过我。说她倒是要多多感谢小敏。听罢这话，我自知自己已得到她的喜欢。我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那便是我总是能轻易地感受到对方是否对我存有好感。我进入漱玉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秦氏甚至已经开始与我奏琴，我以歌声和琴声，她总道妙绝。偶尔我行事出了差错，她虽严厉斥责，但却未曾真的惩罚过我，只是略带责怪地看着我说下不为例便作罢。这一切一切，漱玉馆的人也是看在眼里的，也许有些人是心存嫉妒的，可是大部分人都开始对我格外关照。

因为先前有弹琵琶的基础，加之我练习极为勤勉，所以学箏琴学得极

快。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便能独自为人伴奏。

秦氏甚是欢喜，说要与我入琴行，让我亲自挑选一柄琴。

我终于可以走出漱玉馆。

那琴行在城东，从漱玉馆到那里要花上半个时辰。琴行里面并不大，但琴却品类齐全。那时的我并不懂辨识琴的好坏。我看得出，那琴行老板与秦氏是旧识，一进门她们便互问近况，亲切得很。琴行老板也一直细心给我讲授有关琴的知识，从琴木到琴弦的好坏，皆一一道来。我心里知道这也是秦氏对我的考验，认真聆听，想一一记住，可此刻偏偏不能专心。

末了，秦氏让我挑一柄琴。我向摆在显眼位置的琴一指。琴行老板忙说："姑娘好眼力，那是柄好琴。"

秦氏却微微蹙眉，语声千回百转，道："确是柄好琴。"

我自知没能说中最精品的一柄，赔笑道："我对琴一窍不通，掌柜的这里的琴又琳琅满目，实在看花了眼。不如姑姑替我挑一柄吧。"

秦氏笑道："也好，也好。"她的手指指向店铺角落里不起眼的红木柜子，里面放着一把墨色的琴，那柜子里也只有那一把琴。

琴行老板眼睛一亮，"那可是本店的镇店之宝，没想到今日就要卖出了。"我看得出她眼里对那琴带着几分不舍，可还是笑着道："今日傍晚，送到姑娘府上如何？"

"那有劳张老板了。"秦氏带笑行礼，我亦随着她行礼。

秦氏带我走出琴行，正要踏入轿子中。

"姑姑。"走在她身后的我突然停住脚步。

"怎么了？"她回身站定，而后问我。

"已好久没能在城里逛逛，不想那么早回去。"我撒娇地冲她笑。

"多逛逛其实没什么，可是姑姑下午约了人。"

这是自然，她约了人采购新一批的胭脂，我早已向人打探到。然而我仍是装作一脸惊讶。

"姑姑很少约人，竟然这样不巧。不如，我自己在城内逛一逛，然后

自己回去？以前我经常自己在城里跑东跑西给妹妹买东西。”

她犹豫了一下，递给我一锭银子：“也好，不能晚过两个时辰。”

我答道：“是。”

我自己漫无目的地闲逛了一会儿，买了一瓶蔻丹，便徒步走回旧宅，轻轻叩门。并无人响应。我扣门更重了些，门竟然自己开了。原来门并没有被锁上。我走进宅子，地上已积起一层灰土。此时正是梨花凋谢的时节，那灰土上落着散落的梨花花瓣，月白色已渐渐发黄。

梨花委地无人扫，竟盼你安老。

下意识闭起双眼，眼前是绿裙长发的你。

呵，人在门外再走不回来，又如何去锁门呢。而我，早已料到，此刻何必惊讶。

所有隐秘的预感，在此刻化作赤裸裸的真相。你若不是连自己都保不住，又怎会放弃我和小敏。她还在期盼你医好自己的腿疾重新生活，又让我如何告知她此事。也罢，何必告诉她，活在期盼里，即使带着对你的些许怨恨也比知道真相要幸福千倍万倍。

只是这地上的灰已这样厚，我终究来得迟了。

那些充溺分布在全身的悲伤已满得溢出来，此刻再也容不下更多。身体止不住地颤抖起来，包着蔻丹的纸袋顺着指尖滑落在地。几片覆在灰土上的花瓣因为纸袋对地面的轻轻敲击而跃起，片刻之内，又落回灰土之上。我微微仰起头，闭着眼，然而那泪水还是止不住地滑落下来。

起风了，发丝拂过自己的脸庞，像极了冰凉的蛛丝。那些曾经感受到的隐隐不安，如今融进发丝，如刀锋般切过面庞。疼痛，并不觉得。但那流血的声音，那样真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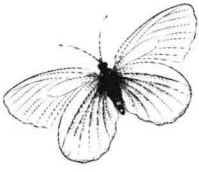
起风了，树枝上仍残留的那几朵迟暮的梨花，也纷纷坠落。梨花有如雨滴，在半空中旋转出美好的弧度，簌簌飘落。落面上，落发梢，落心中。那样凉，凉得如同南方冬天里彻骨的湿冷。

起风了，下意识咬破嘴唇，嘴角是触目惊心的红——小敏，从此我只有你。



第二章

佳人知音，谈吐如云，相逢不识旧时人



小春时候，见早梅吐玉，数琼挼白。点点枝头先照眼，惱损柔肠悄客。暗里芳心，出群标致，经岁成疏隔。

匆匆风韵，何人依旧冰雪。

冷艳清酒天然，香姿肯易许，游蜂狂蝶。夜半黄昏担带了，多少清风明夕。宋玉虽悲，元超虽恨，见了千愁百感。东君还许，有情取次攀折。

第一节　也道酒垆寻卞赛

家已破，人已亡。衣衫薄，岁月长。

只怪我别无他法。逝者已逝。而我依然要走进那牵着我命运的漱玉馆，擦胭脂，画柳眉。

“纵使心里已哭得撕心裂肺，面上仍然要带着迎人笑意。因为哭是无用的，而面上若是挂着笑，心里也有可能跟着笑起来。笑是你的招牌，也是你唯一的筹码。”这是秦氏第一次与我和歌后说的话。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她说得对，这样的身份，即使哭泣，谁人会理睬。

如今所能做的，无非是好好跟从秦氏学艺。若是学艺不精，流落红楼，任人践踏岂非生不如死。

十三岁那一年，秦氏将漱玉馆中一别院安排给我。那别院唤作“白玉斋”，这名字比起馆中其他房间的名字，是极得我欢喜的。听说了这个消息时，我已在心中盘算要将园中种满梨花，白花如白玉，院如其名。

然而走进白玉斋时，我又全然改了主意。院中地面上铺着白色的大理石，打磨得十分光滑，擦拭干净时几乎可照见自己裙子的纹样。这别院由四间房围成，一间卧房，一间书房，一间厅堂，一间供仆人居住的房间。房间旁的三尺之内，不铺大理石，而是用栅栏围起，里面种植兰草。此时兰草长得正盛，大有亭亭之美。这院落虽奢华，但你置身其间，那窗外的兰草影子总是给你一种隐居山林的错觉。

它就以这情态横陈在我眼前，已无法再通过任何改动变美丝毫。你又如何舍得改动它，如何有资格去改动它？梨花于此地，已是多余。

别院甚得我心，秦氏又要我亲自挑选一名婢女。十个妙龄女子齐齐站

于眼前，竟然顿时有些眼花。我拖着长裙，一个一个走过她们面前，觉得她们实在没有什么我可以见得的不同。不知不觉已停留到最后一个面前，我见后面没人了，不禁一愣。再看眼前的少女，也娇美得很，柳叶细眉，眼睛也生得秀气，颇似丹凤眼，精致的五官安静地在她那小脸上呈现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我回身对秦氏说："就是她了。"

她怯生生向我行礼："小姐好。"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她正要回答，秦氏抢先说："她的名字，自然要你起。"

我沉思片刻，水性柔，柔属情："就叫柔柔吧，你觉得如何？"

"是。"她又行礼。

这一年，我有了独居的院落，有了贴身的女侍。再过两年，小敏也会这样。

柔柔虽羞怯，但侍候我却事无巨细，皆体贴周到。还有一桩意外之喜，她对茶道无比精通。她告诉我，她家是龙井的，从小嗅着茶香长大的。我虽也学过一些茶道，可都是皮毛。闲暇时，便虚心听柔柔给我讲何时采茶最为合适、如何辨别茶叶的好坏、不同的茶各要用几成热的水来沏。阴差阳错，便得柔柔一样的至宝。

小敏闲暇时常常跑到我的院子里来，因为这里她可以独占整个院子跳舞，可以吃到玫瑰糕。当然，还可以喝到柔柔沏的一手好茶。

我纵然喜欢独居的安静自在，纵然爱煞了那白玉斋里的兰草，却一点也不欣喜，也不为小敏期盼这样的一天。因为我懂得，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过不了多久，我便要献艺了。

这四年，与我朝夕相处的不外是小敏、秦氏，还有漱玉馆里的女眷们。日子在管弦声中过得如水平静，我总是刻意回避我是一个卖笑女的事实，只专心于每一天——在那样的每一天里，我只是一个勤于学艺的女子。而今日，这样的变迁，让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这个事实。

卖笑。我既嫌恶又害怕。

如果有些注定要来的悲剧你已无力改变，那么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去想。

我还是担心得太早，真正的第一次献艺还是在一年后。

明崇祯十年，春。为第一次献艺勤练琵琶。

凤尾龙香拨，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

最苦浔阳江头客，画舸亭亭待发。

记出塞、黄云堆雪。

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弦解语，恨难说。

辽阳驿使音尘绝，琐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

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

千古事、云飞烟灭。

贺老定场无消息，想沉香亭北繁华歇。

弹到此，为呜咽。

黄昏后，凉亭无人，便一人在此用琵琶弹这首《赋琵琶》。一遍又一遍，只因秦氏明日要唱这首词，令我以琵琶相和。那将是我第一次见客。秦氏百般嘱托，金陵城内能否有我卞赛的一席之地，明日至关重要。因而，不厌其烦。即使手指已有起水泡的趋势，也不可太多停歇。

“小姐，你原来在这里。”这是柔柔的声音，我已然可以分辨得出。

水性柔，柔属情。柔柔这名字是我为她起的。

“嗯。”我回应她，停下抚琴的手。

“该用晚膳了。小姐午膳就没有用，莫要生了病才好。”柔柔露出关切的神色。

我轻笑，“好。”便随她回白玉斋用膳。

晚膳简单得很，红豆粥，芋头糕，拌肚丝，黄瓜炒鸡蛋。

虽简单，却十分合我的胃口。

膳后饭饱，已是天黑时候，对镜自怜。脸上早已不见了从前的稚嫩。旧日之我有如花苞，纯洁素净，不曾着红妆。如今花苞已缓缓盛开，人亦

是如所爱的梨花，周身散发着兰草的香气。皮肤素白而光滑，有如瓷面。天生如钩柳眉，都不须用眉笔画眉。皮肤缺少血色，嘴唇却是再美不过的粉色。这般玉人模样，哪像是堕入风尘的女子。看着镜中自己，都险些要看得痴了。

末了，拿起放在一旁的绢布，一面拣起掉落的头发，一面细细擦拭梳妆台，一寸一厘都要纤尘不染才肯罢休。

不知何时有了这样的习惯——侍女打扫过的房间，总要自己再打扫一遍。即使是不在面上的箱子，藏在桌下的板凳，也要日日擦过一遍才肯安心。每擦一遍，便要用清水将抹布清洗再拧干。而散发着幽香的闺床，侍女布下的香料，总觉有碎屑遗留，也要轻轻扫过才安心。偶尔擦箱子的时候会想起童年闲暇时会一遍一遍地擦拭案几。这习惯，许是早就有了的。

不知是擦了多久，终于倦了。躺在床上便沉沉睡去。

次日，便是我第一次献艺的日子。

柔柔侍候我梳洗后，秦氏便来到白玉斋，说是要亲自为我梳妆。

也好，倒不用我费心思。我只要专心于我那把琵琶就好，什么都不用多想。这真是幸事。

梳头梳得极慢极细，两个侍女扯着我的头发编成高高的发髻。偶尔会扯疼我的头发，我只是皱眉，并不呵斥她们。可是人人目光都聚集在我头发上，哪有心思来看我的表情。

是啊，你是疼是痛，谁会睬你，你只要面上笑着就好了。

高而厚重的发髻自右面凸起，上面插着六支坠着珍珠的簪子，呈扇面型排列。在我看来，这发髻都不如随便把头发在脑后束起好看。可我还是给了两名侍女一个诚意的笑，并向她们道多谢。

秦氏从裁缝铺特意按我的身材定了大红的裙子，拿给我的时候还开玩笑道："赛赛啊，这第一次献艺就是你第一桩喜事。"

喜事？着实可喜。

黄昏时候，我便被引至漱玉馆正南方向的主楼。我从未进去过，甚至

都没有路过这里。这里是秦氏献艺会客的院落，通常只有秦氏及其贴身侍女才会来。那楼叫漱玉楼，在漱玉馆里面的是它的后门。而漱玉楼的正门是面对着漱玉馆外的街道的。街道的那边，便是浩浩十里的秦淮河。

我走进去。之后的事情我几乎记不起来了。

我只记得我和秦氏在一方舞台上和歌，周围一层二层满座宾客，很多很多望着我的眼睛。喧杂的拊掌声，秦氏绚烂的笑容。

已然记不起更多。甚至记不起秦氏穿着的裙装，记不起当时小敏是否有远远望我，记不起我当时的心情，记不起我的胆怯与对那些贪婪目光的嫌恶。

纵然对我已迈出的，再也退不回来的一大步有那么那么多的记不起，但我知道，我成名了。

此后几乎秦氏每次唱词，以琴相和者都是我。漱玉馆其余的姑娘不免流言议论，心中不平。我不解释亦不向秦氏提及，只当是没有听见。解释只当是故作无辜，向秦氏提及也只能招致更多不满。既然不能改变她们，自己躲开是唯一良方。献艺结束，便急急回到白玉斋。喝着柔柔沏的好茶，坐在院落中的石桌旁画兰草——这是那段时间唯一的乐事，没有盯在我身上的眼睛，没有耳畔带着嫉妒的刻薄之语，只有我在茶香中凝视钟爱的兰草。

一年后我便可独自献艺，秦氏劝我不必心急。

心急。我何必心急。我甚至暗暗期盼，一年后永不要来。

“云想衣裳花想容。赛赛，你且字云装如何？”某日秦氏唤我去她房内，问出这句话。

“云装。”我轻轻读了一遍那两个字，随即道：“极好。”

那日我尚是一十四岁，得字云装。

那时的小敏已渐渐来得少了，白玉斋沏好的茶总是不能尽饮。偶尔，还是会怀念她从前在院落里蹦跳起舞的样子，好似蝴蝶一般。可现如今，白玉斋虽步过许多文人雅士要我作陪，亦留下吟诗弹琴之声，可我觉得寂

寞的时候比以往只有小敏一人时，要多上好几倍。也罢，这里行客众多，小敏若来也是多有不便。何况她也有了如玉坊独自居住，玫瑰糕桂花糕也不必来我这处吃。我偶尔移步到她那里去，那里茶香也丝毫不逊色于白玉斋。唯有那满园的红花，让我觉得刺眼。

而此时得字云装的我，仍然是那个会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擦拭妆台上灰尘的女子。只是这一年，这雅洁成癖的女子，已独自唱过许多词，陪过许多文人雅客，换过许多条琵琶弦，着过许多袭彩云装。

第二节　画舸琴歌应如是

明崇祯十二年，夏。

天气闷热得恼人，整日待在一处宅院里实在恼人。我倚在门边，轻轻唤柔柔过来陪我下棋。柔柔笑着告诉我，别的姑娘无事时，晚上都会去秦淮河上泛舟唱歌。便提议驾船去秦淮河上散心。我恍然想起秦氏上个月便告诉我，漱玉馆最近新购置了一批画舫。秦氏特意为我定制了一艘，并且告诉我给我的那艘画舫上舱壁里挂着兰草图。当时我只是敷衍道谢，如今想起，真是再好不过。便换上纱衣，同柔柔乘轿子到了河畔。

一下轿子，便觉晚风习习，有清凉之感。河上画舸重重，多是艳丽女子，也有书生孩童。跟着柔柔，上了那艘画舫。琵琶茶具，一应俱全。莫名间，忽觉舒爽难言，似乎压抑许久如履薄冰的心可得片刻安歇。柔柔替我掀起船舱的珠帘，我却没有进去，径自坐在了船头的蒲团之上。

“柔柔，将琵琶递给我。”我随手拿起面前几案上的茶杯，里面已盛着飘香的花草茶。

“小姐，此时人客众多，坐于船头恐怕不合规矩。”她嘴上虽这么说，却独自走进船舱为我取出了琵琶。

“规矩奈我何。”这一次，我不想再理会那些规矩。我轻笑着接过琵琶，心情莫名舒畅。

巧着云装，画舸和歌秦淮上。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不由自主地弹起《雨霖铃》的旋律，以此刻欢愉唱离愁别绪，竟别有一番风味，“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州催发。”

正当此时，另一银铃般歌声与我的下一句重合在一起，那般悦耳——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只见另一艘画舫停在我们对面，那画舫大小是我们画舫的二倍。船头迎风站了三个女子，两名侍女伴着中间着鹅黄色衣衫的女子。那女子淡淡笑着望向我们，举手投足间流着一股自然风韵。我看了很觉亲切。

柔柔扯了扯我的袖子，“那姑娘便是柳如是。”

柳如是，秦淮一带有名的歌妓，几乎无人不知。声名盖过秦氏甚多。又琴棋书画皆擅长，犹工诗。她的诗我读过一二，虽比起古人差了些，却也是佳作。

“此间柳如是有礼了。”她的画舫驶得近了一些，以她的盛名，竟然先与我介绍自己，态度又如此亲近温和，让人难以抗拒。

“贱名卞赛。”我仰起头，回应她的笑容。

“是普通的姓氏，普通的名字，可是组合在一起总觉得韵味无穷。”柳如是露出玩味的笑容。

“稼轩有词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姐姐的名字，让我想到这句词。莫说青山，我见姐姐，妩媚倒是多过青山。”我垂头道。她实在让我莫名喜欢，话自然也说得多了。

“我见妹妹亦如是。”她笑，“此番良夜，应当有醺意傍身，再赏风景，不知妹妹可愿来此共饮一杯。”谈笑间，她的画舫已更加靠近我的画舫。画舫上的一名船夫在两船之间架起了一道宽阔的木板。

不知她是好客还是对我有格外好感，竟邀请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上船去。

我毫不扭捏地起身，双手轻轻提着裙摆，迈大步走到柳如是的画舫之上。柔柔亦随着我，替我提着我的琵琶。柳如是的画舫，果真奢华。船板上铺着地毯，走在船上丝毫没有吱呀的声音。船头放着一张四方几案，上面放着酒壶，不禁惊喜。

“见妹妹的表情，定是愿意与我对酌一番？”柳如是的声音在身侧响起。

我淡淡点头。

我们对坐，却不多交谈，各自看河上风光。酒过三巡，我已觉微醺。再去望柳如是，丝毫看不出醉意来。只是觉得她双颊绯红，不知是胭脂使然还是酒意使然。她也已停杯。

“姐姐已酒足？”我率先打破沉默。

“酒岂可足。微醺便好。刚才打断妹妹那首《雨霖铃》，未能听妹妹唱完，真是遗憾。不如妹妹借着酒意，将它唱完如何？”

“姐姐盛名，妹妹怎可班门弄斧？”我推托。

“看来妹妹的酒犹如未饮。”她开玩笑竟然如此幽默，确实，两个微醺女子，何须客套推托。

于是我唤柔柔递上琵琶，弹完余下。再去望柳如是，眼波似水，又似有泪光。她未作评价，亦未说话。

半晌沉默。我道天色已晚便回到自己画舫上，欲回漱玉馆去。

回去的轿子上，柔柔终于忍不住问：“小姐，刚刚柳姑娘是哭了吗？”

柳如是是否哭，我怎猜得出来。故而回答：“离别之歌，听了必定会想起往事。”

我默然间想起母亲，已然诀别，却连送别都没有。都没有一个场景可以让我缅怀，让我一想到就不住流泪。已然十五岁，却未曾真正为一个深种心里的人送别，未曾体会过送别之依依，着实遗憾。

“我见柳姑娘许是对姑娘格外喜爱。”柔柔又道。

“也许她只是想找人喝酒，又只是碰巧遇到了我。”我解释道。

“小姐，柔柔虽愚笨，可这点不会看错。秦淮名女，怎会随便邀人上船。若说找人喝酒，柳姑娘的知音怎么会少。望河上画舸虽多，可敢坐于船头的女子却是除了小姐您再无其他。柳姑娘也是不拘小节之人，更直接立于船头吹晚风，犹如翩翩佳公子，有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味道呢。她见了小姐轻纱坐船头，有如伯牙遇子期，怎会不喜欢。”柔柔话语声里都带着笑。

我听了她的话，心里暗暗欢喜。想不到柔柔竟如此伶俐，看问题细致至此。但面上亦不自喜。

“我看是你喜欢柳姑娘吧，半席话都是在夸赞柳姑娘是性情中人。”

“小姐您也是呀。”柔柔笑。

我亦笑在面上，笑于心中。十五岁，我和柳如是只一见便互相喜欢。她是名媛，我为雏妓，一遇似知音。

此后数日，不须陪客的傍晚我都会带着柔柔一同去河上泛舟。亦总是能见到柳如是，她似乎每日都来这里。两舫相近，有时只是相视一笑便各随扁舟去，有时却是你来我船我去你舫。时日长了，我也渐渐知道了她的故事，被卖为婢，被索为妾，几被害死，又入娼门。也许比起她的遭遇，我的命运已是格外幸运。我亦会提起自己的事，唯独隐瞒了母亲已去世的事实，只说无她音讯还望再见。

每晚泛舟，得一个说话的人，可以喝酒可以赏景，是那段时日我最快乐的事。

不再有一天练琴好几个时辰的苦日子，献艺陪客渐渐多了起来。秦氏偶尔在献艺前来看我，为我梳头。她总是一遍一遍告诉我，如今我的名气比她还大了几分，从无名雏妓到几乎成为漱玉馆的代名词也只用了一年，要珍惜自己的资质。我听了不以为意，但仍扮出认真的样子应允她。可惜，我再聪敏到底也是在她眼下长大的，她一眼便可看出我没有听进去她的话，总是叹息一声不再说话。可是过几日，又会重新嘱咐我这些话。我心中知道她是为我好，可却觉得没有什么“珍惜”的必要。我不过就是这样活着，活过一天少一天，仅此而已。

然而纵使敷衍作答，弹琴唱词，带笑迎人却未有半点敷衍。只因为我知道，有些事做不好，吃苦头的只有自己。况且，时间一久，心中对青楼卖笑的厌恶感也渐渐被冲淡，也懂得自得其乐欢喜度日。

那个年纪的我，只想着少装扮一会，快些献艺。而后便能和我的姐妹一起去河畔上游玩，哪里会懂得“珍惜自己的资质”这种话的背后意味。

然而秦氏知道我知交者为柳如是，不仅不担心我常与她交游误了漱玉楼的生意，反而在柳如是约我去她门下的时候不再为我安排客人。我心里

由是感激，总想向秦氏道谢，却总也说不出话来。

秦氏总能一眼洞穿我的心思，只道：“你也不必感激我，只不过那柳姑娘的名气大，身边文人豪客亦是不计其数。你多认识些来，我漱玉馆也不愁银子赚。”

我知她已二十好几，已快要寻一门户嫁了去，说这话不过是开玩笑，便也玩笑话回应她：“敢情姑姑这是放长线钓大鱼，我可要多学着点。”

柳如是那里的文人雅士也的确多，其中大多非轻薄之辈，竟只是一心一意与柳如是倾谈人生抱负，更有甚者与如是兄弟相称。在她那里，我刷新了对“妓”这个字的理解。我们不只是供人玩弄取乐的工具，不只是只要花钱就买得到的躯体。也会有人真的拿我们当知己，而我们，也会在他们之中找到自己的知己。

我推开了一扇窗，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转眼间，我的受笄之礼便到来。

笄礼的前一日，小敏来到我房里，手里捧着一件淡绿色裙装。说是送给我的笄礼礼物。我正愁无一件特别衣服来让我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我轻轻把那裙子展开，铺在床上。裙角竟然是墨色的梨花，虽然神韵与我所想稍微欠缺一些，但笔触细致花状幽雅也算得上佳作。我回身望着小敏：“你画的？”

“嗯。练了个把月，画得仍是不及你万分之一。你且凑合着穿。若是嫌弃它丑，不穿也可，挂在衣橱里，没事看一看记得我这做妹妹的心意就好。”小敏自顾自坐在桌边，斟茶来喝。

“我是没想到，你这画惯了牡丹的姑娘画起梨花来也不逊色。”我又把目光回转到那裙子上，细细端详，确实有别样美感。

“真的？”小敏眼睛里放出光。

“真的。”我走过去抱住小敏，竟默默流下泪来。

“姐姐，这样的喜事，你哭什么？”

喜事，有何可喜。哭泣，我又是为什么而哭。无非是想起了曾经一个

人在庭院里画兰的日子。总觉得小敏是牡丹的命，而今觉得她也不过是梨花一朵，竭力想素白一生，可是秋天一到，注定要凋谢而下，惹一身尘埃。

我们就住在梨花的魂魄里，纵然奋力逃脱，逃得出漱玉馆，也还是逃不出那既定的命运。索性停下脚步，安之若素。

一夜安枕，而后及笄。

如是携小宛香君一齐来为我庆贺，亦有八方雅士，宾客盈门。

我早早便出场，毫无排场，在院落中，一一向宾客行礼道谢。能够察觉到宾客眼中明显的惊讶。诚然，这样的日子，应当着大红色席地长裙，四个侍女拖住裙摆，再坠满头金色珠花。可他们眼前的我却着一身轻便淡色裙装，行走自如，侍女也只有一人随行。

唯独走过如是身边，她玩味一笑，道："一枝梨花可压海棠。"

她是最后一名座上宾，我走上院落中心的高台，坐在椅子上。秦氏手执发梳，为我盘起发髻，又将一支白玉簪子插在那发髻之上。满座静谧，我缓缓起身，朝着宾客的方向深深行礼。四下掌声起，歌女已及笄。

那年我一十五岁，整个金陵城都在传这样一句话——酒垆寻卞赛，花底出陈圆。

第三节　人生若只如初见

明崇祯十四年，春。

这一年的我，已搬出了那诚然精致却不免狭小的白玉斋，亦不再居住于漱玉馆。而是搬去了苏州，住进了虎丘山塘的白门馆。本是青楼小院，却依山而建，清雅异常。居所院落，风格皆与白玉斋相似，只是大了几倍。又分外院和内院，甚是别致考究。身边侍女用人，已有十几人，居内院。看门护院者，亦有十几人，居外院。院中括进了山中的一眼清泉，每日都可见泓然泉水汩汩流淌，洗刷得周遭石子无比光滑。和着泉水声抚琴，诚然是乐事一桩。院中植物却鲜艳异常，长得异常高大的芍药花，草坪里娇小却显眼的紫色鸢尾，还有窗前门口长势甚好的桃树。它们自然非我所爱，却也是山中所生劳工所种，怎么舍得拔了再去种我爱的梨花兰草。遂寻了一陶罐，填一盆土，再植上一株兰草，放在窗边。也算有最爱相伴。

而秦氏已然不再伴随身侧。临行的时候，她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开。我以为她要说许多嘱托，她却一句嘱咐都没有说，只说保重，又说不算是别离，仍会时时见面。可是搬到此地已有个把月，仍是未曾再见她。也对，如今我名气已盛，这里也有管家打理，她却无缘由再来。柔柔见我问起秦氏可来过，说我们可以去漱玉馆看秦氏。可我想了想仍然没有去，没有特定的理由，亦没有什么话要说，又何必去。不见便不见，早晚有一天要永不相见，何必刻意去看谁。

小敏同我一起搬了过来。时光荏苒，她出落得越发成熟清丽。性子却没有变，她仍然那般活泼开朗，弹琴画画却少了，整日缠着我陪她下棋。我有空便会陪她下两局。她总是输，但却乐此不疲。这大宅里只有我姐妹

二人，倒也乐得自在。

日子就如同那院子里的泉流，一天一天流过，虽有涟漪，却并无波涛。整日与人陪笑，抚琴，唱歌，尽欢。偶尔也会得说得上话的人，抑或得赠墨宝词作，喜欢的便挂于外院长廊，不喜欢的也默默收起，毕竟是人家一番心意。

而这一日，似乎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日光透过窗棂，慵懒地洒在纤尘不染的梳妆台上，窗棂的影子布在台面上，似乎是长在上面的花纹。窗外的黄莺骄傲地栖在满园的桃树上，一如既往地鸣叫着。斜斜支开窗子，粉红色的倩影映入眼帘。不是佳人，却是桃花。它们簇拥着盛开，就宛如一位清丽的粉裙少女。

今年的桃花，开得异乎往年。那般明艳，那般盎然。可桃花那样浓艳的粉，总觉得腻了一些。明艳虽好，看得多了，难免会生出厌倦。而一树素白，却越看越有韵致。时至今日，万花之中，仍只有月白色梨花可入我心。

我轻轻拿起那把榆木梳子正欲梳理头发，忽闻门外一声，“姐姐，姐姐你可起了？”是小敏的声音。我放下梳子，披散着头发去为她开门。

“姐姐你的脸色白得像纸一样，红枣汤要多喝些。”她每次见我不施粉黛的样子，总是说这句话。而我每次听见，总是在心里苦笑，这丫头还当是往日在家的日子，轻轻咳嗽一声娘便紧张得不行，为我们姐妹俩炖药煲汤。如今已不似往日，尚能保全自己已是不易，哪里顾念得了那么多。

“你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事？”我还是笑盈盈问她。

“今天傍晚，在水西门外的楚胜楼，吴继善赴任成都知府，饯行之宴你我作陪。”她语气里带一丝兴奋。

“前些日子已经听说，想不到来得这样快。”我语气仍是平静。

“好了，你快梳妆吧。我到时辰练琴了。”

“你快去吧，去晚了小心挨骂。”我用食指勾了勾她俏皮的鼻子。

“是，好姐姐，我走了。”她笑着走出去，体贴地为我关上房门。

我静静坐在梳妆台前，唤柔柔进来。让她帮我把头发盘成斜斜的云髻。

金银珠花，怎样搭配戴在头上都显得多余和聒噪。如此场合，我着实不想敷衍了事。半炷香在静默中流过，我款款走到衣柜旁，抽出衣柜底层的衣箱，徐徐掀开衣箱取出那首饰盒。又将首饰盒放在梳妆台正中。

“这样古旧的首饰盒，不知小姐在里面装了些什么？”柔柔虽已跟随了我许久，这首饰盒却也是她从未见过的，不禁有些好奇。

我轻轻打开首饰盒，那支翡翠簪子便赫然进入眼帘。通体翠绿，显然是一整块翡翠雕琢打磨而成。钗头那朵不知名的花，不仅未因为时光流逝而枯萎，反而开得愈加妖冶，细长而繁多的花瓣仍然以一种慵懒的姿态在钗头伸展着。

“美极了。”柔柔禁不住感叹，“这样美的簪子，竟没见小姐戴过。”

轻轻抚着那支簪子，似乎摸得到的指纹，我答道：“平日里，自然是舍不得戴。”

然而，今日，我却不假思索便拿出了它。是机缘巧合，还是梦中注定？

然而，今日非平日。

我拿起它，轻轻插进乌黑如瀑的发髻之间。浓而纯正的碧绿色，仿佛要自发髻间滴落出来。

柔柔在一旁感叹：“想不到小姐除去所有珠花，只着一簪，也这样美。”

“今日是饯行，而非庆功，况且我姐妹两个只是作陪，怎可太过铺张夺目？戴着那些金银珠花，岂非失礼。这样一支素钗，倒是恰到好处。”我望着镜子，淡淡一笑。那簪子是很小的时候母亲送我的，自从来到漱玉馆就再没拿出来过，而今日，我决定放下这个结，让这簪子伴我身侧。

我再一望镜子，脸色确实是苍白得很，“柔柔，胭脂再擦一些，这样素白的脸实在有些骇人了。”

“是，小姐。”

我又徐徐自衣柜取出一套奶绿色裙装换上。裙身通体没有其他点缀，唯独裙袂上点缀着我亲手绣的深绿色兰草。最后，又配一条白玉腰带，在房间里转了个圈望着柔柔。

她吃吃笑道："小姐，美极了。"

"真的？"

她又笑："小姐现在脸上泛起的红，比胭脂美上十倍。这是第一次见小姐脸红。"

我垂下头，不再说话，随她去大堂与小敏一同乘马车去楚胜楼。

天色渐黄昏。春阳此刻变得无比温柔，鹅黄色的光扫过脸颊，是温暖的触感。

我们一行人被引上了楚胜楼门号"牡丹"的雅间。

珠帘一启，我一眼便望见了那个男子——

他着一身白色长袍，亦绣兰草，腰间坠着三块翡翠，图案各有不同。面目算不上俊美，可就是让人过目不忘。双眉如剑，料双目应如鹰般犀利，可又偏偏不是。他的眼底平静如一汪潭水，深不见底，眸光有些慵懒，又好似是对世俗的不屑。他亭亭立于席间，站于人群之中，可恍惚之间那房里又似乎只有他一人。只因其他人的气质与他相差得太多。

这眼神，似曾相识。

甫一入房，立于主座边上的男人便开口："都说酒垆寻卞赛，花底出陈圆。今日赛赛敏敏愿意远道而来为在下送行，在下倍感荣幸。"

小敏微微笑道："能为大人送行，亦是妾身的荣幸。"我也随着她一同行礼。

"这位是愚弟吴伟业。"他拍了拍那男子的肩膀。

吴伟业，这三个字飞一样掠进我的大脑，然后停在那里久久不能离去。他便是当朝榜眼吴梅村，鼎鼎大名的江南才子。他的那种目光，便是诗人的不羁吧。身怀诗性的人，你总能一眼就看出他在人群中的不同来。

我终于遇见他。

我始终觉得，爱上一个人，是一瞬间的事。不是一见钟情。他是早早便徘徊在你脑海里的一个魔，他始终追随着你。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他的轮廓，感受到他的温度。然后终于有一天，你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他遇

见他，你可以真真切切地看清他的五官，听他讲话，在他的瞳孔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于是，你确信自己爱上了他。

片刻的失神，而后随小敏一同入席。

小敏同吴继善谈笑，兴致盎然，说的不过是那些千篇一律的话，你夸我美貌我赞你英姿。但两人面上高兴得很，连连饮尽杯中之酒。我全然无心听他们谈话，却也在一旁赔笑陪酒。目光游离，偶尔偷偷瞥吴伟业一眼。他始终神色肃然，虽在必要的时候一饮而尽，却可以看出他克制着自己绝不多饮。

一个时辰飞快过去，吴继善启程的时间渐渐逼近。

席间各位也差不多酒足饭饱。此时，吴伟业徐徐站起，对着吴继善道："大哥你就要远行，小弟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相送，唯有长歌一首相赠。"他举起酒杯，喝得一滴不剩，然后款款吟出一首长诗。字字珠玑，精甚妙甚。其间有那么一两句，他竟是注视着我吟诵的。莫非，他也见过我？我举重若轻地轻轻微笑，朝他微微点头。

他话音刚落，满座便有掌声鸣起，赞道："好诗！好诗！"

我一介青楼女子，何敢期望他能垂青于我，但我却无法忽视自己内心的声音。至少，我要你记住我。

我亦缓缓起身，"妾自知文采远远不及梅村君，可吴大人与妾身略有知交，如今即将远行，不舍之情却也想化一绝句作送别之礼，望诸位莫要嘲笑小女子才好。"眼波虽灌注在吴继善身上，心里却想知道梅村的神色。

"人人皆知赛赛姑娘才貌双全，没想到今日在下也有这个荣幸。"吴继善一脸笑意。

"那，小女子便献丑了。"我缓缓起身，轻轻作揖，款款吟出脑海中的句子，"剪烛巴山别思遥，送君兰楫渡江皋。愿将一幅潇湘种，寄与春风问薛涛。"

房间一片寂静，每个人都在精心聆听。此时吴伟业竟独自拊掌而笑，"姑娘如此年轻，文采竟已如此之好。"

“您谬赞了。”我作揖还礼。脸上仍是淡然的神色。

房间内亦有一片称赞。

“姑娘这妙辞一出，在下也到了要启程的时候了。”吴继善起身道。

席间嘉宾也纷纷起身，步下楼阁，将吴继善送到楚胜楼门口。刚走到门口，便可以看见一名车夫驾着马车恭恭敬敬等着，显然已经等候多时。我握着小敏的手目送他上车。直到马车驶出我们的视线，白门馆的车夫才将远远停着的马车驶了过来。

梅村见状，拱手道：“二位姑娘亦顺风。”

向他回了礼，我与小敏便走向马车。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梅村。我右手碰了碰玉簪，竟然有想取下奉送与他的冲动。转念一想，那玉簪对我如此珍重，而我又并不了解梅村的为人，此举实在不免轻佻，还是作罢。

然而，仍是未能沉得住气。回头亦回眸，竟与他对视。他脸上挂着玩味的笑，眼里仍是那样如鹤一般的眼神。我心已颤动起来，可面上仍故作不经意，只微微一笑，便急急转过头去。

依依作别，亦只是微微一笑。

那时候的我深知，我们还会再见的，那时候的我，那样自信，那样坚信。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如果那时候的我便知道结局，我倒只愿，你我这一生都只若初见。

何事秋风，何事一生。

第四节　千千心结结相思

从楚胜楼归来，竟一夜未眠。于柔软闺床之上，看微风吹拂幔帐，辗转反侧，脑海里在那些标注着漱玉馆的回忆里搜寻着属于吴梅村的片段。

我曾读过他的诗。

当年只当是寻常诗作一首，虽遣词造句颇胜其余人一筹，可对于已见惯才子的我也不算什么。然而今日读来，却是欢喜得很，小声念出来都觉脸上火热，定然有两颊绯红泛起。如他这种文人，风流者不在少数，随笔一写便是佳作。

这一年的我，一十八岁。我虽早慧，可是那年自然是稚嫩得多。我见生人，总是寡言。一是不了解对方喜好，总要时时留意步步小心，唯恐说错了话，这是年少时养成的习惯；二是生人与我并无交集，我的职责，无非是陪酒弹琴，若不是他令自己欢喜，没必要再附赠其他；三是本性使然，总觉那多余的千篇一律之客套语，不说也罢。他见到的，也就是那样寡言的一个我，也许还显得有些生硬木讷。

而这一年的他，似乎就只是万千文人雅士中的之一。却又绝不只是之一，毕竟是当朝榜眼，文采自然高人一等。然而少年时他的眉眼呢，一定不似今日。那么，这些年间，是什么，让他有了那如鹤的眼神。是贬黜后的落魄不得志，还是对朝政岌岌可危然而党争依旧的失望？也许，都有一点吧。金陵亦是龙兴之地，然而大明朝的捉襟见肘却对此地的歌舞升平没有丝毫影响。此时此刻，纵有满腹抱负，也只是孤掌难鸣。若换了自己，也要远离京城，极欢尽乐吧。我不禁去猜测那些我不曾遇见他的年月里，属于他的际遇。试图去想象他生命中所有我不在场的情节。

笑。我也只见过他一次，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几个时辰，竟然妄图知晓他的整个人生。

也罢也罢，既然遇见你在今朝，我们便自今朝始。

当年待你是寻常，今已揽君入梦乡。

见君之后，日日思见。就连弹琴，都会偶尔失神。

时隔送别吴继善不到一旬，柳如是的书信便被送到我府上。信上只有区区三行字，她说三日后前来虎丘山看我，望有空相见。心里有小小喜悦，想来已有一年没有见她，其间通信也不过两三封。之前听闻她与陈子龙走得极近，后来又没有了下文。近日又闻她与东林党首领钱谦益交往频繁，莫非是有喜事了？

三日后如是来到白门馆，亲口验证了我的猜测。

她亦带着金边喜帖，上面写着成亲的日期——辛巳年六月初七。恰是一个月后。又告诉我钱谦益已许诺以正室之礼迎她入门，又特意为她新建两馆。我早已听闻钱谦益家藏书万卷，想来如是此番是有福了。只可惜那钱谦益已年过半百。言语中我又想起梅村来，天下间都推钱谦益是博学第一，然而才子之第二，便皆推崇梅村。钱谦益已年过半百，而梅村却年纪尚轻，想到此处，竟觉暗暗欣慰。

我淡淡望着如是，她似乎可以看懂我的意思，轻轻一笑又道："谦益虽然年岁大些，却是极可爱的。人虽老了，心却未老，泛舟游湖，看书题跋，比我的劲头还足。况且他待我，是真心的，不似其他人那般逢场作戏。"

钱谦益乃礼部重臣，如是虽是才女却也是青楼女子。他迎娶如是，所承担的非议显而易见。然而他非但以正妻之礼迎娶她，还办得极为隆重，对她的珍惜，倒是人人可以见得的。

"从我这局外人都能感受得到他对姐姐的珍惜。姐姐嫁于他家，是再好不过。听闻他家藏书甚丰，以后怕是要问姐姐借书来看了。"说话间我默默为如是斟了杯茶。想问陈子龙的事情，却还是没有提及。

"不知妹妹可有倾心之人？"柳如是问道。

“尚无。”我淡淡答。

“妹妹尚年轻，总会有的。”柳如是说话间站起身来，移步到窗前，望着窗外的芍药花，流露出喜悦的神情。

“不知姐姐要在舍下留多久？”我见她着便装而来，又即将出嫁，不知是否会留住几日。

“在妹妹这里蹭一顿饭再走吧。”她道。

“姐姐远道而来，竟不留一夜再走？”我不禁有些惊讶，她的住处离我这苏州虎丘山并不近。

她走过来握住我的手，道：“我与妹妹，来日方长，日后妹妹要是愿意，尽可来我处读那万卷藏书。”

我不再多作挽留，转身入厨房，嘱咐后厨为她烹饪几样清淡菜式。

此时的我，已有号玉京，已有心上人却不敢在人前承认。

旧友即将出嫁，心中竟不觉有些落寞。

转眼便是，六月初七。如是大喜的日子。

我与小敏前一日便赶到金陵城，衣服首饰也都是自苏州带来。成亲那天更是早早到了芙蓉舫边。名人雅士不在少数。小敏在席间游走，嬉笑谈话，看起来快活异常。我亦见了几名旧日知交。钱谦益不愧是东林巨擘，虽是纳妾，可朝廷重臣江南才子来得不在少数。自觉应对他们的搭讪不得要领，草草应付后便一个人默默退到少有人去的画廊。

钱谦益果然名不虚传，不仅藏书甚繁，字画的收藏也让人叹为观止。回转不见终点的长廊每一个节点两边都挂一幅画一幅字，字和画中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然是主人用心布置的。纸的颜色都已略微泛黄，不需走近便可嗅到那新州香的味道。显然这些书画平日里都是放在阴凉避光居室里的，今日摆出，无非是为了让来者一饱眼福，可来者却偏偏热衷于前厅的寒暄攀附，这里竟无一人。

我如获至宝，便沿着画廊一步一步缓缓散步。两侧书画，有今日之作，也有古迹。有时候左边是古人的画，右边是今人的字，诗句与图画却又无

比契合，我暗叹妙绝。

这画廊曲折回转，不知是转过了几个弯，我看到了那幅兰草。画上有大幅的留白，一株并不茂盛甚至已经微微枯萎的兰草安静地长在画面的右下角。右下角亦有一堵院墙，那兰草离院墙虽近，却也没有靠在那墙上。画者的笔法并不出奇，我甚至都可以达到那样的程度。可整幅画仍然给我一种惊艳之感。那兰草全用黑墨画成。可看得久了，那叶脉深处又似乎透着一丝青色。不知是又混了蓝墨，还是保存不当染了别的颜色。我的视线又移到临近装裱处，想看看作者谁人——

“徐氏。”身后深沉的声音响起。

我猛然转身，那人竟是梅村。

“徐氏。”他又重复了一遍那个名字，向前走了几步，目光注视着那株兰草道：“这想必是个女子，若是男子，画作能够留存定然会留下字号。这画者的笔法倒是稀松平常，可画出的画却别有韵味，让人驻足思考，显然是胜在了构思上。这兰花显然已有枯萎之征兆，却仍然没有靠到那一寸之内的院墙之上，实是画出了兰草那桀骜自洁的个性。”

“听闻梅村君写诗独运匠心，没想到解读画作也这样高明。”我说着向他行礼致意。

“玉京姑娘已在这里驻足许久，想必这些都已经看出，在下不过是多嘴说出来而已。”他说着向我回礼。

“梅村君的文采天下皆知，何必谦虚。”

“何敢当天下皆知之名，不过是平生以文章友朋为性命，读写多些罢了。”他道。

好一句平生以文章友朋为性命。

却说我进来时四下无人，不知梅村是自何处走来。他说完这话我静静看着他，竟不知如何顺着语意接下去。

“姑娘想必是厌倦了前厅的喧闹吧。距离吉时还有一个半时辰，这回廊尽处有一茶室，不如去那歇歇？”梅村见我沉默，接口道。

想必他是坐在那里饮茶，从尽处走过来遇到我的。

竟这样凑巧。

“再好不过。”我点头，并随行在他身后。

走到尽头，的确有一茶室。走到门口，已闻到淡淡茶香。走进去后与他坐下，他为我倒茶，“这里好茶虽多，却是要自己沏的，这是小生刚刚沏的祁门红茶，姑娘且品一品。”

我接过茶杯，轻轻吹过，再小小品一口，抬起头见他正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满腹评茶之言竟然一句也说不出，直道：“好香。”

他笑，说：“多谢姑娘夸奖。”

我又无言。他又提起那画廊中画作和题诗，我忽又话多了起来，妄加品评。他与我讨论，赞同之处实多，不苟同之处也有。与他谈话，时光惚然而逝。不知不觉，距吉时只有半个时辰了。

“吉时已快要到了，我们快到那画舫上去吧。”我提醒道。

“与姑娘谈起画作和诗作，竟不知不觉忘了时间。那我们快些过去吧。”他眉目中尽是温和笑意。

我与他一前一后，走出长廊到那芙蓉舫上。走出来的时候，我竟于不经意间远离了他，好像生怕别人看见我们是一同走出来的。然而，又有何可怕，他是江南名士，我是唱词之人，一同走出来也没有什么。可是那一刻还是觉得双颊发热，非要躲开不可。然而这一躲，我却是不想让吴梅村注意到。所以这一侧身一退后，做得看起来十分不经意。

我走回小敏身侧，他走到一位同僚身旁。我们于将上画舫时走向不同的方向，对彼此，亦只淡淡道一句：“别过。”

小敏见了我，道：“姐姐你刚才到哪里去了？”

“这里人实在太多，我自寻了个清静处待到快行礼时才出来。”我解释道。

小敏笑道：“姐姐总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哩。”

“不要取笑。快行礼了，我们进去吧。”我垂头道。

小敏与我共同步入芙蓉舫内厅。内厅的地上每一寸都覆盖这红色的地毯，鲜艳得眩目。舫内，轻纱罗幔交织拂动，给人一种虚幻的缥缈感。桌椅酒具亦装点得臻于奢华。钱谦益对这婚礼的重视显而易见。

新郎爱不爱新娘，在婚礼的规格上便可见一斑。

有的时候不是我铺张浪费，我只是想告诉世界，告诉你——我爱你。

一拜。

再拜。

三拜。

然后，目光里是钱谦益牵着一身红裙的如是走向了洞房的方向。我注视着他们的背影，在心里对他们说祝福的话。如是，你会幸福的。至少在钱谦益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他都会珍视你。我心里有强烈的预感。而我的预感，常常很准。

那一刻，想到很多。脑海里闪过如是幸福洋溢的笑容，却又浮现出吴梅村的眉眼。

我能感受到，嘴角不由自主地挑起。

此刻的快乐那样真实。



第三章

卞寡欲嫁，鹿樵难隐，琴瑟声悲忍听闻

爆竹声飞，暑苏香细，华堂歌舞催春。百年沙鸟，经半已凌人。念我功名冷落，又重是、一岁还新。惊心处，夜仁华鬓，年少已逡巡。

盼知生似寄，何须苦苦，强慕蹄轮。最难忘、通经好学沈沦。况是读书万卷，辜负他、此志难伸。从今去，烟窗勉进，云路岂无因。

第一节　欲寄双鱼兼尺素

“小姐，今日酉时，许穆舟许公子访。”柔柔带着侍女为我端上午膳，顺便告诉我今晚有客的消息。

彼时我正立在书架旁，用抹布细心擦拭掉落在书脊上的灰尘。回身应了柔柔一声，而后洗手安静用膳。

返回白门馆，已半月有余，不知是何缘故，直至今日才开始重新迎客。

梳洗装扮过后，我便自正厅走去。刚到六点，那许公子便已候在那里。他背对着我，正在端详墙上的一幅画。只见他着一身白绸长衫，上面有蓝色纹理，听柔柔说是世家子弟。

我在身后轻轻唤他，“见过许公子。”

他回过身，竟是出乎意料的一张脸，年纪也就和我一般大。他见我，动作停顿了几秒，似乎是愣住了，可看他脸上表情又似乎不是，随即向我行礼：“在下许穆舟见过玉京姑娘。”

听他的声音，也是稚嫩得很。

他提了几首曲子，我一一弹过。不到一个时辰，他便说有要事要离去，彬彬有礼地与我作别后便缓步离去。

柔柔讶异道：“这许公子真是怪，居然不一亲香泽。”

“柔柔你几时变得恁地坏？”我笑道。

“和敏小姐学的。”柔柔答。

小敏确实调皮，然而正是因为这样，这偌大的白门馆才一丝寂寞的味道也无。至于那奇怪的许公子，也只是略感奇怪，不挂于心上。正好空出时间，去小敏房里看看那调皮丫头。

进了小敏房里，却看她在书案上专心地写着字。她的侍女并不在房间内，即使我和柔柔进来，小敏也丝毫没有察觉。我在门口轻轻叩了叩门，她才如梦初醒般抬头："原是姐姐来了。"

"你几时如此刻苦，抄书都这么专心？"我笑着走到她书案旁边。

"姐姐误会了，我是在写信。"她面若桃花般微笑着。

我余光斜斜一扫，见那摆在书案旁的信封上俨然写着"吴梅村亲启"的字样。她竟是写信给梅村。我脸上仍然是淡然的神色，"许久不见你写信了。叫你与我一同与如是回信你都懒得动笔。"

"我这是昨日读那柳三变的词，有几处不解，写信讨教吴梅村。"小敏倒是毫不掩饰写信给谁。

我见小敏仍坐在书案边，没有起身，便道："妹妹好不容易有做学问的雅兴，我怎方便打扰，改日再来。"

"好姐姐，你哪日无客，我去找你，我们姐妹二人去城东挑几匹布料做新衣。"小敏脸上的笑仍未褪去。

我应声"好"，便同柔柔回到自己房间内。

这些日子，白日里还好，弹琴读书倒也能专心，可一到夜里，脑袋沾到枕头，便满眼都是梅村的身影——

白色长衫。如剑双眉。如鹤目光。对字画侃侃而谈的自信。在我身后突然响起的深沉声音。

回转画廊，不期而遇。我仍相信我们会再次相见。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相见来得那样快。

时已秋末，空气里开始充斥着那驱赶不去的湿冷。那湿冷常常触动某大脑里某根主管记忆的神经，扯得我微微偏头痛。那日已略感风寒，正卧在床上捧着一本少游的词集读。

柔柔捧着一碗汤药走进来，道："小姐，今晚吴梅村求约。你可能迎客？"

想必柔柔也已知我心事。以往我若身体不适，不管谁约，她都不会来

问我是否能迎客，而是直接推脱掉。我从未向她提起过，但毕竟是朝夕相处在一起的人，又同是心细如尘的女子，她察觉到，也不足为奇。我接过汤药，默默喝完，又犹豫了半晌，轻轻摇了摇头。

“小姐竟不见他？”柔柔发问。

“不见。感了风寒，如何见？”我说出这句话，惊觉自己的嗓音已微微嘶哑。

“好，小姐且好生休养。”柔柔接过我喝完的汤碗退了出去。

嗓音都已嘶哑至此，歌是唱不了的。头也微微作痛，下棋也难以势均力敌。没有胃口，一天未曾进食，脸色情绪都不会好。又何必急于见他。他若是只为寻欢作乐，我此番模样如何承欢在侧。他若是已放我在心上，那么此刻我病了，过些日子他自然会再来，我也不必心急。此番思虑过后，还是觉得不要见他为好。

沉沉睡了一觉，次日醒来，已日上三竿了。我起床后自己坐在妆台前梳理头发，又推开门，柔柔已候在门外。

“小姐，病可好些了？”

“嗯，你且进来，我梳洗换装。”开门的一瞬，一股寒风又飘进来，只穿寝服的我觉得凉丝丝的。

“小姐今日能见吴公子了？”柔柔边侍候我换装边道。

“什么？”我讶异。

“唔，昨日吴公子说，待你病好了再求见。”柔柔话里都带着笑意。

“自然能见。”我垂下头。

“要我说，让他等一等也是好的，想见小姐，看心有多诚，银子有多足了。”柔柔仍然不忘说笑。

时过酉时，我穿着淡绿色衣裙，又披着一件白色披风，独自一人走到正厅。

吴梅村正坐在那里喝一杯茶，见我来了，便放下茶杯，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带着笑问我：“昨日听闻姑娘有恙，今日可好了？”

“谢吴公子记挂，已好了。”我说话间向他行礼。

“想那芙蓉舫画廊之上姑娘还叫我梅村君，今日却唤我吴公子了。”他走到我身边，直视着我的脸。

我不禁低下头去，沉默了一瞬终于说：“时间地点不同，称谓自然有所不同。”语气仍然波澜不惊。

“那此时此地，我们应当做什么？”深沉的声音，却可从中听出笑意。

我抬起头，静静地看着他。他那有着如鹤目光的瞳孔里，如今只有我一人。我想说些什么，谈谈这厅堂内的字画，抑或是感叹秋末的悲凉，但却觉得此时此刻说这些话都显得愚笨。我只好静静地望着他。

“玉京，你可知道，你此刻似梨花一朵。”他带着暖意的手指轻轻掠过我瓷样光滑的脸颊。眼波里，尽是若水的柔情。

那一瞬间，我只觉浑身都颤抖了一下。其实我那看起来洁净无瑕的脸颊已被许多双手抚摸过无数次，然而都只是面上赔笑心中无感。而今日那双手的主人换作了他，好似在梦中。他手指的温度漫过全身，那秋末透彻心底的凉，也渐渐不见踪影。

我仍然不发一语，在寂静里专注地望着他的眼。自己的嘴角不由自主地挑起，我能够感受得到。

他开始缓缓解开我的披风系带，披风滑落在地。梅村一把抱起我，向内厅走去。我并不重，可他走得很慢，那几步路显得格外长。他的双眸一直款款望我面颊，目光似是要直直望向我心底。我不敢再去看他的眼，目光已不知道看哪里才好，亦不想让他看见我的神情，只好用力垂头。

区区几步路，躺在他怀里，好似已过去了半世。终于走到内厅，他将我缓缓放在床榻之上。继而他轻轻为我除去头上珠花银簪，再接下来是罗带轻纱。

那双我爱煞了的眼眸里，此刻只有我。

他抱着我，我也紧紧抱着他。我们都一语不发，只是静静凝望彼此。而后，是缓缓落下却热烈如火的唇。帘钩轻下，炽然缠绵。

多想记住每一刻你的神情，你的动作。可思绪已停止，你我那样近，我已什么都无法去想。

那夜我睡得很熟。次日醒来，身旁的位置已是空的，他已离去。他来我处，并没有说几句话，一直同我一起沉默。可是我却觉得我们已说了许多，对彼此的了解亦多了许多。那个住在我心里的吴梅村，变得鲜活了许多。

朦胧间起身，只见床头放着一张宣纸，上面是挥洒飞扬的行书——

娇眼斜回帐底，酥胸紧贴灯前。匆匆归去五更天，小胆怯谁瞧见。臂枕余香犹腻，口脂微印方鲜。云踪雨迹故依然，掉下一床花片。

他为我作了一首《西江月》。

我捧着那纸，读了许多遍，每读一遍都觉脸上发热。而后小心卷起来，带回房放在了那古旧的箱子里。心情就如同初恋少女对待情书一般。虽然，这并不能称为一封情书。

三日后，终于郑重坐在书案前，给吴梅村写信。

其实并没有要事相诉，亦不敢索问再次相会的日期。无非是念叨些日常琐事，譬如窗边的兰草已有些枯萎了，譬如今日的桂花糕味道格外好。甚至有时候柔柔开了一个有趣的玩笑，我都想写给他听。我都不敢确定这些话是否是他想要听到的，只是执着地说着自己想说的话。

我只做最真实的我自己，喜不喜欢任君定夺。

有时候，我在想，我这样会不会显得太过幼稚。明明投其所好能得到垂青的机会大于让他喜欢上甚至爱上这样的一个我的机会。

提笔之后会偶尔停顿，不知道再说什么。停顿里总是下意识地将柔软宣纸折成几折，去擦信纸下面的书案。然而停顿后又觉前言不搭后语，只得匆匆收尾。

信每次都是遣柔柔送到驿站那里去的。她总问我要不要寄加急的。我总想说要。可嘴上永远是故作无所谓地说不用。又无要事，若是寄了加急，梅村岂不觉莫名其妙？况且，若是我急而他不急，岂不无端落了下风？这

一点上，我还是耐得住性子的。

我与梅村虽然相隔不远，可信送到驿站，分门别类之后又要等待寄送，一日路程的距离却要七八日甚至十几日才能送到他府上。倘若他又不在府上，更难料究竟何时能够收到。

冬季那彻骨的湿冷代替了秋末的凄寒。我总习惯披着厚实的披风坐在白门馆门口，看着院外的山色发呆。院门口的几株梅树都开出了小巧的梅花。季节都已变换，回信却迟迟未至。一别几月，你身在何方，此时也许会做什么我竟统统不知。

所幸，未等到梅花凋落，你的回信已至。信的内容也是平淡得很，园里的花，晚间的餐。可那恰恰是我想听见的，就如同我站在你身边陪你赏花，坐在你身边陪你吃饭。看那信上的日期恰是我寄信与收信时间的中间点，显然是一接到信就回了的。只恨这信在路上颠沛的时间太长。然而若是不经过时间的沉淀，又总觉得有失厚重。

捧信在心间，有若有若无的暖意。

“小姐，申时，许穆舟访。”柔柔捧着香炉走进来道，那时距申时只有不到半个时辰了。

“知道了。”我淡淡应声。彼时我正在清理书脊上和书页间的灰尘，听到许穆舟这个名字微微愣了一下。而后我便记起了，那是个面容稚嫩年龄似乎与我相仿的公子。许久之前来过一次，匆匆听过几曲便走了。时隔许久，他竟然再次到访，而且又是这样早的时间。我清理完最上一层的书籍，又用丁香水洗了手，赶去正厅。

他仍是一身白衫，只是神情与第一次相见大为不同。这一次，他面对着正厅大门立着，目光炯炯盯着我来的方向。远远看见我，便郑重行礼。

“玉京姑娘，不知你可否再弹一遍那首《雨霖铃》？”他双目里竟似有泪光暗暗闪过。

“自然。”我自琴架上取下琵琶，“不知你可是心情不好？”

“倒也不是。只不过自己将要远上京城，却仍然没有勇气向心爱的人

说出心意，更没有勇气向她求亲。”他目光望着远方答。

“没有勇气向她求亲，还可向她父亲母亲提亲。”我看他神情太过严肃，便不禁想开个玩笑来逗他笑一笑。

谁知他仍然一脸严肃：“我都不知她父母是否尚在，即使在，我也不知在何方。”

我心头划过一个异样的猜测，不知怎么接下去才好，只得垂头抚琴。

一曲作罢，他又提一名。我沉默着弹来。再作罢，又是一曲。

清冷房间，一人抚琴，一人听音。

那样弹了五六个曲子，他问我是否弹得累了。我本想摇头，却点了头，只因我有点想听他说一些话，而不是两个人默然相对。

谁知他竟道：“姑娘既然累了，便早些休息吧，在下告退。”

我送他至门口，目送他的马车离去。

满树傲然的梅花，已有零落之势。

不日后我收到一封书信，不是自驿站送来的，而是由一名大户人家的家丁送到我府上来的。

信的大意——

我许久以前便知道你的名字，读过你的诗词，坐在众人之中听你唱歌，在远远一隅看你及笄成年。然而，我也知道你对我并不熟稔，更不敢奢望你在与我相处的那几个时辰倾心于我。但是有些东西，如果不说出来，便会终身遗憾。日后若是想起，总会有那么几个瞬间，会特别特别不甘心，我不愿这样。所以这最后一分力我也要尽到，才能够不后悔。我要告诉你，我已爱上你，并愿意娶你做我结发妻子。不知你可愿意。

落款写着许穆舟的名字。

这信令我震惊。并不是因为一个只见过我几次的人要向我求亲或者是娶我一个青楼女子做正室。而是震惊于他的大胆。这是平生第一次有人对我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这样的一封信，虽然不乏稚嫩，却勇敢得可爱。

此刻左右顾忌如履薄冰的我，与他比起来，显得那样胆怯可怜。

胆怯可怜的我亦小心翼翼地把那展开的信塞回信封里，然后夹在了书架顶层那本《诗经》里。往日能言善文的我，竟不知如何回复他。对于真诚的人，我也绝不会敷衍。

偶尔又想，不回复也许便是最好回复。

第二节　只愿君心似我心

冬季已快要过去，天气回暖。可我偏偏在这时候又害了风寒，终日卧于床榻喝汤药，精神好的时候看看书。小敏每日下午来探望我，给我讲些她的事情，我总是寡言。她待片刻便离开，但还是坚持每天都来我房里。

梅村寄来的信，也迟迟没有给他回。只因为握笔只要一小会儿，手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抖，写的字根本入不了眼。但又想知道他最近究竟如何了，遂叫柔柔拿了我前几日画的一幅兰草给他寄去。思来想去，还是趁着精神好在旁抄了一首词，暗示相思——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只这么几行字，还是手抖了，“意”字的心字底写得格外古怪。再拿起来端详，竟觉别有余味。

人生病的时候，心境会变得很不一样。往日你必须做的许多事此时都可以理所应当地不用去做，譬如陪客，譬如拂尘；往日你看起来不应当做的事此刻也可以理所应当地去做，譬如闭目养神，譬如发呆想心事。

有的时候独自一人在房间里，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在周遭的寂静里，仿佛可以听见时光流过的声音。已经年近二十，却依然如浮萍般无依无托。若是换了寻常人家女子，此刻恐怕已然生子，安然于一方院落之内缝衣烹茶。而我，终日与妹妹守在这金笼子里咀嚼孤苦。没有一个温暖人在身边，金银珠宝锦衣玉食都没有任何意义。莫说我是因为锦衣玉食得来容易才说

这话，我也过过苦日子，一日啃两个烧饼，但那时推开房门就可以看见母亲，只要走过去就可以拥抱她，也没有觉得这般苦。如今想来，是因为那时候有希望吧，你知道有一个爱你的人在身边，人也会变得乐观勇敢。而今日，每过一日变老一日，希望也就少了一点，所以觉得苦也是理所当然。

脑海里忽然闪出许穆舟给我的那封信——

有些想做的事情因为某些顾忌而没有做，日后一定有那么几个瞬间，会特别特别不甘心。

我既爱你，何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既想猜测你的心意，何不堂堂正正地问你可愿与我在一起。

我已决心要向梅村君吐露心意，此时能做的，不过是静静等候时机。

病了半个月，恍如隔世。

病愈之后便接到梅村的信笺，邀我去太湖游玩。我回信说好。

出行那天，我着了男装。青色长袍，白色腰带，头发高高束起绾在脑后。又穿了黑色靴子。看着镜中自己，果然有一股飒爽之风。

一踏出白门馆的门，我便看见了他。他站在马车边上，着一身深蓝色便服，亦是黑色靴子。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不穿长衫的样子，着上了短衣，虽然不似往日儒雅，却有一种少年才有的挺拔。他一回身，也看见了我，看得出他吃了一惊。我静静地立在门口，朝着他微笑。

他向前走了几步，向我作揖道："玉京公子今日竟然如此俊朗。"

"再俊朗也俊朗不过那姓吴字梅村的公子，真是可惜。"我做叹息状。

"玉京公子说笑了。那吴公子哪俊朗得过阁下。"他过来牵我的手，带着我走到马车边，又扶着我上去。然后为我缓缓放下马车的帘子。

"梅村，你为何不进来？"我问他。

"小的一介车夫，如何能与公子共车？"他说着伸出手指勾了勾我的鼻子。

我再望车外，发现他的确没有带车夫来，再看他这一身短衣，分明已经准备好了要亲自驾车。我向他嫣然一笑，支开帘子，把它们挂在两边的

挂钩上，道：“既然如此，吴公子驾车的英姿我怎可错过？”

他含笑转过头去，驾马前行。去太湖的路要走上好一段，我们谈天说地，也觉得过得很快。到了那里，已是黄昏。

他将我抱下马车，太湖的景致格外好。潋滟水光，十里长堤，青山相照。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在这片黄昏下，他牵着我的手，缓缓漫步。静默间，我闭上眼，静静感受那斜斜的温暖日光照在我身上。拉着他的手，我并不需要看路。忽然听他噗嗤一声笑。

我张开眼问他：“怎么了？”

“我见那英姿飒爽的翩翩佳公子如今闭着眼睛，莲步轻移，忽然觉得可爱得很。”他松开我的手，学着我走路的样子迈起步子来。

我看他一介俊逸之人，如今迈着小小碎步，也笑了出来。想到自己刚刚就是那个样子顿时羞红了脸，佯嗔道：“不许再学了，下次再也不穿男装了。”

他又两步回到我身边，道：“玉京公子莫要生气，你静立在那里还是英俊逼人的。”然后继续拉着我的手漫步。

片刻过后我们便在前面的凉亭里坐下歇脚。他轻轻拥着我，此刻正是日落的时候。我看着日头一点一点落下去，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希望它可以慢一点。它的颜色那样绚丽，光芒那样温和，就如同此刻坐在我身边的梅村一样。梅村的脸突然靠近我的脸，有刹那停顿，而后他的唇覆上我的唇。温热的触感，轻柔地，缓慢地靠近我。半晌后，他的唇舌离开。我再去寻夕阳，夕阳却已经完全落下去了。

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无与伦比的快感，不真实的幸福，也在刹那间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

一切，只像是发生在梦中。

然而，世上好风景多的是，夕阳也是日日有的寻常事。奈何此时显得如此珍贵，实是因为珍贵的是相伴看夕阳的人。

夕阳已落，他便带着我回到白门馆。

我们对坐，他为我斟酒。谈天说地，不亦乐乎。酒过三巡，我已觉得微微有醉意，便把话题引到如是身上，向梅村说如是与钱谦益生活种种——

“姐姐同我说，有一日她问钱谦益爱她什么，钱谦益答曰爱她白面黑发。钱谦益又回问她爱他什么，姐姐答曰爱他白发黑面。”我带着笑意讲出这个段子。

“这两口子倒是神仙眷侣。”梅村被我逗乐了，伸出手臂揽我的肩道：“玉京，你着实可爱。”

“我何处可爱？”我顺势依偎在他怀里。

“你很特别，高洁自处，聪慧温婉。与你隔得远时觉得你性子孤高清冷，可身在你身边又可感受到你热烈如火。这样的女子，难道还不可爱吗？”他说罢来吻我额头。

“既然如此，君亦有意乎？”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

终于，我还是说出了那句话。虽然我说得极为委婉。先提及柳如是与钱谦益结合的欢愉，再问他是否也爱我，最后问他是否有钱谦益一样的心。我相信他是一定听得懂的。说出那句在心中演练过无数次的话后，突然觉得整个世界格外寂静。我安静地依偎在他怀里，听得见我和他的心跳在不同的频率上砰砰作响。

答案无非是有抑或是无，是你的点头或是摇头，我竟如此紧张。

一秒。

两秒。

三秒。

空气里仍然是一片静默。梅村的声带没有丝毫震动。我也没有任何动作或者语言去打破这段静默，这好像是一场博弈，我在赌他先开口。

然后，我也不知是过了多久。也许其间只有一瞬间，可我却觉得似乎有半炷香的工夫。他收回揽着我的右臂，拿起酒壶，又为我和他自己将酒斟满。拿起自己那杯，一饮而尽，道：“今宵有酒今宵醉，连一壶酒都没有喝完，怎可无意。自然是一醉方休。”

分明有意曲解。

不回复，便是最好回复。

垂下头去，眼眶里顿时充盈泪水。可泪水随即平静，消失不见。我怎么可以哭。而后，我抬起头，毫无顾忌地直视他的眼睛，拿起酒杯，大大方方一饮而尽，一字一顿道："一、醉、方、休。"

你既然已经装作听不懂，我又何必再多言。

何必打开天窗，佯装不知也算体谅。

他静静地看着我。我也抬起头大胆直视他的眼睛。

片刻之后他又拿起酒壶，为自己的酒杯填满酒，而后又为我的酒杯填满酒。我一饮而尽，他也随我一饮而尽。一杯接着一杯，不知过了多久，我是真的醉了。人一醉了，便会失去神志，也就再也顾不及悲伤。一醉解千愁，原是有道理的。

我伏在桌子上，再也饮不进一杯。柔柔走过来扶我，我最后抬起头望了梅村一眼便随着柔柔和另外的侍女走回卧房去。

这个我寄予了无限希望的男人，才高八斗，俊逸似鹤，可是在这样的关头，他选择了躲避。不知为何，在这个瞬间，我忽然就觉得他老了。不知是否是饮了太多酒的缘故，他眼里布满了血丝。他一下子就从刚才那个似少年挺拔的短衣男子，变为了此刻老迹毕现的男人。我看到了我以前不曾看到的，他的另一面。

就是那么一个瞬间里，你明白了原来与自己那么亲近的人其实如此陌生。

我记不得自己喝了多少，记不得那一晚我们是否共眠，记不得他是何时离开，记不得他走后天亮前我的泪水有没有打湿半边枕头。我只记得他那漫长的沉默，他布满血丝的眼睛，他从来都没有说过的"我爱你"。

是我，自作多情。自己已是身在风尘，还指望如寻常女子一般能与心爱男人厮守在一起日日看夕阳，岂非天真可笑。一切的一切，不过是我的独角戏。

可是，你为什么要用你的温柔给我错误的暗示。你的眼睛那么会说话，它在说你爱我，它在说你想我，它在说你想同我在一起。是我听错了吗？

怎料君心非我心，负我相思意。

第三节　哪知心字已成灰

浓睡未消残酒。沉沉睡了一夜，醒来的时候，仍然觉得头很晕，并且隐隐头痛。口中是难以忍受的干渴，似乎嗓子都在冒烟。我扶着床栏，摇摇晃晃地走下床，坐在桌边，从茶壶中倒出一杯水，一饮而尽。嗓子里的火在瞬间熄灭了，可是仍然难受得很。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快要失声了，然而小声说了一句话，发觉还是说得出话来的。只是我没有料到，我脱口而出的话竟然是“吴梅村”。

你负了我，我脱口而出的名字却还是你。我缓缓站起来，觉得身体飘忽，也许是一天一夜未曾通气的缘故。

我支开窗子，只见已是黄昏时候。我竟然睡了这么久。

此刻的夕阳依旧很美。它显得那样圆润而温和，带着橙黄色的光泽。它照进屋子，光辉洒遍每一个角落，给整个房间罩上了一层淡淡的暖意。我打开门，走出去，站在夕阳的余晖之下，缓缓闭上了眼睛。

脑海里又浮现出吴梅村的脸。昨日此时，他还在我身边。我们十指相扣，在太湖边上散步。他取笑我穿男装走路的样子，最后连我自己都笑了。我与他坐在凉亭中看太阳落下，却没有看见太阳完全落下的一瞬间，因为，那一刻，他在吻我。我忆起他吻我的样子，那样绵长的一个吻，似乎带着一世的深情。而仅仅一日之后的此时，只余我一人，徒劳地忆起那甜蜜的瞬间，聊以自慰。

我向来相信自己的直觉。从小到大，很多没有任何缘由的预感便是未来里的真相。即使我会常常不安，可我仍然珍视自己的敏感，偏信自己的直觉。昨日以前，我都那样确定，他是爱我的，我便是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的那个魔。甚至现在，我仍然相信自己是属于他的那个人。可是，你为何不愿带我走？

“小姐，你醒了？”柔柔的声音传来，我转头一看，她正从石板路那边走来。她身后的婢女端着热水还有食物，她几步便走到我身边，“小姐怎么穿着寝服就走出来了？来，进房，我来替小姐梳洗。”她扶着我走进房间。

她用在热水里浸过的毛巾为我擦脸。温热的暖流流过脸颊，觉得很舒适。我坐在妆台边上，对着房间里的镜子。镜中的我神情木然，一脸倦容，脸色又苍白得不见一点血色。柔柔用梳子慢条斯理地为我梳头发，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和镜子里的柔柔，不发一言。

“姐姐！”小敏银铃似的声音传来，随即人也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提盒，接着道，“姐姐你真是不听话，脸色又这样苍白，我给你带了红枣汤来。”

前几日我生病的时候，小敏每日来都要嘱咐我喝红枣汤。恰好柔柔这时已经为我梳好了头发，我转过头去看她，勉强地挤出一个笑。她把提盒放在桌子上，打开提盒，从里面捧出一盅汤，又把勺子递给我，道：“你快当着我的面喝点。”

我走到桌子边，打开那盅的盖子，只见里面是浓得近乎黑色的红枣汤，还依稀可见沉在底部的红枣和枸杞。我用勺子尝了一口，温度刚好适中。遂一口接着一口地喝进去，只觉胃也暖了起来。

“你面色总这么苍白，明显是气血不足，多喝些红枣汤总是能补血养气的。你总说无用，可是喝了总没有坏处的。再不济，你只当喝它是喝水也好啊。”小敏仍然在旁边小声劝我。

“好，以后每日都喝。”我应道。

我静静地看着她。从小到大，我和小敏都不是那种无话不谈的姐妹。我向柳如是倾谈的心事都要比说与她听的心事多许多。只因我们的性子实在不同，又不愿去影响彼此生活方式。我总觉得她的活法要比我快乐得多，

所以从来都怕我的思绪沾染了她。而她，也许觉得这姐姐孤高不可亲近吧。就如同我生病的时候，她日日来看我，可我们总是无话。虽然我们对彼此的心事都不了解，可是我们都明白，对方是自己唯一的亲人。正因为有了对方，自己才不是这茫茫天下里的孤舟一介，我们虽流离失所，却有亲姐妹在侧。

我喝完那红枣汤的最后一勺，抬起头的瞬间看见小敏脸上欣慰的笑。不由伸出双臂，轻轻拥抱她。

“姐姐，莫说还有别人是爱你的，就算是没有，不还有我么？”她轻轻在我耳侧说出这句话，“虽然你爱梨花我爱牡丹，但我总算是在你身边的。”

小敏终究已经不再是那个搬到小筑里终日在外玩耍的女童了。我怎能再说她不懂我心事，纵然昨天她根本不在白门馆也都猜到了发生的事。我抱她抱得更紧，却仍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片刻之后，她的侍女来告知她有客访。我便让她先行离去。而后又让柔柔退下，一个人躺在床榻之上看着床顶的幔帐发呆。我开始有一点描述不出自己的感受了，我想说自己的思绪是一片空白，可是如果是空白就不会感到失望感到痛苦。与其说是空白，不如说是空虚。

唯一的希望破灭，再也找不到其他念想，所以思绪里是空的。

也许依常理我此时应当怨恨梅村，责他是负心郎。可是我心里一点也不怨恨他，没有丝毫气恼。我只是失望。我想与他在一起，却不可得。他没有给过我任何承诺，他没有错。即使他说喜爱我，也未必是要与我在一起。茫茫人海中遇到一人，可谈诗可谈情，可牵手可入榻，实在是再美妙不过。如果一定要恨，我只恨自己的身份。

可是这是无可改变的事，九岁那年面前只有一条路，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下去。对那些你无法改变的事抱怨或者纠结，是一件愚笨的事。你既然无法改变，何必让这既定的不幸带给你的伤害更甚，你坦然接受，反而可以令自己受到的伤害小一些。

我只是不解。不解吴梅村因何缘故拒绝我。

因为赎金？那虽然不是一笔小数目，可是梅村为官多年，那个数字一定是拿得出来且不会触动根基。因为我的身份？看天下官宦文人，娶青楼女子进门的并不少见，何况我只做妾室不是做正妻，我的名声总算是好的。还是……对我并非真心？我更不愿相信，他看我的眼神，他学我走路时会心的笑，那绝非逢场作戏。

不是因为赎金，不是因为我的身份，不是因为他不喜爱我。

那，又是因为什么。

只是因为你不够勇敢，也不够爱我。其实我知道的，只是不愿意说出来。

次日，早早起床。酒也彻底醒了。

安安静静地坐在桌旁吃柔柔拿进来的煮蛋和粥。饭后，我让柔柔陪我去花园里转一转。

冬去春来。院子里的芍药花吐出新绿，桃树上结出花苞。我缓步慢行。空气里飘散这一股淡淡的香气，似乎是泥土着花草的香味，是一天伊始的气息。行到溪流处，我停下，静静地看着水流淌着，又失神了。

“小姐，不知我可否多嘴说几句。”柔柔道，其实从昨天我便看出她有一些欲言又止，只是无暇去顾念她想要说什么。

“其实这消息我前几日便得知了，只是小姐你生病尚未痊愈，才没有说。这边的传闻都在说，田畹来江南——其实就是金陵城——为皇帝选妃，已看上了小姐还有陈圆圆。这田畹是皇上的宠妃田氏的哥哥，当今位高权重的国舅爷，他若是选了小姐你，那是任谁也不敢和他抢小姐你的。”柔柔道，转而声音变小，“所以，这事也怨不得吴公子。”

我转过身去，缓步往卧房的方向走去，轻轻道：“我没有丝毫怨恨他。只是那传闻可不可信都不得而知，又如何能成为装糊涂的借口。柔柔，其实我开口前就知道这事阻碍甚多。况且朝廷也有规定，官员不得在就任地娶当地姬妾。我说那话的时候就知道他轻轻点一个头意味着要承担多少风险，克服多少阻碍。”

“既然如此，小姐何必伤心。只要等待时机成熟便好。”柔柔展颜。

“怨恨不怨恨可以由理智决定，但伤心不伤心就不可以了。心痛不痛不是大脑能决定的。”我叹一口气，“想实现的事无法实现，总会有一点伤心。待时日过去，便会不再伤心。”

“小姐看事情竟已如此通透，我的开导只怕都是多余的了。但是，如果选妃的事是真的，小姐作何感想。”

“我自然是不愿到那深宫之中去的。若是真要选妃，那田畹也要先真的见到我才是，到时我宣称害了传染之病，这事也就作罢了。”我道。

“怪不得小姐根本不理那是真是假，原来不论真假，小姐都有对策。”柔柔道。

说罢我们已回到卧房，我遣了柔柔离去，只说要自己待一会。

进了房，我又拿起手边的抹布，上面轻轻喷一些檀香水，擦拭我日常写字的书案。

其实，那传闻若是真的，哪有我说的那么简单。谎称有病，那田畹必会亲自带御医来验。就算蒙混过关，我有传染之疾的事也必然会满城皆知。到时候，这白门馆自然无人会来，想名正言顺地嫁人，更是不可能。方才那样说，只不过是不想让柔柔无端担心。如今，只能暗暗企盼传言是假。

其实柔柔说出那传闻的时候，我心里微微怔住，心里困惑了许久的谜团被解开，原来是这样。纵你有天大的勇气，也是不敢与皇权叫板的。

整整一周，我都在房间里抄写《道德经》，推掉一切客人，拒绝一切邀约。

我需要想明白一些事。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也许，一切都是因为我太过心急。

第四节　可能很是不如人

心湖终于归于平静。

我终于拿起许穆舟给我的信，打算回信给他。

嫁给他，我并非没有想过。他对我的喜爱那么单纯，不带丝毫杂质。他甚至不是因为美色而喜爱我。那么多次，我们都没有过肌肤之亲。论家世，许家的家底是极厚的，他是远远胜过梅村的。论相貌，他虽然没有梅村那种成熟的气质，但稚嫩里也看得出英俊。论才华，梅村名声虽盛，但人人皆知后生可畏，许穆舟也未必比不过他。他，未尝不是一个好夫婿。

然而，落下笔去，写下的，还是拒绝。

有的人，纵然好，可是，你觉得你距离他是那么遥远，你试图去想象你们在一起的情景，可那是一片空白。

我并没有爱上他。我不得不承认，我初见他，的确印象深刻。可那只是因为他与众不同。我不懂得他，他亦不懂得我。即使偶尔想起他，脑海里回想的也是他的勇敢。只是欣赏，还有对自己的怯懦的惭愧。不见他，也未有丝毫想念，这怎么可能是爱。

同时也不敢确信他爱我。他说他爱我，我并不怀疑他说谎。只是，他口中的那个我，那个他看见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一个人在千里之外可以看见我，但是感受不到我的温度。在遥远处爱上的人，总是好奇多一些。

对许穆舟，我诚实得连自己都震惊。我对他说我知道他的好，但是我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对吴梅村的感情。我甚至向他叙述自己的困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继续写信给梅村还是就此不再联系他。我竟无端信任这样一个我并不熟稔的人，把我最无助的一面展露给他看。

停下笔。把信纸平铺开，唯恐墨迹晕染开。半晌之后，我小心翼翼把信纸折起，塞进散着檀香的信封里。

拿起抹布，抹去书案上的灰尘。不由自主又想起吴梅村。

我仍会派人去打探他的消息。然而常常是打探不到什么。只是偶尔能得几章他作的词。近日又闻他被任命南京国子监司业，但他却迟迟没有掌印。谁都知道那是个闲职，名义上是升，实际上是贬。

大明朝江山已摇摇欲坠，内忧外患非一人之力可匡扶。我知当今圣上对他知遇之恩甚重，如今他却沦落到在南京任这样的闲职。我远在苏州，又不懂朝政，自然不懂是怎样的变故会致使这样的事情发生。身为一个女子，我只觉不安。

多想写信去问问他，如今过得怎样。

可是每每将信写好，总是未及装进信封就被我撕掉。

只因为每次把信装进信封，脑海里总回忆起我向他表白的那个夜晚。我身为女子，已然主动问他，他却后退了。

为何你不能勇敢一点，为何你不能牵着我的手走到我们俩的未来里去。

这样的你，我为何要再次低下头去主动找你。你若不爱我，我纵然低到尘埃里，又有何用。你若爱我，我只需静静等候，也许等你把一切都料理好，便会回过头来牵住我的手。

夜里，童年时那种蜘蛛丝状的不祥预感再一次缠上了我。

开始重复做一个噩梦。梦里，我着白色长衫，小敏在背后疯狂地追赶我。她穿一身红装，却跑得格外轻快，右手紧紧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她说要为母亲报仇，她说她亲眼看见是我把母亲杀死的。其实母亲的死与我并没有关系。可是在梦中，我是那样心虚，就好像母亲真的是我杀死的一般。我在梦里拼命向小敏解释，可是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在骗小敏。我的体力越来越少，速度也越来越慢，而身后的小敏却丝毫没有减慢自己的速度。她依然挥舞着手里的匕首，愤恨地看着我。同时右手举着匕首作出一下插入我胸口的动作——

我就在她即将要碰触到我的时候惊醒。

醒来时，一身冷汗，喉间发哑。

现实里，我与小敏，虽然没有亲密到无话不谈，可总是彼此关心的。从小到大，更是什么矛盾也没有发生过。我为何会做那样的一个梦，我时常不解。

我唯一有意瞒她的事，便是母亲的死。

难道，她已知道母亲不在了？不可能。我们相依为命这几年，她从来没有自己出去找母亲或者想要打探母亲的消息。对于母亲，她总抱着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她是爱戴母亲的，可是另一方面又确实是母亲把我们卖到了这个地方来。这样矛盾的感情，以小敏的性子，想都不愿意过多去想。所以，她也不可能主动去找母亲。

再见到小敏，才觉得安心。

我去她房里找她，她正在镜旁梳理头发。过腰长发犹如瀑布。我在她身后唤她的名字，她回过头来，长发瞬间荡出了好看的涟漪。

“姐姐，是你。”她眼睛里闪过一丝光，明显很是惊讶。

“是我。”我目光灼灼望她，才觉得那梦定然荒唐，更非什么预兆。

“你许久未来了。”她叹了口气，又看着镜中自己，把头发轻轻绾了起来。

“我日日在房里抄诗，连客都见得少了。昨夜梦见了你，今日便来你处看看你。”我轻轻抚她的头发道。

“梦见了我？可是个美梦？”她伸出手来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感受到了自她手心传来的温热，轻轻点头：“嗯，是个美梦。”

“那你梦见了什么？”她问。

我略略低下头去，然后抬起头朝着她狡黠一笑：“才不告诉你这丫头。”

她又扯着袖子缠着我问梦见什么，我都很坚定地说不要告诉她，望着她的笑，无可奈何地任她扯着我的衣袖，竟然有片刻错觉——我真的是做了一个梦里有小敏的美梦，然后来到她处看她。

用过晚饭，我独自回到房间。

门前的兰草已然渐渐枯萎。

刹那之间——

夕阳的余晖扫过我的面庞。与院墙半尺之隔的兰草映入我的眼帘。

有些事，你永远没办法忘记。你自以为放下了想开了，可是随便一个旧日里的寻常场景，还是能轻而易举地牵动你的记忆，一瞬间就扯得你生疼。

一瞬间疼得几欲晕倒，可是下一个瞬间又举重若轻有如常态。

抬起头目送夕阳离开我这白门馆。不知过了多久，站得脚都有些麻了。转身走回房间内，点一盏灯。又坐下，拿起笔，默默抄词。

这时的我，除了静候，没有可为之处。



第四章

明灭涛起，心颜神伤，浮生长恨欢娱少

满眼寒凌，挂墙匀素，霜夕同堂。野屋喷香，池波弄影，仿佛鸾窥镜。一枝堪寄，天涯定信，惆怅塞鸿难傍。这悒怀、厌厌怎何，天人伴我孤另。

风凄露冷。仙郎此夜，若许枕衾相并。解吐芳心，绸缪共约，学取双文颈。好天难遇，从今一去，莽再后期天定。把柔肠、千萦万断，为伊薄幸。

第一节　明朝万一西风动

属于时间的标签上刻着五个大字——明崇祯十七年。

这一夜明明不是新月之时，然而月光暗淡得几乎看不出来。月光虽暗，天上却不是一片漆黑。即使是深夜，也可看得出几层薄如蝉翼的云来。那云虽已薄到极致，却还是有的地方稍微厚一些。有薄有厚，形成鱼身一样的纹理。但看得久了，又觉得那纹理与鱼身上的纹理有很大差别。它并不是层叠向一个方向，而是薄厚不均的，甚至有一部分向着相反的方向。像是神话中描述的龙鳞，只不过，方向是有顺有逆的。就好似是刚刚与人浴血奋战过，逃生而归。就是这样看得见云的夜幕下，所有星星的光辉都显得异常暗淡，隐约而不可见。唯独东方天空，一颗彗星明亮得异乎寻常。

《易经》有云：彗星守大辰，东方之疫，天子亡。

此般天象，千年都无法见一回。历史上从没有哪一年像这样发生如此频繁的王朝更替。

可是，这一夜的星相，并没有多少人看到。即使被看到，也未必懂得。即使懂得，也无法改变或者拯救。

这一夜，亦是格外的凉。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膝盖隐隐作痛，这是在冬日雨夜才会发生的事。今日并没有下雨，却也疼得那般厉害，实在无法入眠。默默把掌心搓热，覆在双膝之上，会觉得那疼痛有些微的减轻。

我恍然间想起母亲——她，似乎也是无端膝盖疼。疼入深处，便会无法下床行走。莫非，我与母亲染了同样的腿疾。

第二日，我便叫柔柔叫医生来为我看病。

小敏知道了便介绍给我一个医生。那医生姓李，曾当过御医，如今退隐苏州，是小敏的旧交，四十上下，穿一身淡青色长衫，身上仍可见浓浓的书卷气。

他先观我面色形容，而后问我症状如何。我告诉他一开始是雨夜里膝盖会疼，再后来到夜里就容易疼，如今却是白日里也可能会疼。他又替我把脉。然后闭目了半晌道："赛赛姑娘想必是有些气血不足，若是初期，只需多服些养气补血的食物便可。可姑娘这面上都不见血色，脉象又有些飘忽，需要几味药来调理一下。"

他停顿了下来，然后拿起笔写了一张药方，递给了柔柔，又接着道："按这方子抓药，用小火慢煮，水沸了三次后把汤药晾凉了即可。这药少则要喝十五天，多则无法计数。十五天后，若是见面色已微微红润，便不用再服，毕竟是药三分毒，喝得多了，总归是无益的。"

李医生果然心细如尘，煮药步骤简洁明了却又面面俱到。我看着他，对他的嘱咐会心地点头。

"至于姑娘膝盖痛，这是风湿病。吃药见效很慢，要拔火罐来医治。虽然姑娘的风湿已经有些严重，可是这并非什么大病。"他道。

"什么是拔火罐？"我不解。

"风湿大多是因为寒气侵入体内，姑娘的寒气便会集在膝盖里。之所以每次雨夜都会疼，就是因为外面的寒气重了，内里的寒气又发作。我用火烧尽罐子里的空气，这样罐子再覆到你的膝盖上，便可以吸走你膝盖里的寒气。这样以后即使外界的寒气重，体内仍然是可以以热气与之相抵的。这其中的原理很复杂，但简单说来便是如此。"李御医耐心地给我解释。

"已经大概明白了。"我向李御医点头，心中暗叹它的神奇。

"大概要每七天拔一次，持续七七四十九天。期间膝盖会有小块红色印记，不知是否有碍于姑娘？"他问我。

"无碍。"我想也不想便答。

“那么，李某便告辞了。姑娘有什么不懂随时可来问我。”他说话间已经站了起来。

我亦站起来，先向他道谢，再行礼作别。

刚送走李御医，小敏便小跑着跑向我房间。

“你来晚了，那李医生已经走了。若是早些来，你还可留住他。”我见她一路小跑而来，调笑道。

“姐姐，李自成攻进京城了。”她讲出这句话我才看清她脸上惊慌失措的表情。

“什么时候的事？”我惊讶。

“十日之前。”小敏答。

“那，皇上呢？”我问道。

“自缢了。”

甲申年三月十九日，也就是十天之前。崇祯自缢了。

我久久说不出话来。早在一年前，我便听梅村说过大明朝的局势，内忧外患。只是这南京城，离京城甚是遥远，崇祯殒命，如此大的事情，我竟然是十日之后才知道。

十日之前。

千里之外，衣衫上已然浸满鲜血的李自成骑着马踏入了紫禁城内，奔驰在深红色的高墙之内。他身下那匹马已经筋疲力尽，可是鞭子依然抽打着它的身体。骑马的人已经等待了太久，此刻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到那大殿之上享受属于胜利者的荣光。那马的身后跟着数不清的同样筋疲力尽的马。然而那些马上的人与李自成却不一样，他们的神色同他们的马一样疲倦，甚至还有一丝似有若无的悲凄。但他们仍然挺直了腰板，跟在那领头人的马后，奔驰着驶入紫禁城。

而乾清宫的大殿之内，另一个人的眼里，却是满满的悲凄。他虽没有千里征战，没有驾着马奔驰万里，可是，此刻的他也疲倦得很。从小便不受喜爱，长大后接过哥哥的烂摊子，勤勤恳恳，励精图治。可以说从来没

有彻底地休息过一天。扳倒阉党，却还是抵挡不住内忧外患。皇权终日受内阁掣肘，高位之乐从未享受过。自己已经尽了身体里的每一寸力来补救，结果却仍是国破家亡。这一刻，他真的累了。他从不信一个王朝有气数这一说，他只觉得是自己资质不及。有太多事，不是你足够努力就可以办到的。你不够强大，再怎么努力也还是弱小。自己落到这步田地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可那些后宫女眷，她们终究是无辜的。倘若落在李自成手里，她们下场岂非比我更惨。终于，他决定，要一起归去。

他在那铁蹄片刻不停的踏地声中归去了。而李自成带着他的部下抵达了乾清宫大殿。眼角的血污让李自成的视线变得模糊。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似乎是幅度微小的一个笑，可又明显不是。他沉默着下马，徒步走上那大殿的台阶。身后上万双眼睛目送着他，走向他用生命换来的荣耀里去。这些眼睛的主人也同样一言不发。他们就在异样的沉默里攻破了持续了几百年的大明王朝，没有欢呼，没有酒宴。也许有叹息，但没有人敢于打破这死一般的沉默。

此时此刻，在这片死一般的沉默里，他们的脑海里回荡着的，是些什么呢？是曾经在家苦干农活却仍然交不够赋税的担心，还是在这场战争中溘然离开的战友们的面庞，抑或是那仍然在千里之外等待自己归家的恋人？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最最可怕的便是，我日日夜夜思念你入骨，在每一个清晨盼望得到你的消息，在每一个黄昏期望你归来的身影——而你，却早已化作河边一堆枯骨，连想要认出你都不可能。你不可能再归来，可我仍然执意等你。等到朱颜老去，等到生命凋零，你也还是不会回来找我了。

大明朝灭亡。片刻失神过后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你在哪里。

你是大明官吏，朝代更迭，岂有好日子过？你是否已经被李自成抓住，抑或被那不认识你的小卒刺杀？

然而，又迫使自己不要去想你。此刻在我面前的人，是我唯一的亲人。

此刻摆在我面前的，是我自己的命运。一个连承诺都吝啬于给我的人，我又怎么可以去先想你。

“小敏，这消息你自哪里得来的？”我缓过神来，问小敏。

她将手里的信递给我，是柳如是的亲笔信。我原以为是她在京城的友人寄来的，后来一想，京城已然失陷，那信哪里还寄得过来。想必是钱谦益特意派人加急将消息送来。呵，此时此刻我想寄信给你，都是不可能。

我打开信封，如是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她并没有丝毫寒暄之语，只说闯王李自成与大明谈判破裂，一路攻进紫禁城内，崇祯赶往景山自缢。嘱我早作打算。

待我看完信，小敏问我：“姐姐，我们该怎么办？继续留在这里？”

该怎么办。又能如何。京城已亡，可消息并没有传到这里来，这金陵城里仍然是一片平静。若非柳如是的书信，我们深院之中哪里会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就知道这样的消息。许久之前，我们离开家，那时候，国总是还在的。无论如何，我们还有一个安身之所，我们还能学诗学画，纵然是卖笑，可那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而如今，连国都已不在。一切都变得不可依靠，这白门馆不可靠，这万贯钱财不可靠，因为只要他们一句话，便可掠夺去。乱世不讲是非，只看强弱，又有什么是可靠的。仔细想想，可靠的，不过是身边的人。而我们要刻意保全的东西，也不过是尚在身边的人。

我伸出手，紧紧握住小敏的双手，没有说话。眼睛不禁变得湿润。

过了许久，小敏说：“现在南京不是没有失陷吗？说不定不用经过战乱就可以像从前一样。然后我俩再相依为命几年就可以各自找人嫁了。姐姐你又何必哭？”

听了小敏这一席话，我哭笑不得。她的想法那么乐观，乐观得有些天真了。然而我又觉得这是一桩幸事。这么多年青楼卖笑的日子并没有给她的性格打下阴郁的烙印，此刻的她，心态和那些于深闺中养尊处优长大的小姐们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她这番话，我又不知如何去回应。

我没有办法告诉她，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掠夺、颠沛、逃亡。

我只能紧紧抱住她，眼泪流得愈加汹涌。

也罢，让那些无枝可依的隐忧都随着泪水流出体外吧。

第二节　当年只道是寻常

如是说，早作打算。可是，此刻的我们又能作什么打算？

身已如浮萍，岂能由得了自己。事到如今，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过一日算一日。

次日，李御医便再次来白门馆为我拔火罐。他一边从箱子里拿出陶土制的火罐来，一边同我说："这风湿病虽不会危及性命，既非急病也非重症，可是若到了再严重一点的时候，膝盖的疼痛毫无征兆，对于像赛赛姑娘这样的弱女子，怕是站立都要跌倒。姑娘跳舞时也须注意一些。"

我直直地望着他，是愣住了的神色。

"姑娘莫要担心，我这陶罐虽然是陶土做的，可是都干干净净，每次用后都用药酒消毒擦拭的。只因这陶土耐热而且吸热，不会让热气过快地散出，所以才选择它作为火罐的材料。"他见我神情木然，以为我是嫌弃那陶土做成的罐子脏，所以耐心地向我解释。

其实我并不是嫌这土罐脏，只是李御医所说的"到了再严重一点的时候，膝盖的疼痛毫无征兆，对于像赛赛姑娘这样的弱女子，怕是站立都要跌倒"，这分明是母亲那时的状况。虽然年幼，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时的母亲的症状。那时母亲在井边打水，然后转身的瞬间倏地倒在了地上，问她她只说是膝盖疼。之所以把她的症状记得如此清楚，只因那时我照着她的症状去翻从家里大宅带出来那三本医书，书页都翻烂了也找不到相应的病，我还以为是什么疑难杂症。没有想到，医治，竟然如此简单。

如果，我只是说如果，如果当时的我知道这病并不难医，我们从当时仅剩的银子里拿出一部分来医治母亲的病，这样母亲就可以勉强继续维持

家里的生计，母亲不会不明就里地死去，我和小敏不用沦落青楼之内。我们会努力长大，我们也可以承担起家里的家务，甚至可以赚钱谋生。其他的际遇我不敢想象，但是，我们一家人可以生活在一起，这我可以肯定。

知与不知的一念之差，却是我们三人完全不同的命运。

我不敢再想下去，再想下去恐怕会被心中的懊悔溺死。

我也不该再想下去，如今已不能回到当初，除了平添烦恼那毫无用处。

我强迫自己回到现实里，双目望着李御医道："我不是嫌这陶罐脏，只是偶尔想起了些别的事，走神了。真是失礼了。"

他笑着道："无妨，无妨。"而后便专心地替我拔火罐。那陶罐小得很，一个只有半个拳头大小，每个膝盖上覆着三只陶罐。他说膝盖那里并不平整，分成三个小罐子效果会更好一些。我的确在他的箱子里也看到了大小刚好与膝盖相同的罐子，他并没有给我用那个。陶罐覆在膝盖上的时候，膝盖上觉得一片火热，就像覆盖着一团火焰，在灼烧着我的膝盖。可是没有灼烧的疼痛感，只有包裹着我的温热。

夜里，腿确实没有那么疼了。

李御医仍然是每七天来一次，永远是午饭后的时间。他总是说，他为我覆好火罐之后我只要小憩一炷香的时辰便好了。那火罐暖暖的，睡得香甜。确实如他所言，每次觉得双膝微热时睡眠也变得特别好。没有噩梦纠缠，只有围绕着自己的温暖。

我每日总会到白门馆的大门那里站一段时间。那里是白门馆与外界的交界，如果有消息，站在门口，总会知道得快一些。潜意识里，我总是期盼着梅村会寄一封信给我。就算寄信是收不到的，那么也可以遣人送来。我与他，又不是金陵到京城的距离那么远。然而京城的消息都可以火速知道，可是他的消息却迟迟不得而知。

直到五月初，崇祯自缢的消息才在江南流传开来。若不是如是早知道，在信中告予我知，现在我也不知慌乱成什么模样，想起这个，心底便有暖暖的感觉，来自如是。即使，早知道这个消息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在其他人都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自己已经悲伤震惊过了，倒可以专心看看他们的反应。

初闻李自成在京城下令大顺军不得抢夺淫掠，倒也宽了心。对待京城的人尚且如此慈悲，那么，对待远在金陵的人，应该不会差。然而过了不到一个月，又听闻这乃一道虚令，李自成的部下在京城横行霸道，又处处以收税的名义敛财，又顿觉失望。

消息传开后，亦曾携小敏去金陵城逛街。金陵城的氛围与往日并无很大不同，丝毫无亡国之悲。叫卖声依然洪亮，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就好像人人都生活在太平盛世。烟柳门下仍花团锦簇，笑声依然。

繁华依然，噩梦依然。

日子就这样在“依然”的节奏下一日一日流过。渐渐地，也习惯了抑制住给梅村写信的冲动。原来，忍住不去打扰一个人，也是那样容易。时光真是奇妙之物。日日听闻前方战报，清军一路破阵。小敏总是惊慌地告诉我何处又失陷了，我听了总是淡然沉默。我的想法很简单，白门馆能待一日是一日，哪天白门馆也待不下去，我们逃走便是。

很少出门，甚至连女眷们在茶余饭后谈论的消息我也很少去听，可以让自己不去了解外面的状况。不是逃避，只是我知道，知道了也是无用，不如平心静气地过好最后的安稳日子。金陵尚没有失陷，我知道这一点已经足矣。

兵荒马乱，四下狼烟，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那么简单的事——能留则留，不能留便离开。

终于，我等到了来自梅村的一封信。从他的信里得知了一些外面的消息。他说自己即将来金陵城就任少詹事。有一些人在金陵又建立了朝廷，年号弘光。那一年，便被称为弘光元年。事实上，也就只有元年而已。关于弘光朝廷，他并没有说很多。他倒是说了很多自己的事情。

原来崇祯自缢的消息，他也是许久之前便知道了。他想提早告诉我，可后来也明白，我提早知道了也是无用，只是徒然添烦忧。崇祯对他恩重

如山，从当初钦点他为榜眼，到后期对他的信任和重用。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崇祯，才有了他的今天。

他告诉我，知道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即使无数次居安思危，即使知道大明王朝已经岌岌可危，可是到了它真的覆灭的那一天，却还是不敢置信。就好像是面对着病危的父亲，你一直在病床边看守着他，你知道他会在未来的某一刻里离开你。可是当你的手探不到他的鼻息，感受到他冰凉的体温，你的第一反应，也绝对是不敢相信。只因为那个人在你生命里存在得太深了，你已经习惯时时刻刻都有他在身边。你所有重要的回忆里，都有他。崇祯于梅村，便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他说，他曾经想要自缢，随崇祯归去。身为明朝子民，蒙受浩荡隆恩，如今大明覆灭，皇帝自缢，自当以身殉国才是。可是，当他看到父母妻儿无依无靠，乱世之中都靠着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犹豫了。他尚有肩头的责任没有扛起，怎么能那样轻率离去。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也只是一念之差，让今天的我还有机会读到他的消息，让我爱的人还存在于世。

他洋洋洒洒用小楷字写满了三页纸，我却找不到一言去回复他。我的生活实在乏善可陈，读书写字，连抚琴都变得少了。然而我在这样的平淡里，却是从来都不觉得枯燥的。

三个月后，他来了白门馆。我走到正厅，他用灼灼目光望着我，里面竟然已经有了血丝。我拿起茶具，准备为他沏一壶上好的祁门红茶。加茶叶，倒水，然后静静坐在他身侧等待那茶壶中泛出茶香。

“为什么不回我的信？可是没有收到？”这是阔别一年多，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声音好听一如从前。

然而他这问题，我却回答不出来。我怨他当年的不肯回应，我也觉得他没那么想知道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去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当他站在我面前时，我已经忘记了我恨他，忘记了曾经他是多么怯懦多么多么不可爱。如今在我面前的，是他英俊的面庞，深邃的

声音，还有眼神里那种让我着迷的东西。

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我只知道我爱他。

我只知道，我看见他眼睛里的血丝，心里是满满的心疼。

“你，在那弘光朝廷里很累吗？”我轻轻道。

“我很想告诉你不累。可那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他眼睛望向门外的方向，“我本以为，他们成立那朝廷，是为了能够保住大明的半壁江山。”

我听了这话，也是一惊：“难道不是吗？”

“玉京，你一定想不到，我也没有想到。他们那些人，打的是保住半壁江山的旗号，其实不过是想自己掌握住权力。说句夸张点的话，他们和李自成有什么区别，和清军又有什么区别？他们所为不过是自己的权力。可是李自成和清军最起码还是堂堂正正地，用血用汗去换。而他们，他们靠的是欺骗我们这些一片赤诚的人，还有那么多人没看出他们的企图。我看出了，他们发觉，便处处排挤我。”梅村说到此处，言语里已经有些激动。

我不知道说什么，竟然不由自主走过去，拥抱他。终于，我的双臂环过他的腰。那是无数个独自难眠的夜晚太过渴望的事。如今那样真实地感受到他，把他紧紧抱在怀里，面颊紧紧贴在他的胸膛上，倒觉得有些不真实。

“玉京。”他唤我，然后伸出手抚摸我的头发。

“梅村，我想你。”我终于说出无数次忍住不说出的话。在那些想念他的岁月里，每次想起他，我都会迫使自己不去想他的温柔，只去想他的怯懦，只去想我鼓起勇气走向他他却躲开了。因为只有那样，我才能觉得心没有那么疼那么凉，才会觉得自己青楼女子的身份没有那么卑贱，才会觉得在这既定命运里的人生也算不上有什么遗憾。

我想你。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我却如今才肯告诉你。

“对不起。我曾经想来，找你。可是……”

“我明白。梅村，我明白。”我打断他。

我们之间，不需要语言，只需要拥抱。请让我静静抱着你。

他开始轻轻吻我的额头，深深的，浅浅的。然后一点一点往下，去吻我的脸颊。他唇齿之间的温热，传到我冰凉的肌肤上，让我觉得那样舒服。最后，他终于吻上了我的嘴唇。我能够感受到他的贪婪，我亦用我的贪婪去回应他。

我们宛如一对久别的情侣在交谈——

我想你。

我也想你。

我好想你。

我也好想你。

他一把抱起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是那样轻盈，轻得可以飘浮在空气里。他抱着我一步一步走到床边。这场景有无端熟悉的感觉。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在一起。然而，我丝毫不觉得那具躯体有任何陌生的味道。我对它那样熟悉，它皮肤的温度和质地。他亲吻我的力度和他拥抱我时微微闭起的眼睛，这一切都那样熟悉。

云雨之内，我们缠绵着，那么安静可又那么热烈。

再次张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穿好了衣服坐在茶案旁边，正微笑看着我。难道，他一直看着我睡着了的样子？想到这里，我不禁觉得脸上微微发热。

“想不到你起得这样晚。”他笑着看我。

“是昨夜睡得异常好。”我亦笑得很甜。

言语间我已经坐了起来，看见他正在热水盆边拧着毛巾。

“来，我来替你梳洗。”他笑着过来为我擦脸，而后又让我坐在梳妆台前，为我梳头。

他的动作很生疏，显然是没有为女子梳过头发。可是他的动作很小心，丝毫没有弄疼我，反而舒服得很。我贪婪地看着镜子，里面是笑意盈盈地望着镜子的我还有垂着头认真为我梳头发的他。我不知道，世间有多少女

子能够有机会让自己心爱的男子为自己梳头发。我只知道，此刻的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停止。就停在这里吧，你细心地梳着我的发，我贪婪地看着你的脸。此时此刻，我那么那么强烈地感受到，我爱你。

那一刻，我们就如同寻常夫妻。

寻常夫妻的日子，就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

第三节　红粉飘零不见君

顺治二年五月九日，也就是一年之后，金陵城失陷。

一名从外面购置补给的家丁回来对女眷们说了他的见闻。他亲眼看见清军抓住了一名官吏，把他的手绑了起来，然后把刀放在他的手指之上，神情凶狠地对他说："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那官吏想也不想便说："义不以身辱。"然后清兵切了他手指，继续问他从不从，他斩钉截铁说不从。那清兵怒了，把他的手剁了下来，又剜去了他的胸。那家丁说起的时候，身体都在不由自主地发抖，想必是想起了当时的场景来。女眷们听了都人心惶惶，这清兵竟然如此残忍。

小敏把这事转述给我的时候，我也是震惊的。我的确震惊于清兵的残忍，选择忠于国家有什么错，竟要如此对待他，根本无是非道理可讲。可是更多的，我震惊于那个官吏的勇敢。有时候我想，死是不可怕的，对死亡的恐惧才最最可怕。你现在去问一个人，义和性命哪个重要，我想会有一部分人说愿意舍生取义。可是如果你把刀悬在他的手上，再去问他们，我想说愿意舍生取义的人就会少很多。不是少的那部分人说愿意舍生取义是说谎，只是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勇气。他们是不怕死的，他们惧怕的是对死亡的恐惧。

那刀就架在你手上，你的手指已经被切下，它还即将剜去你的心脏。在这样的时刻，你还能斩钉截铁地说出一句不从，这样的人势必少之又少。

我突然有一丝惭愧。大明奸佞当道，想那官吏受过的排挤迫害定然不在少数。然而，他心中竟丝毫没有憎恨大明，反而忠君爱国一如既往。生时赤胆忠心受尽排挤，死时仍然斩钉截铁说不从清军。而我，半生安享于

大明天朝下的太平盛世，如今大明危急，我的心里想的却是能躲一日是一日，躲不了了再逃脱。当真是应当惭愧的。

“姐姐，女眷们已经走了半数了。就连厨子都逃了。”小敏讲完那官吏的故事后又说道。

这就是乱世吧，依稀可以看见拿着包袱的侍女在惊惶地往白门馆大门口的方向走。她们脚步极轻，仿佛怕被我和小敏察觉到。事到如今，还怕什么呢，就算我们发现了，难道还能拦得住她们？也许，她们只是善良吧，怕我们看见了觉得心生凄凉。但是，我们在她们走后恍然大悟原来大家都走了就不心生凄凉吗？为何不能堂堂正正地和我道别一次，毕竟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我又怎会去拦她们。

到底是人情淡薄，平日里在她们的逢迎笑容里你永远看不出来的。

“那今天晚饭我来煮。”我淡淡道。

“姐姐，我们还在这里不走吗？”她问道。

走？也许真的是时候了。如今再守在这里，也是毫无意义。从前说要等，无非是等大明的残余力量可以驱赶清兵。而如今，清军已经南下到金陵城。本来就渺茫的希望如今看来是毫无可能。清军之残暴，人尽皆知。扬州失陷时，清军封城十日进行屠杀，妇女孩童皆不放过。都是平民百姓，手无寸铁，可他们的刀还是一刀一刀刺进去，丝毫看不见犹豫。若是我和小敏落到他们手里，只怕连只求一死都很难。

“我最后为你煮一餐饭，待天黑了我们便离开此地。你去收拾收拾行李，能不带的东西尽量别带，只有必须带着的东西才带。”我双手按着小敏的双肩，嘱咐她道。

“好。那我先回房间。”小敏道。

此时距离晚饭时还有两个时辰，我打开衣柜，打开放在里面的盒子，里面是整整齐齐一锭一锭的银子。我取出整一百两来。而后又拉开梳妆台的抽屉，自里面取出两条纯金的手链。把它们统统装进一个布袋里面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封上了袋子的口。

而后，我唤来了柔柔。

“柔柔，金陵城已经失陷，想必你已经知道。如今这白门馆已经该逃的逃该散的散，东家都已经不见影子，我与小敏自然也是守不住这里的。清军残暴，你我都知道。”我顿了顿，看见柔柔的双眸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但还是继续说了下去，“如今，我和小敏已经决定要离开此地。日后过的自然是颠沛流离的日子，再也不可能有侍女家丁侍候左右。这袋子里是些银子首饰，你拿了去，当作回家的盘缠。”

“小姐，你这是要赶柔柔走么？”她目光中已经有泪花闪动。

“不是赶你走，而是让你回家去。”我道。

“可是，柔柔不知道家在哪里。也许，柔柔已经没有家了。”她的眼泪流了出来。

没有家了。是啊，柔柔来这里时也不过是个位数的年纪，如今已过去了十年，哪里还能够知道家在哪里。当年贫苦，如今乱世，家，许是早已经没有了。我怎么如此大意，只知日日缅怀自己无家可归，殊不知柔柔也是没有家可以回的。此刻竟然还让她回家去。乱世飘零，柔柔心里自然是不好受的。

我走过去轻轻抱住她：“只是日后，我和小敏都无所依托，再也不是要你们伺候的小姐，跟着我们，日子未必好过。你看其他女眷，她们都逃走了，她们是不愿继续与我们在一起的。所以我以为你也是离开的好，并非要赶你走。”

“柔柔不走，柔柔不怕累。已与小姐过了这么多年的日子，柔柔不想离开你。”她带着哭腔说完这句话，也紧紧拥住我。

此时此刻，我觉得她像是除了小敏以外另一个没有血缘的妹妹。乱世无所依托，有没有血缘关系还重要吗？

“柔柔，那我们便一同走吧。”我叹一口气。

“什么时候？”

“晚饭后。”我答。

“今日就走？”她显然觉得惊讶。

“是，金陵城已经失陷，清军随时有可能到这里来。”我脸上仍是波澜不惊的表情。

“我们去哪里？”

“你且去收拾行李，晚上自然知道。”我遣走了她。

去哪里，我也没有想好。北上已是不可能，唯一的可能是向南逃。然而南方早晚也有一天要失陷的。普天之下，何处能避得过清军的铁蹄？如今哪里还能永世安稳？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姑且向南逃。

我打开衣柜最底层那个陈旧的衣箱，把母亲留给我的翡翠簪子重新放回那个古旧的首饰盒里。然后把衣箱底层的信统统折好，放在一个大信封里。我环顾房间一圈，再也没有什么是值得带走的了。

目光一顿，看见了那柄琵琶。那是秦氏带我买的第一把琵琶，弦已经换了几次，但琴身依然宛然如新。我舍不得它。可是它却太大，我实在不能在这逃命的关头带着它。

展开包袱，装了首饰盒和信封进去，又放进去几锭银子。背起来，仍然不觉得沉，遂又加了银子进去。而后拿起一沓银票放在包袱最底层。这些钱，若是能够守住，怎么也能过上许久的安稳日子。可惜在这乱世，不知能维持多久。

打包好后，我便到厨房为小敏煮饭。柔柔倚在门边问我要不要帮忙。我说不用。日后一切都要自己来做，如今原料都是齐全的，又何需人帮忙。况且，相依为命十几年，我都没有亲手给小敏煮一餐饭，真是惭愧。如今若是不煮，只怕日后再无机会。

仍然是桂花糕，粉蒸肉，白粥。三样完全不搭的伙食，却都是小敏的最爱。

说得不准确，这是小敏童年时的最爱，如今她爱吃些什么我竟然完全不知道。可恨她的侍女也早早自己离去，我都没有人可以询问。

柔柔第一次坐在饭桌上与我们共同进餐。

饭桌上飘着龙井的茶香，却是一片沉默。只有细琐碗筷声。

吃完饭，我们三人提着各自的包袱走出我的房门。我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又驻足，回去拿了那柄琵琶。回过头来的时候，看见柔柔百感交集的眼神，在沉默中挤出一个笑来。

天色已暗，我们并肩走出了白门馆。

门前的马车已经备好，那深棕色的马——它眼里似乎也有泪光。

我透过马车车窗回头望了一眼白门馆，其实并没有一丝眷恋可言。

只是，一个怀旧的人知道一个地方你再也不会回来了，总想再多看一眼。哪怕那是曾经囚禁过你的监狱。

第四节　锦树尘绝鸟鹊惊

三个人同乘一辆马车，显得有些拥挤。

小敏又问我："姐姐，我们究竟去往何方？"

"嘉兴。"我镇静地答。

找车夫之前，我收拾衣箱的时候看到许穆舟的信，他说他在嘉兴有一处房屋，若有变故，我可随时去住。又把那房屋的具体地址留给我。想不到这出逃之时，能信赖依靠的，竟然只有许穆舟。

我道出目的地后她们便一路沉默。

我闭目养神，偶尔掀开窗帘去看窗外。这一带还是平静的，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混乱。只是行人都行色匆匆，目光警惕罢了。

一夜路程，我们到达了嘉兴。

那宅子虽然位于嘉兴的远郊，却并不难找。

我们三人下车，我独自走到门前叩门。可是门仍是紧闭着并没有反应。我在脑海里计算许穆舟写给我那封信的时间。那大概是两个月之前。为何无人应门。难道"随时"的期限这样短暂，连两个月都不到？我忽然有些不知所措。

我回过头去，说："无人应门。"其实她们都已经看到，根本不需要我再说什么。可是，我只是没有话可以说而已。

"姐姐，我们且等一等。"小敏淡淡道。

"等什么？"柔柔眼中满是惊恐。

"这宅子显然是许家无人居住的闲宅，想那看宅子的人不会多。况且这宅子也不大，所以看守宅子的人也就是一个或者两个。"小敏道。

我恍然明白，小敏竟然如此细心聪慧，接口道："刚才我在马车上见这远郊的人有不少沿逆着我们的方向走，都提着筐子，想必是赶集去了。所以，看守这宅子的人也极有可能是去赶集了。"

"那许公子果然是可靠的。"柔柔脸上惊慌的神色消失不见。

我们三人都倦极了，只得坐在马车边上等着。

大概半个时辰的工夫，从我们来的小道上走来了一对老夫妇。他们老远便看见了我们，我看得见那老妇脸上露出了祥和的微笑。

她走近了一些，问我："可是卞姑娘来了？"

原来许穆舟是与他们打过招呼的，这地方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避难所。我还以为他只是随意一说，没想到，乱世中我们的去处都已经想好。

我微微点头，站了起来，向她行了礼。

"我和老头子早晨去买新鲜蔬菜去了，让姑娘们久等。快些进来。"她笑容可掬地领着我们进了门。

那宅子果然不大，一共就只有四五间房的样子。但院中花草，却讲究得很，让人看了觉得莫名舒服。那老妇为我们一人安排了一间房，又带着我们各间房转了一圈，笑着道："前两日公子还写信给我和老头子说，那金陵城势必要失陷了，想那二位卞姑娘也快要来了。昨天又听闻金陵已然失陷，就特意把这几间屋子又打扫了一番。"

我心中一惊。原来我只当这老妇是寻常用人，脸上常带笑容不过是不晓世间动荡而已。没想到她竟然是识字的，而且一天以前发生的事，她竟然现在就知道了消息。金陵离嘉兴这样近，她竟然一点也不慌张，仍然脸上挂着笑容，就如同生活在太平盛世。

"不知许公子现在何地？"我问她。

她自怀中取出一信封，道："公子现在何地，我们夫妇俩也不知道，向来都是他写信给我们，我们从来不会写信给他。这是他前几日写信给我们时候附的信，说若是卞姑娘来了，便交给她。"

我笑着接过。那老妇识趣地退了出去。我坐在床头，小心翼翼地打

开了信。

信中自然少不了说让我住在这里就如同住在自己那里一样，一切随便。而后说他本想科考就仕，然而如今明朝破灭，寒窗苦读也无处证明自己。又叮嘱我此地也非久留之地，只是暂时歇脚，清军定然是要继续南下的。

信很短，并没有说他现在在何方。我默默合上信，只觉得累得很，就和衣躺在了床榻之上。

就连这样一封不需要很长的信，梅村也没有给我。

如今，我在嘉兴西南，你又在哪里，在做些什么。

如今，我在等你，我在想你。你在哪里。

我闭上双眼，开始回忆他的面庞，他的眉眼。忽然间脑海间就闪过那个被清兵抓住的官吏，他被两个清兵抓着，眼神里是说不出的倔强，然后清兵举起屠刀，剜去了他的心脏。

我猛地睁开眼睛，出了一身冷汗，坐起来倚在床边，气喘吁吁，就像是刚刚做过了一场噩梦。

转念一想，又怎么会那样。梅村此刻定然是陪伴在他妻儿的身侧，一起躲藏，一起逃亡。这样一想，仍是心酸。我爱你，而你不足够爱我。我又何必去想你。

一想起你便觉得痛，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再想你。

在这小宅里度日倒也丝毫不枯燥，那老夫妇煮饭很是好吃。即使早膳只有粥和小菜，那粥也会做出许多花样来。菠菜蛋花粥我最是喜爱，菠菜透着清香，蛋花又略带咸香，入口宛如一块温润的软玉。我总是去帮他们打下手，顺带着学习如何煮出好喝的粥。

有时，我甚至有些后悔当初回绝了许穆舟。连他家的仆人都如此有情趣，他的其他我所未能见得的方面一定有更多惊喜。哪怕只是为了天天喝到那么可口的粥，住在并不华丽可是在乱世中仍然让人觉得安心的房子里，都是值得的。

可是仔细想来，若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也还是会拒绝他。

不爱他，又如何与他在一起？若是在一起，于我是委屈，于他是不公，又怎会有幸福？

这宅子有很多画，一卷又一卷，唯独书少得可怜，连一间书房都没有，只有老妇房间里放的那几本书。我曾拿起来看过，却不是特别能看得进去。她终日读的，不外是《大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三本。里面常常有许多我不能理解的句子，可是那老妇看起来却是津津有味。她曾对我说，有些事，是必须要年龄到了才能够明白的。忽然想起幼时母亲也喜欢看佛经，却从来都没有注意母亲看的是哪几本，也没有听母亲讲过看佛经的感悟。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喜欢看佛经，她只是叹气，然后抚摸我的头发，并不回答我的话。

我们三人终日不出门，成了真正的“两耳不闻窗外事”。这宅子亦是闭塞得很，街头巷尾的传闻都听不到。柔柔总是担心清军会不会快打过来了，我安慰她没有那么快。其实在乱世中，这样的宅子是极好的。因为没有消息来源，所以你不必无端担心。在你无力改变的时候，知道那么多，突然担心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在这里得到的第一条消息是那老妇告诉我的。她把我叫到厨房，告诉我说清军已经攻进嘉兴来了。

我一怔，没有说话。

“现在想逃出去，几乎不可能。但是嘉兴这么小的城，他们一定不会屠城的。况且你们现在隐姓埋名，谁也不知道你们是谁，所以，不必太过担心。”她虽年岁已高，可是说话却很清晰，语速也极快。

我看着她，觉得莫名安心，点了点头。

“但是，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清军见了你和敏敏姑娘那样清秀的姑娘，万一歹心……”

“好，我这就带她们继续南下。这几日，有劳你们二老了。”我说着朝她鞠躬。

“赛赛姑娘，现在清军刚刚攻进来，你想逃出去，怕是不容易的。”

她接着道。

我知道她说得有理，可是留也不是，逃也不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能沉默地看着她，又垂下头。

“那沉落山上有一个寺庙，我常常去那烧香，那里旁边有个道观，有许多尼姑，都很友善。不如你们换装去那里躲一躲，待风头过去了再离开。”

我抬起头看着她，眼里满是感激。

老翁亲自替我们赶车，把我们送到那沉落山山下。他把马车停在山下，说山上没有路，马车是上不去的。又说会在山下等我们一个时辰，我们若是一个时辰不下来他便返回家中。那道观若是不接待我们，他再把我们接过去。

我们到了那无名道观，我又细说了我们流落此地的原委，那道姑便迎我们进去。又问我们要留多久，我说避过了这个风头吧。她没有多说什么，递给我们三套道服，又把我们领到一个房间，说让我们暂时住下。

那房间小得很，一张大床占据了一半的地方。从今日开始，我们三个就要住在一张床上了。我们把东西放好，见那道姑仍然站在门口，没有离去。

“我叫铁杉。你们怎么称呼？”她问我们。

“卞赛。”

“卞敏。”

“柔柔。”

我们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你们可以住在这里，但是不是白住的。”她神色肃然。

“要多少银子？”小敏问道。

“不需要你的银子，但是你们要干活。”她依然面无表情。

“好，我们可以。”我答道。

“那你们先歇息一下，明日我回来带你们在这里转转，并教你们做活。”她丢下这句话便离开了。

第二天，她果然很早便来叫醒我们，带着我们绕着道观走了一圈。那道观小得很，算上这道姑和我们也不过是十个人。

我主动承担了做早饭的活，每日为她们煮粥。与许家老妇学的厨艺全都用上了，大家都说我煮的粥好喝。我也愉快得很，日日乐在其中，丝毫不觉得累。

早饭后大家一起在大厅里半跪着诵佛经。诵的正是在那老妇家看见的《大般若经》。虽然不能甚解其中意味，可是仍然专心虔诚。

日复一日，吃饭，诵经，打扫。

清军有来过这道观，可是看见一室道姑只是草草搜索了一遍，发现没有可疑人员便离开了。

忽然之间，又惦念起如是来。钱谦益是明代重臣，金陵城失陷，他该何去何从，如是又可曾受了什么苦？包袱里的大信封里面仍然有如是告知我大明覆灭的那封信。如今捧在手里，似乎仍然能嗅到一股丁香的味道，似乎闻到了如是身上的味道。如是如是，你现在可好？想写信给你，却不知道该寄往何方。

小敏偶尔会抱怨饭菜太清淡，说她想念粉蒸肉。我和柔柔总是笑话她。这年头，能保全自己已经是万般艰难，竟然还想吃粉蒸肉。日子太过无趣，便开始学着其他的道姑那样用心领悟经书里的话，觉着里面有许多大道理，偶尔也会给小敏和柔柔讲起自己的心得，然而她们只是敷衍着听听，我也不介意。

都说重复的日子看起来枯燥，可是过起来极快。如今看来，确实是如此。

想起梅村的次数越来越少。不知这可是一件幸事。

日子如流水，汩汩流过。

大明覆灭，我尚且活着。



第五章

横塘过访，弹琴说唱，十年战乱诉离殇

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东北音惊靖葛表，西南更举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群侯，知缘笑。

人多泪，君休滴。剑楚路，吾能说。爱新诗谁备，庐江山色。赤壁风头千古浪，铜鞮陌上三更夕。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

第一节　究竟不知君思我

五年后——

公元1650年。我不愿意承认大清的年号，但仍然要说那是顺治七年。

又是一年秋季。这一年的我，已经移居到常熟尚湖边上，虞山脚下的秋千居居住。那宅子仍然不大，秋千居是我替它取的名字，那宅子甚至连一块牌匾都没有。只因为院中央有一座高高的秋千，所以我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居住在这里的，只有我和柔柔，还有一个园丁。

园丁姓李，我们都叫他李叔。李叔也是我们搬进来不久后我和柔柔找进来的。当时他路过我们门口，敲门讨水喝，又说自己遭遇清兵迫害，无处藏身。当时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两个弱女子，竟收留他住了下来。可能是他眉目间那淡然的神色让我莫名信任吧。他来讨水喝，可是一丝低声下气的意思也无，神情淡然不卑不亢。好像在说，你给不给我水喝，我是无所谓的。讲述自己遭遇的时候，语气也是波澜不惊的，丝毫没有博人同情的意思。

那天的情形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喝了水，道一声谢谢便打算离开。柔柔说，这外面都是清军，何处能够躲得过。他环顾了秋千居一圈说，你们这宅子里只有两名女眷。我诚实地答是。他说，那他可不可以留下来干活。我与柔柔商量了一下便同意了。

而后，我们的院子里就多了一个李叔。他喜欢院子里没有铺石板的土地，在上面种了许许多多的兰草。那时候的我已经好久没有在住处种植兰草了，看见他种了兰草，觉得格外亲切。此后便相依为命了。

于是，就有了如今的秋千居，一个只着素色衣服的我，一个人如其名

的柔柔，一个喜欢种花种草的园丁，还有满园的兰草。

我们生活得很平静，有时生活得很有趣，可是生活得终究不是欢喜的。

有些回忆悲伤得太沉重，所以在余生的每一天都没有办法不想它。

它压得你的嘴角再也没有办法上扬。

有人叩门，柔柔去应门。再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封信，而后轻轻递给我，“小姐，你的信。”我接过后她就退了出去。

安家在这秋千居，信件也渐渐多了起来。我轻轻启开信封，是如是的字迹。

如是此刻尚居金陵城内。想当年崇祯自缢，她只写信告知我消息，却没有丝毫文字提及自身打算。只因她选择坚持。

是两年前的再度见面时，我才知道这些年如是所过的日子。崇祯自缢，金陵城成立了弘光小朝廷，称南明。她支持钱谦益在弘光小朝廷里任礼部尚书。本来已召集了一些仁人志士，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南京就失陷了。当时清廷想招降钱谦益，如是欲劝钱谦益投水自尽。可惜那钱谦益刚把脚放进水里便说水太凉，不能投水。如是气急，想独自投水，又被钱谦益拉了回来。后来钱谦益投降于清廷，进京为官，如是则坚持留在金陵不肯进京。半年后，钱谦益终是放不下如是，向清廷称病回了金陵城陪她。

这些都是如是亲自说与我听的。说的时候，她脸上是淡然的神色，甚至是带着笑的。可是我懂得，懂得当钱谦益说水太凉那一刻她的失望。东林巨擘，深受崇祯隆恩，然而国亡君逝，竟然还贪生怕死。谁都希望自己的丈夫顶天立地，毫不畏死。我懂得如是的失望。可是我也知道，如是并不怪他。钱谦益已是老人家，他自然是想过安稳日子的。他纵然爱国，可是投水也不能对挽回大明有丝毫助力，既然已经没有希望挽回大明，为什么不能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换个思维想，以身殉国，说得好听，其实是没有勇气在乱世存活的借口吧。况且，他为了如是，也已经放弃了为官的权力。他的做法，也无可厚非。

如是有钱谦益，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至少，她可以有地方去，可以

自己选择生死。而我，若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幸运，恐怕连生死都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

轻轻叹一口气，随即拿起如是的信读。她说今年的新茶到了，邀我去喝茶。我自然是乐意去的，遂坐在书案前告知她我抵达的日期。

而这一年，钱谦益也移居到了常熟。常熟比起金陵城，总是少了三分是非，多了一丝恬静。人年轻的时候，是适合住在金陵城那样的金粉之地的，年轻时，总要多体验多见多闻才算是没有遗憾。而人渐渐老了，只需要一片清静之地来与自己交谈，来梳理自己的回忆和人生，这时候，常熟就是不能再合适的一个地方了。

十日后，我与柔柔坐上了前往钱家的马车。

虽然已经改朝换代，钱谦益也移居到了这座小城，可是钱家的大门依然气派非凡。如是已经早早派了人在门外迎我。我徐徐下车，走进了钱家。

如是着了一袭鹅黄色衣裙，配草绿色腰带，头上点缀着简简单单的银饰，显得整个人温婉可人。再看我自己，一身青色长衫，脸上不擦胭脂一片素白。若不是发髻上尚点缀着珍珠发饰，宛然一个道士。也罢，我不是早已经自称玉京道人了么。

如是直接将我迎进她书房去，还没进门，我就嗅到了清新的茶香。茶已经早早泡好了，如是唤我坐下，然后轻轻为我斟了一杯茶。我捧起茶杯，小小地抿了一口，是上好的祁门红茶。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喝精品的茶了，在秋千居不是喝水便是喝些寻常茶叶。如今已失去经济来源，又如何能够铺张浪费？

“怎么样？”如是一双眼睛里写着询问二字，倒仍存着几分少女的稚气。

“好喝。已经许久没有喝过这样好的茶了。”我没有像品茶那样先说气再说味，而是直道好喝。要饮进肚子里的东西，无论前香如何，口感如何，都是要好喝才最要紧。匆匆五年，我已较原来洒脱得多。

刚饮完那第一杯茶的时候，钱谦益走了进来。

“赛赛姑娘来了。刚才在见一个客人，老夫来得晚了，别见怪。”他笑脸迎人，走到如是身边，揽过她半边肩膀。

钱谦益明显变得苍老了许多，步履不似原来矫健。然而他揽着如是的肩膀，笑得那样真实。不是那种逢迎敷衍的笑，而是真真正正发自内心的笑。

我亦微笑着向他行礼，本想夸他活力有如年轻人，可是终是觉得那话多余得很，只是道：“见过钱大人。”

“恰巧赛赛姑娘就在这书房，今日我刚好画了一幅兰草，姑娘可要来品评指点一番？”钱谦益仍是笑意盈盈。

“岂敢说指点，不过久闻大人的诗写得名震江南，却没有看过大人的画作。大人的兰草小女子倒是很想看看，一饱眼福。”我又行一礼。与如是自然是连寒暄都省去了，可对于钱谦益该行的礼数倒是一分未少。

钱谦益转身将我引至书房内厅。这还是我第一次走到内厅来。内厅里最显眼的莫过于那张巨大的红木书案。书案上铺着许许多多的纸，桌角摆着一方上好的砚台，再旁边是一座足有二尺长的笔架。上面各种笔俱全，可写蝇头小楷，可题挥洒牌匾，可描梅花脉络，可画泼墨睡莲。我看了，都不禁想坐在那书案边上，静静地待上一天，尽情写字画画。三面的墙壁上皆摆着高高的红木书架，犹可闻到那书页中散发出的檀香气味，让人的心莫名安静下来。

钱谦益带我走到书案里侧，书案正中果然摆着一幅墨色兰草。那兰草迎风而立，微微弯曲却并不倒下。没有细节上的勾勒，只是那种不愿倒下的情态画得跃然纸上。他想借这幅画说什么，显而易见。此刻他正意味深长地看着如是，而如是的目光正专注地望着那画。而刚刚看完那兰草的我，此刻正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们两人。这钱谦益果然心细如尘，如是的失望，即使不说出来，他也是懂得的。如今又趁我在这里，以兰草为自己辩白，当真妙绝。只见片刻之后，如是抬起头，对上钱谦益的目光，里面满是理解和包容。

我淡淡笑了，此刻这兰草也不需要我说半句夸赞的话了。

余光内又瞥见一张纸，工整的小楷抄着一首诗。标题处用别具一格的行书写着四个飘逸的字。我不禁拿起了那张纸，读了几句，便怔住了。那竟是梅村写给我的诗。我抬起头，此刻他们夫妇二人正眼含笑意地望着我。我知道，那诗是他们故意摆在书案边让我看的。然而，我来不及问他们，又低下头，贪婪地把那长诗读完。忽然之间，很想哭。本来，我以为他与我不过是一朝欢笑，过后就会忘记。不料几年未见，他仍然那般思念我。就如同我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想起他一般。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眼泪似乎刹那间就要倾泻而出，我垂下头，紧紧闭上了眼睛。

片刻之后，温暖的双臂拥住我的肩膀。我张开眼，也紧紧抱着如是，终于哭了出来。

钱谦益已经默默离开了书房，如是拉着我一同坐在那长凳上。

如是拿出手帕，替我擦干眼泪。而后娓娓道来这些年梅村的遭遇。原来崇祯自缢后，梅村就同钱谦益一同在金陵城的弘光小朝廷里做事。然而那朝廷里的马士英、阮大铖等权臣与他不合，他的政见总是被排斥。仅仅为官两个月后，他无奈之下只好谢官归家。他知道若是被清军抓住少不了要逼他就仕。然而带着父母家眷，他总是逃不远的，乱世之下，又不能丢下他们独自逃亡。所以，他也是为难的。如是又道，梅村虽然与钱谦益共事，可是从来不与钱谦益谈及私事。只是有一次梅村来钱家与钱谦益谈事情，见到了如是，便向如是问起我的地址，想要写信给我。可惜那时候我正在那无名的道观里，连如是也不知道我的地址，想要联系我的事情也只得作罢。

再后来，梅村与钱谦益也失去了联系。不知道躲到了什么地方去。钱谦益在清廷的那半年，朝廷一直在给吴梅村下文书，催他来朝廷就任，他一直推辞。

我静静地听着如是讲了好久，仍然一言不发。他都已经自身难保，却还惦记着联系我，这倒确实让我意外。然而，当年的那个心结，我却还是

放不下。

如是又告诉我，现在吴梅村也住在常熟，而且经常来钱家看望钱谦益。

我仍然没有说话。

“赛赛，你是不打算再见他了？他可是十分想见你。我夫妇俩若不是受人之托，也不必这么卖力地合力抄他那诗呢。”如是笑意盈盈地看着我。的确，那诗标题是钱谦益写的，而正文却是如是的笔迹。老夫少妻，甜蜜至此，真是羡煞旁人。

“我实在没有准备好见他。今日这事，我纵然感慨良多，但终是心胸狭隘，没有到了什么都能放下的地步。”我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其实他亦曾托人带口信给我，说要求见。可是我每次都称病，或者谎称不在家。我承认，自己还是在怨他在我流离逃亡的时候连一句问候都没有。我没有那么洒脱，有些事情还是郁郁于心中难以解开。

“妹妹说不见，我这做姐姐的自然不能勉强。我们且用过晚饭，然后我送妹妹回去。”她识趣地没有再多做劝说。

我与柔柔用过晚饭，便离开钱家，回到秋千居。

我在脑海中努力回忆梅村的样子，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那张我曾在夜半梦回看见无数次的脸。如今知道那个人也在思念着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的脸。

怕是早已如影随形，便无是否思念一说。

我坐在梳妆台前，握着梳子的手竟然有些许颤抖。

相遇则惟看杨柳，我亦何堪；为别已屡见樱桃，君还未嫁。静默中吟出他写的词句，然后惊觉那只看过一遍的诗竟然已经能够背诵下来。梅村，无论我下了怎样的决心，决心不再想你，决心不再与你在一起，可是我还是爱你。这我骗不了自己。

我专注地看着镜中自己，面色仍然素白如纸。一双杏眼不带丝毫老去的痕迹，只是消散了当年融在眼波里的稚气，也多了一分疲倦在里面。嘴唇的颜色已经不及当日，由桃色变为淡淡的粉色。那素白的纸上漫过了两

行清泪，我竟还是哭了。

我这前半生，不，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可能就是那个黄昏了。夕阳的余晖拂过我的面庞，他的双臂轻轻地拥着我。他的唇覆上我的唇，浅浅地，深深地。仿佛有半个世纪的缠绵，可事实上只有片刻。

我从不害怕幸福只有片刻，因为正是片刻，组成永恒。

你纵然让我心寒过，可我这一生仅有的温暖，也都是因你得赠。

第二节　恰便多情唤却羞

睡眠变得愈加浅了，天还未亮就醒来。然而亦是不起身，就在床上闭目养神。其实仍然有困意，只是无端醒来。也许，是夜里的风惊醒了我。往往闭目许久，便可重新睡着。而今日却辗转反侧仍然难以入睡。愈是想继续睡觉，就愈是睡不着。

你就在我面前，我又如何能够不去见你。

天终于微亮。

我披上披风，支开半边窗子，坐在书案边自己研墨。看那墨一点一点染黑砚中的液体，竟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欢愉。

我都能感受到自己是带着笑的，我拿起笔，转眼之间，漂亮的小楷便占满了半页纸。信是写给如是的，内容很简单——我愿意见梅村，但不要他来我这里见我，我也不去他家见他，我们在钱家相会。

刚写完信，柔柔便叩门侍候我梳洗。我见了她便道："桌子上那信，待会寄去给如是。"

"好，小姐。可是要见吴公子了？"她笑。

"是。"我只回了一个字。而后专注地看着她替我梳头发。

如是回信回得很快，并且将我们见面的日子定在三日后。

终于，还是决定见你。就如同拿起陈旧的钥匙，打开当年怎样也不愿回头去看的回忆。

那日我同样醒得异常地早，却不是因为失眠，而是因为噩梦。梦中我见到梅村。我穿着一袭道袍，走在常熟街上。正待穿越一个路口的时候看见一个穿白衫的人。他身影像极了梅村，只是已经有些驼背了。他正坐在

街边的拉面铺子吃拉面。我好奇地走过去，大胆地坐在他对面。然而他却不抬起头看我，只是大口大口地吃着面前的拉面，如同饿了好久。我低声唤他的名字。他终于抬起头，嘴里还嚼着半口没有咽下去的拉面，我怔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又大声地问我一遍，嘴里那嚼了一半的面掉出来了大半，我顿时觉得恶心。

惊醒的时候，我是欣慰的。欣慰那只是一个噩梦。纵然五年未见，梅村也终究会是梅村的。而我自己呢，我也终究是我。

在床上倚着床栏坐着，直到柔柔的叩门声打破屋内的寂静。我轻轻地走到门边，打开门闩，门外的光倏地照进屋子里来，一瞬间竟然觉得十分刺眼。遂赶快拉了柔柔进来然后飞快地关上了门。柔柔惊愕地问我怎么了，我只道是害怕阳光刺眼。殊不知，那梦里的天也亮得可怕，就是那棚子下拉面铺的桌子上，也仿佛有太阳当空直射。

“这阳光不刺眼啊，我还道外面是阴天呢。”柔柔哭笑不得地说。

“唔，那许是我看错了吧。”我连忙岔开话题，不想再把自己带回那噩梦的思绪里，“你说，我今天穿什么好呢？”

“小姐穿什么都好看，不过还是不要穿道袍了。”柔柔是笑着说出这句话的。

道袍，这两个字闪过脑海的时候还是有背后发凉的感觉。我恍恍惚惚走到衣柜前。衣柜里已然没有几件像样的衣裙了，从白门馆出来的时候，只带了两件衣服，在那道观里遗失了一件，只剩下初见梅村时穿的那件淡绿色裙子。在许家宅子住的时候，那老妇曾为我缝过一件衣服，布料刺绣皆是上等。衣柜里就只有那两件上好的衣服。出逃之后，我们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我们在衣物上奢侈了。

几经犹豫后，终于拿起那淡绿色裙装套上。如今穿这件，觉得宽松了许多，才恍然知道自己瘦了这么多。又恍然，自己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穿这件衣服了，整日穿道袍和寻常裙装。然而旧日里已然决心要忘记梅村，为何又苦苦带着这件衣服？也许，我仍怀一颗等待的心。

我穿着它对着镜子转了一圈，宛然看见了当年的我，只是多了些疲倦的神色。

我随即便换下了那裙子，在衣柜里拿了一件寻常的白裙穿上。

“小姐为何脱下它？现在这裙子的纱，毫无飘逸感。”柔柔惊诧道。

“今日的我已然不是当年的我，又何必穿当年的衣服。既然要相见，就让他重新认识今日的我好了。”

“小姐的想法许是太洒脱了，柔柔听不懂，不过小姐既然执意穿那白裙子，柔柔也是不好多嘴的。”她说了这么多，显然还是觉得那绿裙子好看，想劝我穿。

我佯装没有听懂她话中意思，坐在梳妆台前，从抽屉最底端拿出那首饰盒，轻轻打开，那簪子仍旧翠绿欲滴。我转过头去对柔柔道：“快替我梳一个与这簪子相配的发髻。”

她笑着应道：“好，小姐。”

白裙翠簪，我和柔柔上了前往钱家的马车。

本来并不遥远的路在我看来变得格外漫长。路上柔柔一直靠在边上小憩，我掀起帘子看窗外风景。脑海里闪过的都是这些年来我一个人漂泊无依的日子。那道观里硬得出奇却躺下我们三个人的床，无数个不眠的夜。

我不曾与任何人说过。其实，在道观的那些日子，我在每一处院墙边都种了一株兰草。每次种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和梅村在如是婚宴上的那次邂逅。我出神地看着那已然枯萎却不肯靠在院墙上的兰草，然后背后响起了梅村深沉的声音，继而我回过身，就可以看见他站在我的身后。

我在无数个闲暇时刻站在不同的兰草边出神。偶尔我会闭起眼睛，期待耳畔响起梅村那熟悉的声音。可是，连蝉鸣都变得安静。我自己亦是清醒得可怕，连幻听都不曾有过，连空欢喜上天也吝啬给我。在那种安静里，有时候我会更贪心一点。我幻想这一次他换了花样，不再是用声音告诉我他在我身边。我会闭上双眼，期待他从身后抱住我。然后我会惊喜地也回身抱住他，问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可是，拥着我的，只是

那混杂着湿冷的空气。

每一次失望地睁开眼睛，我都是怨他的。

不可否认，我爱他，只是那爱里带着太多恨。

我曾经问过自己，什么是爱。爱绝对不是优劣比较的结果，不然为什么我爱吴梅村却不爱许穆舟。但是，我只知道爱不是依赖，不是欲望，甚至不是可以在一起的归宿。我能说出许许多多的“爱不是什么”却不能明明白白地告诉自己爱究竟是什么。而恨呢，我却了解得更透彻一些。我对梅村的恨里，有失望，有不甘，还有反反复复的自我折磨。

如今，马车的颠簸我感受得那样真实。它每颠簸一下，我距离见梅村就更近了一步。

终于到了钱家。我下了马车，如是体贴地派了轿子来接我。我又小心翼翼地上了轿子，而柔柔则是改在外面步行。我与如是只约定了日期，却并没有约定时辰，所以我也不知道此刻梅村是否已经到了。又或者，我会在去钱家正厅的路上遇见他。我想掀开帘子向外看，却终究没有动。

然而如是派来的侍女总归是体贴的，她在轿外道：“吴公子已经到了许久，正午前便到了，此刻正在正厅候着卞姑娘。”

我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而后便觉得如坐针毡。终于喊出来：“停轿。”

“怎么了？小姐。”发问的人是柔柔。

“先将我带去内厅，单独见一见如是可好？”我掀开轿子的帘，冲着如是的婢女道。

“谨遵姑娘吩咐。”她懂事得很，没有说多余的话，回过头嘱咐轿夫几句，他们便调转了方向。

不一会儿的工夫，我便看见了站在轿边的如是。我连忙下轿与她步进内厅，而后她吩咐其他人都退下。

我忍不住问了个在旁人看来毫无意义的问题：“梅村他，他变化大吗？”

“什么叫作大，什么叫作小？我这旁人可描绘不好，马上就要见到他了，莫非还怯场了？”她嘻嘻笑着抚我的头发。

我一时竟然说不出来话。其实连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自己的心意。

“怎么还没有见面就羞得脸通红了？”她又道。

“姐姐莫要取笑。只怕，我今天是不会见他了。”我努力用平静的语气对如是说。

“为什么？”如是接口道。

“姐姐莫要问为什么。且去告诉他，我染了风寒，实在不便见他。”我直视着如是的眼睛道。

她定然看出来了我的认真，遂应道：“好。”然后又叫来了刚才引我进钱府的那个侍女，道：“浅儿，你且去前厅告诉吴公子，说卞姑娘染了风寒，今日实在见不了他。叫他在钱府用了晚膳再走，另外嘱咐后厨装一盒中午我做的桂花糕给吴公子带着。”

那名叫浅儿的侍女道了一声“是”，便离去。过了半晌，她便返回，告诉如是梅村说不用晚膳了，想先行离去。

如是点了点头，而后便遣浅儿离开了。

浅儿刚迈出内厅的大门，我终于叫住了她，“浅儿，等等。”

浅儿驻足，回头，道：“卞姑娘可有什么吩咐？”

我沉默了刹那，旋即道：“你去告诉他，我改日自会自己过去看他。今日真是过意不去。”

“是。”她向我行了个礼，随即离开了。

我回过头去，正对上如是意味深长的眼神。

“准备好了再见，也无妨的。”这一句，我不知如是是在对我说，还是在自言自语，然后她回过身，朝我笑着说：“妹妹远道来一次，一定要尝尝我这桂花糕。本来备好了四人的分量，如今已经走了一个，妹妹可要一个人吃两份？”

如是句句双关，妙语连珠，我终于忘记了紧张和尴尬，终于释然地笑了，道：“姐姐的厨艺那样好，别说两份，就是四份都叫我一个人吃了，只怕还不够。”

乘马车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已明明决定好要见他，却又终是没有见他？我是怕看见此年此刻的他，还是怕他看见今年今时的我？

从如是的口中，我得到的回答是，他的变化并不大，所有一切变化都是应该有的变化，意料之中的变化。她这话说得极为模糊，“应该有”是什么，“意料之中”又是指什么。也许那都不是需要字斟句酌的字眼。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定语后面修饰的人是梅村，我才会如此般揣测它们背后的意思。

而今年今时的我，除了从一个少女成长为一个已经世事的女子，似乎并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变化。不过是于乱世中失去了妹妹，不过是经历了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经历的不安，不过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办法拥有安稳的睡眠。然而这些变化，于他而言，又算得了什么。

从前总有人说思绪乱如麻。我一直觉得那形容实在不贴切。可是今日真的想了这么多毫无因果联系的事，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作心乱如麻。

有些情状，没有亲身体会过，是不该妄下结论的。

第三节　阔别五载不见君

十日之后，我便收到梅村的一封信。竟突然后悔自己没有更早去问如是他的地址。

看他的字迹，已经有了细微变化。但是即使如此，还没有看到落款，且看那“卞玉京亲启”五个字，我便已经认出是他的字。

信的内容很简单，问我所谓的再去看他是否是真，若是真的，该是何时何地。然后又将他地址给我，说随时可以去那里找他。

我合上信，又把它小心翼翼地塞进信封里，然后将那信封塞进我那随身带着的衣箱里。然后，我从书架底层抽出了一叠刚熏完丁香的信纸。取出一张，铺展在书案上。又将袖子挽上研墨。而后取出最细的写字笔，写上梅村君三字。然后举笔停住，又写，不知你可安好。再接下来，竟然不知道写什么才好。

我想回答他的问题。我确实是要去看他的，可是何时何地，我实在不知道。况且，即使定下来，我又怕自己半路逃走。

罢了罢了，我把那张信纸团成团，丢在了纸篓里面。

我心千言，从何诉起？

一夜难眠，终于在天色微亮的时候起身。

梅村，我想你。

我支开窗子，屋内光线仍然暗得很。我走到书案边，点燃了一盏灯。然后兀自研墨。我研墨总是比柔柔要慢很多，因为我很享受静静看着那墨染黑清水的样子，是以动作都要放缓。那墨，我并没有研得很浓。

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拿了最细的那支画笔。开始细细勾勒方才在梦

中出现的几株兰草。它们那样孤傲，纵然已经枝叶细瘦，可是依然看得出它们骄傲的神色。我爱这样的生物。纵然身为下贱，也是心比天高。

待我画好，天已经完全亮了。日光洒进房间里来，那盏灯发出来的光显得无比微弱。此刻，它显得那样多余，在房间里那般违和。我便熄了灯，在日光中审视我刚刚画好的兰草。

当年梅村来看我，常常正巧赶上我在画兰草。他曾经称赞我“一笔落尽十余纸”，还待我画完那画之后把这七个大字题在画边。那幅画，当时我挂在白门馆的卧房里，走的时候，偏偏没有想着把它拿下来带走。转念一想，就算是想起了也会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带走吧。

柔柔叩门，我让她进来。她端着水盆来侍候我梳洗，瞥到了那书案上的兰草，道：“小姐竟然起得这样早。”

“不过是睡不着而已。”我说完叹了一口气。

“不过，小姐这次画的兰草倒是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她眼珠一转，把水盆和毛巾放下，又走到书案旁去细细端详我画的那几株兰草。

“有什么不同？”我好奇地问她。

“其实我也说不太清楚。”她抿着嘴唇，看起来很认真地想了一下说，“以前小姐画的兰草本身好像有许多说不出来的话，让人要看许久才能看懂其中的意思。而今天小姐画的这兰草就只是兰草而已，就是触目可见的那种兰草。我看的时候，不必去揣测这兰草背后想要表达的话，我就只需要静静欣赏兰草本身那种无言的美就好。”

我怔了一下，道：“柔柔这么说，是说比以前画得好了吗？”

“没有好与不好之分，只是不同而已。”她笑笑把水盆端过来为我洗漱。

我凝眸于那株兰草。确实，只是不同，没有更好与更坏的区分。就如同你说不清楚绿色和黄色哪一种颜色更胜一筹。

当初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今日看山只是山，看水只是水。

三个月后，也就是顺治八年的初春，我终于决心见他。

终于，又坐在书案前，写信给吴梅村，约他在太仓相见。我遣人直接将信件送到他府上，时间定在了三日之后。

并没有过多地花费时间在打扮上，穿了平时穿的青色道袍，仍然戴着那支母亲留给我的簪子。这一次见他，心态平和许多，路上并没有思绪凌乱。反而什么都没有想，就如同去见一个寻常人一般。

他早已候在那里——仍是青色的长衫，腰间配着白玉腰带。眼角已经微微有了皱纹，可若不细心观察也是看不出来的。缓缓把目光移开，去看他的眼神，虽然已经平静得看不出任何情感，可是我仍然能看出他那种隐匿得很深的不平和倦意。他不甘，可是他也无力。最终，只能做闲云野鹤样的游人，寻欢作乐。他，仍然是当年的他。就算我此次是第一次见他，仍然会爱上他的。

他见了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就如同我见了他，也是微微一愣。

五年，如今再见却不曾有一丝陌生感。

终于，他轻轻唤我："玉京。"

我的目光仍然望着他的眸子，此刻里面亦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影子。

"你，过得好吗？"他竟问了这么一句话。

我过得如何，又能如何。国破家亡，乱世飘零，君不在身侧。如何能够过得好。我直言道："我过得不好。"

"玉京，是我对你不起。"他眼睛望向别的方向，不再看我。

我静静立在初秋的风中，实在找不到什么话说。

半晌，他问道："对了，敏敏呢？倒是从没有听柳如是柳姑娘提起她的消息。"

"她不在了。"我的语气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平和。

"你说什么？"他言语中有些颤抖，我曾经告诉过他，小敏是我在世上的唯一亲人。

"是的，她不在了。"我又重复了一遍，旋即叹了口气。我看他目光里满是疑问，终于平息了胸中突然汹涌而起的悲伤，道："当时崇祯自缢

而后金陵城失陷，我和小敏带着柔柔一同逃到了嘉兴，暂住在朋友的小别院里。那别院消息甚是闭塞，清军都已经攻进了嘉兴我们才得到消息。那时候，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幸得别院的看院人夫妇，给我们提了个去处。老妇人告诉我们，清军搜索道观寺庙还是存着三分敬畏的，遂叫那老翁送我们到她熟悉的一个道观里去。我们到了那里，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来意，道观里的道姑便收留了我们。于是我们便和她们生活在一起，打扫，煮饭，诵经，烧香。”

“那清军就没有再来搜查了？”他见我停顿，问道。

“有来过，但是见我们一个院子皆是道姑，便作罢。那时我和小敏皆是素颜着道袍，看着也寻常得很。所以即使来搜查也不会怎么样。”我停了停，尽量不带任何感情地叙述那段日子发生的事情，“道观的人虽然收留了我们，可是对我们并不友善。当然也不是说她们可以挤兑我们。只不过，纵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也终日像对待一个陌生人那样对待你。其实这样的态度，是我喜欢的。”

“那种态度，也许就是所谓的淡如水吧。不光是君子之交，真正有洁癖的人，与谁相交都是淡如水的。”他再次直直地望着我的双眸，一语道出我的心声。

“那个时候，小敏虽然不喜欢那寺庙里的清贫生活，可是，我们姐妹二人到底是在一起的。而且，于乱世中能有一隅安生之地，无性命之忧，无肉体之痛，已经是极幸运的了。在道观居住的那段日子，每一天，比起其他姑娘的命运，我都觉得自己和小敏幸运得有些不真实。”我停顿了几秒，凝眸道：“终于，我知道，那幸运果真是不真实的。在那道观里生活了能有一年吧，那道观竟离奇走水。柔柔说是因为一个道姑在祠堂摆放了不祥之物所致。走水的时候，正是晚上。那时，我是醒着的，忽然觉得窗外有亮光。通常，那道观里是很黑的，夜间出行也不掌灯，只秉烛。而蜡烛，是没有那么亮的。然而，我却没有轻易叫醒别人的习惯。我生怕自己是在做梦，抑或是幻视。很快，我便嗅到了呛人的味道。这时我才意识到，

是走了水。”

梅村听得聚精会神，听到这，竟伸手来握我的手。我没有闪躲，任由他握着，接着道：“那时我和小敏还有柔柔是睡在一张床上的。我便喊醒了小敏和柔柔，告诉她们走水了。同时穿好自己的衣服。我拿起床下的包袱，拉着小敏柔柔走了出去。其他卧房里都安静得很，大家都还在睡着。我想过去将她们唤醒，可是那火正是从她们那边蔓延过来的。连窗棂都已经烧毁。明知已经生机渺茫，可我还是想走过去把她们叫醒。万一，还有逃生的希望呢？然而，小敏拉住了我。她说，我过去了会被烧死。她说那话神情异常坚决。我记得清清楚楚。她的手紧紧攥着我的手腕，不让我过去。我当时说，我只是走过去到近一点的位置喊醒她们，不会走到她们的房间里去。然后小敏一字一顿地说：‘你走近了一步，便会走得更近一步，最后，走到死亡里去。’当时我只觉脊背发凉，只得跟着小敏和柔柔逃出了道观。临出大门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忍住回头望了一眼，那屋子的屋脊都已经塌陷了下来。”

“她们都睡着，没人掌灯，没人秉烛，那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况且，那火发出的烟都已经呛人，为何无人惊醒？”梅村不解。

“这，我也不得而知。所以当时才会脊背发凉，觉得一切甚是古怪。”

“你们能逃出来，是万幸。”他叹了口气，转而问道，“小敏还是好好的，不是吗？”

“她尚活着，但是不是好好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当时我叫醒她，她醒得很慢，但醒来之后在她眼睛里看不到一丝困意，仿佛老早就醒了。这是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后来，我们从道观出来，又回了苏州。白门馆已经是如何都回不去的了，幸好当年带出来的银子都还没怎么动，于是便找客栈住下来了。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觉，那一晚，我睡得很沉。第二天醒来，小敏已经不见了。而后，我便听到了有人投井的消息。我赶到井边，她的尸体已经被捞了上来，斜斜地倚在井边。”话语牵扯着记忆回到了那个早晨，我看到小敏的尸身，她面色已经铁青，衣衫里浸的水流

了一地。我想走过去轻轻地抱着她，但终究站在了原地，我不是怕，也不是嫌弃。只是，如果一个人选择清冷，你又何必去给她温暖。当时流了那么多眼泪，如今说起她投井的事实，也不过只是三五句话便道得一清二楚。

我再转眼去看梅村，他已惊得说不出话来。是的，乱世并没有给我们的性命带来任何危险，能终结我们自己的，只有自己。不是乱世里抢劫贪色的清兵，不是投靠了恶人遭到的迫害，不是兵荒马乱下误伤我们的铁蹄。是她自己，纵身一跃，跳到了那冰凉黑暗的井水里。或者说，是跳到了深不见底的命运里。

“你唯一亲人也不在了，不想你竟是一个人挨过了这么久的日子。”许久，梅村才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倒也说不上是挨，日子如何过都是过，我也不过是度日而已。”

我在他眼中读到了不忍和怜悯。可我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看着他的。

“那之后呢，你又去了哪里？”他问这话时，嘴唇竟然微微颤抖。

“我和柔柔一起将小敏安葬后，就离开客栈了。柔柔怕得不行，说那客栈里有妖孽将小敏附身，她才投井自尽的，死活都要离开那家客栈。她要换客栈住，其实我并不信鬼神之说，只是待在那儿触景更伤情，便离开了。”我道，“那时候，虽然表面平静，却仍是一个人待在客栈里什么也不做。怕柔柔看到我的窘态，还是与她开了两间相邻的房。”

其实，我最最希望你在身边的日子，也就是那时了。可是，即使是许久之后的今日，我也没有办法坦白对梅村说出我的期望。

“玉京，对不起。”这是他今日第二次与我道歉。

“你不必说这样的话。这与你何干？”我仍然带着波澜不惊的微笑对他说话。

他紧紧拥住我，我没有回应他，只是直直地站着，接着说：“那段日子过了后，我便可以在苏州听到很多消息，譬如弘光朝廷的短命，譬如清廷的政治与大明大相径庭。就好似隐居深山的人重回俗世之中。以前是什么消息也听不到的，如今听得多了，竟然也兀自担心起来。”我又刻意停

顿，仍然希望他能明白我那些不便言说的情愫，“再后来，我就听说了如是的消息。也许是因为身边唯一的亲人也已经不在，所以听到关于旧友的消息格外亲切，仿佛茫茫于大海中的孤舟一介上看到了岸的方向。于是，我便到钱府寻她。”

“其实，我一直有向柳姑娘问你的消息。可我终究是迟了。”他放开我，双手搭在我肩上，静静地凝望我的眼睛。

此时此处，不应该再有话语。我主动凑上去吻他。

第四节　乍抛锦瑟难描就

哀音促节，凄若繁弦。是我在为梅村抚琴。

我双目望着远方。手指似乎与那柄琵琶融为一体，不去看，也知道哪根弦在哪里，不去想，也知道此处该短一些那处该长一些。我能够感受得到，他的目光注视着我那双在琴弦间跳舞的手。可是，我却看不见他的表情，亦无暇去猜测他的表情。

目光尽处，只有远方。我似乎看到一条汩汩流淌的壮阔河流，上面标注着时光二字。而这几年来，在我的船旁，没有你的身影。你只出现在我的回忆里。我时而想念你入骨不能自已，时而怨恨你入骨发誓不想你。偶尔，我也会带着泪痕，去猜测你又是否有想起我来。

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在不知道说些什么，在还不能够拥抱的时候，让琴音填补沉默吧。

纵然许久未曾碰琵琶，纵然那琵琶已经古老得有些破旧，我却还是被此刻自己的琴声感动了。弹琴者我也，感动者亦我也。身世之痛，亡国之悲，话里说不完，歌里唱不尽。

他脉脉看我，终于在我的琴音里道："玉京，我听说，你即将委身于人，可是真的？"

我并没有停下正在弹奏的曲子，自然也没有回答他的话。我于自己的琴声里垂下头，看见晶莹的指甲在弦与弦之间舞动着。此刻正在弹奏的，是一曲《琵琶赋》。弹奏过无数次的旋律，已经无法更熟悉的指法，如今在这个我深爱了多年的男人面前弹起来，竟然是那样不一样的感觉。

弹完那一曲，我才答他那个问题，只道："都这个年纪了，若是再不

嫁人，怕是嫁不出去了的。”说罢，自己轻笑了一声。

他神色木然，甚至还带着点惶恐。

我见他这表情，心顿时寒冷如冰，他懊悔，可是时至今日，他还是不会要我。说什么想厮守，却不肯为这厮守付出丝毫代价。为什么，为什么你爱我却不肯与我在一起？心里纵然波涛汹涌，可是脸上，我仍然平静。

我还是恨眼前这个男人的，恨他在我最美好的年华拒绝了我，恨他在我最痛苦的时光里缺席，恨他时至今日还是不能勇敢地对我说不要嫁给别人。

他久久不说话，甚至垂下了头，我只得站起身向他告别。

“我送送你，玉京。”他抬起头，里面竟然是乞求的神色。

我颔首说好。

他将我们引至门口，他的家丁已经备好了马车。他遣走了家丁，让我们上车，然后自己坐在了车夫的位置。他并没有回头，像是自言自语般说：“就让我再为你驾一次车吧。”

只不过，这一次，我并没有掀开帘子去看他驾车的姿势，而是在马车里，安静地闭目养神。心里是说不出来的绞痛感。我多想问问你，我们是否还有可能。可是，我仍旧是问不出口，不是我不够勇敢，而是，不用问，我便已经知道答案。

一百里路，也终于抵达。我下车，对他道谢，然后走进家门。

我没有回头。

我不知道他是站在身后目送我走进大门，抑或是旋即转身离开。

也罢，这些都不重要。

三个月间，我已经从常熟的秋千居又搬到苏州。

其中缘由，自然是因为得人资助。因为此刻的我，已经可以说是积蓄全无。

这苏州的别院虽然比秋千居大了许多，又有婢女家丁侍候左右，可是我还是想念秋千居。

还记得那时候初到常熟，仍然住在客栈里的。后来如是说，总住在客栈里总归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找个宅子住才好。又替我联系了几个愿意出让宅子的主顾。常熟的宅子并不贵，本来可以买更大更豪华的宅子居住，可我还是选择了秋千居。与其说我是喜欢秋千居，不如说我是喜欢那秋千居里的秋千。院子的正中，搭得有一层楼高的拱形石门上挂着两条秋千索，可以荡得好高好高，产生一种飞了起来的错觉。

初到秋千居的时候，每天黄昏都要在院子里荡秋千荡上好久。后来即使不荡秋千，也喜欢坐在那座位上看书。

如是曾来过秋千居看我，也说我这居所实在没有什么意趣可言，唯独要除却这座秋千。那秋千的座位是长的，我和如是两个人坐在上面也不显得拥挤。我们各执一只秋千索。然后轻轻荡着，越荡越高。后来高到我都害怕了，如是仍然不停手。只觉得全身都要飞起来，也顾不上害怕了，倒开始放声大笑。如是也同我一起笑，我回过头去看她，脸上是孩子般欢喜的神色。

而如今，已然别过那我们曾像孩子一样笑过的秋千居。

我走进院子里，桃花已经开了。我搬来的时候，这里便是满院子的桃树。我看得出，柔柔是喜欢桃花的。她在刚搬进来的时候，就对我说，小姐，这里春天一定会很好看。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春天这些桃树就会开出花来。

我笑了。如今已经没有闲情逸致在院子里种上自己喜欢的花草了。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就让它是什么样子好了。

这园子里的桃花颜色格外深，那粉色深得近似于玫红。那是牡丹才会有的颜色。牡丹，只是如今那个爱煞了牡丹的女孩子已经不在身侧。也罢，何必再去想。

闲暇时，还是会想起与许家夫妇住的那段日子。虽然丝毫得不到外面的消息，虽然没有锦衣玉食，可天天吃的食物都那样美味。与你聊天的人，是那样达观。那时候从许家老妇那里学来的粥，如今还常常亲自下厨煮给

自己喝。明明是陌路人，可却还是常常想念他们。有时候我会不禁去想，这老妇年轻时是怎样有韵致的女孩子，她的丈夫又是怎样地呵护她才使得她到了这把年纪仍然懂得把生活过得趣味横生。非干富贵，他们只是贫穷的看门人，却也过得如此幸福。

想起他们，又不得不想起许穆舟。与他断了联系，是不知不觉的。因为从来都没有想主动联系过他，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每一次，都是他来白门馆找我，抑或是寄信给我。而我，早已经离开了白门馆，离开了他替我安排的地方。与他断了联系，在我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无论他这个人怎样好，在我心里的定位，始终是一个过客。他爱过我，我念过他，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让他住进我的心里过。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如今对他唯一的感情，便是不知如何报答他。就连知道他现在在何地，是否安好的好奇都没有。这虽然残忍，可确确实实是我的真实想法。

一个人，对你百般好，能给你的都给你，体贴地在动乱到来之前就为你安排好退路。他尊你敬你，丝毫轻慢之举都没有，亦从来不曾给你压力。他饱读诗书，家境殷实，为人达观果决。可是，你的心里连一块角落都不曾给他。

而另一个人，虽然舞文弄墨卖弄情趣，可是，他什么承诺都吝啬给你。就连你主动开口问他他都只是装糊涂不予回应。国破家亡，你想着他，可是他正守在自己的妻儿身侧，连一封信都不曾给你。可是，你的心里仍然满满地都是他。

我恨他，可是我也爱他。

只是，我知道，在既定的命运里，我们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一起了。

遥想明朝覆灭时，是弘光朝廷将他挤对走，他才没有像钱谦益一样面临着被清廷招降的境况。倘若他那时正在朝廷里，和钱谦益一样面临着“生”与“义”的抉择，我不知道他会作何选择。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义。

如果是当年的我，我坚信他也会选择义。

而此时的我，我开始不确定他会选什么。即使，他在此后的诗里，尽是对清廷的不满，对旧朝的思念，自己内心的悲愤和无奈。他写得虽然隐晦，可是我总是读得出他话里的意味。他的话里都是说，我宁死不会向清廷妥协。我想，他纵然在爱情里怯懦，总归还是个忠君爱国的大丈夫。

国，你之爱，我之爱，我们爱彼此，又爱同一样东西。足矣。

从佯醉问出的“亦有意乎”，到如今走进大门头也不回，我终于死心。

然而对于当日我决定等他，却也是虽有遗憾但并不后悔。

第六章

诸侯难嫁，乞身下发，青灯古佛伴白发

十夕江南，一番春信，怕凭玉栏。正地迷边塞，角声三弄，人思乡国，愁绪千般。草草村墟，疏疏篱落，犹记花间曾驻鸾。茶蘼雾，问几回吟绕，冷淡相看。堪怜。影落溪南。又夕午天人更漏三。当虚林幽磬，数枝偏瘦，已存鼎鼐，一点微酸。松竹交盟，雪霜节操，断是平生不肯寒。林逋在，伤诗人此去，为语逋山。

第一节　曾当王侯是旧人

我从来都不曾在这大宅里种植兰草或者梨花。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此处既然已经有了满园的桃树牡丹，就没有必要拔了它们去种植别的。我个人的喜好，都是小事情。而另一方面，我从心底里不认为这里是属于我的地方，我甚至没有理由去改变它们，因为早晚有一天，我是要离开这里的。所以，它如今是什么样子，就让它一直是那个样子吧。

住进这宅子之后，我就将所有道装都放在了那衣柜的最底层。那衣柜大得很，可是我的衣服却显得少了，里面半边都空荡荡的，显出一种异样的落寞感。为我筑这宅子的人曾送了许多布料过来，叫我寻裁缝做几身自己喜欢的衣服，可是我却迟迟没有去做这件事。每日睡得早，醒来得亦是早。却还是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致来，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有时候，实在无事可做，我便会教柔柔下棋。因为以前我和别人下棋，她总是在旁边看着。另外柔柔本身就天资聪颖。她学得很快。只消两天时间，我们便在园子里对弈了。与她下棋，虽然没有什么胜负悬念，却仍然可以消磨半天光阴，这也是极好的。

与梅村分别后不久，他又遣人送了一封信给我。那信写了好长，可是中心意思不过是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事情——你是不是要嫁给陆延保了？

其实这也是我在想的事情。我终究是要嫁人的。我已经渐渐老去，更何况如今这个形势，清军的铁蹄下，我一介旧朝之人，就算不顾自己人老珠黄仍然想重操旧业，怕也是不可得的。人活在俗世里，总是要吃饭的。如今有陆延保这样的人供养，为何不嫁？

如今居住的这大宅便是陆延保为我筑的。然而这宅子在苏州，他人却是在浙江的。但他一个月总会来看我几次，嘘寒问暖，倒也体贴。如今这步田地，他能如此对待我，我已经满心感激，不敢再要求更多。他曾经提过，要我嫁给他。可我心里终是犹豫的。因为彼时我还没有见过梅村。

想了他太久，又看到他那满是深情的诗，不知道今时此刻的他是否已经勇敢了起来。若是如此，我却已经嫁作他人之妇，岂非遗憾。对于这一年的他，心里总还是抱着一些幻想的。而如今，这幻想也不可以说是完全破灭的了。梅村此番写这信问我，又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说不嫁陆延保，你便会娶我？

想到这里，不禁心里轻笑一声。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竟然还是如此天真，他只是那么一问，你也只是那么一听就好，又何必挂心。可是，他为了问这一句话，洋洋洒洒写了那么多，总归是认真的。可是正是从那封长信里，我看到了当年的他。

我问他："亦有意乎？"

他沉默了许久，说出了一长串的话来转移话题。

这与今日为了问一句话而写一封长信的他很像。你想问，见我面时为何不问，即使写信，也该堂堂正正问出来。迂迂回回拐弯抹角又是何必。

梅村啊梅村，你终是胆怯软弱如当年。也许说你胆怯软弱有失公允，于政治，于家庭，你有气节有远见。可是在爱情里，你终究是一个软弱的胆小鬼。需要真性情来作决定的时候，你总是顾忌得太多了。

其实我很想回信给他，说："我若是不嫁他，可以嫁你？"

殊不知，我总是怨他没有勇气，自己的勇气亦是不足够的。甚至不够潇洒，胸襟不够开阔。然而，女子总该是矜持的。太过勇往直前最后若是头破血流，连条退路也无，岂不最最难堪。

梅村，既然你我都不够勇敢，那么，我们便到这吧。

不甘心，是有的。遗憾，也是有的。

怨恨，是有的。希望，却早已经没有了。

我捧着那信又细细读了一遍，然后坐在书案之前，挑了最粗的一支毛笔，在铺开的宣纸上写了草得不能再草的四个大字——君待如何。

我在心中暗想，若是你看了那四个大字，碰巧看出了我心中所想，然后跑到这里来求婚于我，我定然不顾一切和你走。

可是我亦是没有等待，转眼写的第二封信便是给陆延保的。那给他的信也很短，告诉他我愿意嫁给他，并且希望尽快嫁给他。

我告诉自己你若是看了信来找我我便会和你走，可是我没有等你。只因为，我知道，你是不可能来找我的。一点点可能也无。所以，我干脆一刻也不去等你。

是旧日的失望在冰凉的日子里堆积了无数层，最后堆成了坚不可摧的绝望。

陆延保。我在那天晚膳后的闲暇里一遍一遍写他的名字。

那是即将成为我丈夫的人。他算不上英俊，可是眉目看起来总是教我舒服的。若是在我年轻时看他，定然是不愿瞧的。可是今日，渐渐明白什么是重要的，倒也觉得他模样生得并不赖。他年纪比我大五六岁，一张微圆的脸上是并不出众的五官。他的耳垂异乎寻常地厚，人们都说是富贵之人的象征。

而他，倒是极富贵的。他自祖上，便是鼎鼎有名的浙商，到了他这一代，即使赶上了朝代动荡，也没有像其他商人那样受到重创。初识我不到半月，到那秋千居拜访我之后，他就叫人为我新盖了这方雅居。他说，给人住过的房子即使再好，买过来也是有痕迹了。而我的心境已经如此倦怠，住一住新居也许是可以改善的。对我，他毫不吝啬。

为人处世，是他的强项。江南一代的官员，与他关系十分好，凡事都愿意与他方便。这一点，连在旁人看来与他关系并不密切的我都感受得到。每每到官家驿站，他们总是对我格外客气，又叫我代问陆老爷好。我与官场中的人并无深交，可是旁人对我的客气和恭敬，我总是懂得的。

与我相处时，他总是话很少。他说喜欢听我弹琴，说即使是一样的曲

子，听我弹和听别人弹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我笑着问他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因为别人弹的都不是卞玉京弹的。我听了吃吃地笑，他连夸人都不会夸。但是我明白，他说的那个不一样绝对不是像其他人那样的奉承。他说觉得不一样，就一定是觉得我弹的曲子特别。否则，他大可说别的话来恭维我，没有必要独独夸我的曲子弹得好。

曾经他来秋千居看我的时候，瞥见我的手，然后长叹一声，说你这里女眷这么少难为手也变得粗了。我笑说他嫌弃我弹琴的手不好看。他竟然很诚恳地说，确实是不好看的，为了不变得更加不好看，他已经为我想好了法子。

“什么法子？”我好奇地看着他。

“两个月前，我已经派人在苏州给你盖了一栋新宅子。”他微微笑道。

我心里一惊，两个月前，我才刚刚认识他，他就为我筑了宅子。但脸上还是保持着平静问他：“你盖宅子和我的手有什么关系？”

“卞姑娘，你看，你现在的秋千居虽然意趣非凡，可是总是有点小的，即使请来了侍女男丁也是没有地方住的。我为你盖的宅子，虽然算不上大，可也绝对是能够容得下侍候卞姑娘的人的。这人一多了起来，那些累手的活计自然不用卞姑娘亲自做，卞姑娘的手不就再也不必变得‘不好看’了？”他很认真地解释道。

我心里又是一惊，他的富贵和周到都是那样不动声色。

他于不经意间负担起我的全部家用，却从来不使我有寄人篱下的尴尬。我的日用开支，他统统去问柔柔，然后又会将银票直接交与柔柔。甚至，他会记下柔柔煮饭用的食材，遣人去购置了上好的食材，然后直接送来。

偶尔，我会有些不安。因为他实在是好得无可挑剔，而我却不知道自己身上究竟是何处吸引了他。若说是看上我的容貌，我纵使曾经艳惊四座，可如今终究是老了。以他的财力，想找年轻貌美的女子又怎么会难，何必驱车半日来常熟看我。若说是看上我的所谓才华，但他却从来都不像是耽溺于诗词的人。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在信中问他究竟喜欢我什么。他回信说，我喜欢你是卞玉京。我回问他难道是因为这个名字。他告诉我说就

是这样。

我自然明白他是说笑的，既然他不肯说，我便也不寻根究底地去问他。他如今尚能对我好一日算一日吧。

他与梅村的确大大不同，梅村最好看的部分都展露在外面。他俊俏的面庞，他深邃的眼神，他名声在外的诗才和气节。那些都是你只消看一眼便都能尽收眼底的好。所有的光鲜都摆在外面，你看一眼就会陷下去。而梅村的那些不好，那些怯懦和软弱，都是你要耐着心一层一层剥开他的外壳才能够看得到的。等到那时，你已经爱他爱得不可自拔，发现了也为时已晚。最后的最后，你即使选择委屈自己来接受你不曾意料到的那样一个他，他也是要远远避开你的。

而陆延保却不是。他所有的好都是那样内敛。陆延保这名字在江南并不响亮，响亮的只是陆氏商行的招牌，甚至没有几个人知道陆氏商行的东家就是陆延保。他家世也显赫得很，曾与皇室沾亲，所以也有与他熟稔的人唤他侯爷。他的相貌亦不出众，路上行人，相貌长得与他相似的，可抓出一大把来。甚至他说出的话，也不令人惊艳，可是你若细细品去，又觉得每一句话说得都精妙得很，丝毫不会刺痛任何人，反教你觉得舒服。他的衣衫也算不上一眼就能看出的华贵，只是上面的纹理精致得很，你看得久了才知道那价值几何。你与他在一起久了才会一点一点发现他的好来。

就是这样迥然不同的两个人，如今比较，谁都知道是哪一个更可爱。可是当年尚且年轻的我们，爱上的，偏偏都是第一种人。

然后我们在汩汩流过的岁月里幡然醒悟，然后在汩汩岁月流过之后，找一个属于第二类的人，安安静静过完余生。

也许你会说这样太过遗憾，可是你不知道，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轰轰烈烈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有过。

安安稳稳温柔岁月的归宿，你也有了。

这实在是一桩幸事。即使上帝让我国破家亡孤舟一介，即使老天让我杳无依托，可是他给了我一个陆延保，我已经满心感激。

第二节　一朵梨花作嫁衣

陆延保接到了信之后，便抽空驱车来苏州看我。

他来我处，从来无人通报。他也不会去问侍女们我在哪里，他只是径自去我可能出现的地方找我。他此番找到我时，我正在花园的池塘边，坐在一块石头上发呆。

“你，可是想好了？”我的身后响起他的声音。

“是。”我站起来，然后拾起刚刚垫在那大石头上的手帕。

“你为何总喜欢坐在石头上？那石头里的寒气侵入身子的感受可好？”他站在原地问我，眉宇间已微微有愠色。他以前曾见过我坐在石头上，那时他将我拉起，嘱咐我不要再坐在石头上。彼时我满口答应，说好好好。而我，却早已经忘了那事，直到此时，才想起来。

“自然是不好的。”我垂下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那下个月，便寻个吉日，你搬到我府上去吧。”他说罢，叹了一口气。

我道：“是。”

他话里的意思，我是懂得的。他娶我进门，就只是我进他陆家的门而已，并不会有什么婚礼。他愿意娶我，我明白。可是他家毕竟是浙商世家，家中老人怎么能接受一个青楼女子入家门还要大办婚宴呢？他妾室众多，我也是知道的。其实，婚宴或者地位，甚至名分，我都不在意。我所需要的，就是找一个安稳的地方，平平淡淡地过日子就好。

他叹气，是觉得对我不起。但以他的个性，又是不肯明明白白地说出抱歉二字。他不说，我就没有办法去告诉他，其实我是不介意的。我只能说是，然后用半带笑意的眼睛看着他，我只想告诉他，我嫁给他，尚是如

意的。

他接到我的信，便亲自赶来告诉我这个消息，而不是回信告诉我，已经是很郑重。我还能怎样奢求他。

岁月已经将我磨砺至此，一颦一笑都会在无意之中取悦别人。就好像此刻，明明心里是有巨大失落的，可是为着让陆延保不心烦，却还是笑着望他。

不知不觉，已经戴上假面。心中失落，可面上仍然是笑着的。

那一日，我没有再弹琴给他听。以往他每次来，我都要给他弹上那么三首五首他才肯罢休。而那一天，他竟然没有要我弹琴给他听。只是留在了这里用晚饭，晚饭时，我们都没有话说，只能低头兀自吃饭。吃过了饭，他便离开。

他离开，我竟偷偷松了一口气。

还没有入他的家门时，我便第一次感觉到了那种难以言说的压抑。

过门的日子定在下个月的初十。距离此时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没有婚宴，自然也就没有请帖。然而，我还是坐在书案之前写了一封信给如是。告诉她我已经要嫁给陆延保，日子就定在下个月初十。她接了信，便直接来苏州看望我。她仍然穿淡黄色衣裙，衬得她的面色很好看。初见了我，她便道："你可想好了？"

我明白她想说却没有说出的话——连个婚宴都没有，你便要嫁人了？

我沉默了半晌，决心为陆延保解释："他对我，是极好的。但他们家老人尚在，娶我这样的女子还要以周到之礼，他们怕是不能应允的。都已经到了这步，何必在乎那些虚礼。只要他能待我好，我能安然度日，便是极好的。"

"你想好了便好。这消息，我已经去信告诉了吴梅村，只是今天出来时还没有接到他的回信。"如是紧紧握住我的手道。

我其实是想写信给吴梅村告诉他这一消息的，可是我写给他那四个大字，他也没有任何反应，倒让我不想再写信给他。况且，他和钱谦益交往

频繁，我写信告诉如是，如是自然会把这消息告诉他。况且，就算是如是没有把这消息告诉他，这消息也是迟早要传开，传到他耳朵里的，我告诉他，实在是多此一举。

如是望着我，眼神复杂。我知道，她是可惜我和吴梅村。我们之前的迂回曲折，她都知道。她知道我深爱吴梅村，也知道梅村对我有一番深情。可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不是我愿意等就会有结果的。更何况，我并不是没有等。我已经等了他五年，我最美丽的五年，我最需要找个依靠却坚持着没有找的五年。有些事，不管你等多久，都是没有结果的。

“这样通知性质的信，只怕是不需要回的吧。”我暗示如是，我已经对他死心了。

“妹妹，我为你带了玫瑰糕来，你快尝一尝。”她转移了话题，她身边的侍女将提盒放在桌子上，然后打开了盒盖。玫瑰的香气扑鼻而来，映入眼帘的是粉红色的糕点，每一块都只有拇指般大小，里面还俨然看得见呈丝状的玫瑰花瓣。

“好香。”我感叹道。随即拿了盘子正中的一块送入口中。

“味道怎么样？”如是用期待的眼神望我。

“嗯。很清香。”我道，“实在是回味无穷。”

她宛然一笑：“妹妹爱吃便好。”

随后她又询问了我一些我到陆家的安排，我一一作答。我又反问她与钱谦益生活得如何。她答得很诚恳，她说钱谦益对她是很好的，他们二人诗情画意里恩爱如初，可钱谦益的妻母并不喜爱她。但她仍然带笑，说有得必有失，从来不敢奢望所有的人都对自己好。天色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暗了下来，我送她到门口，她握着我的手，嘱咐道：“侯门深似海，你嫁过去，一定要步步留意，时时小心。”

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玩味这句话。侯门深似海，我怎会不知。可是我若是只图安生度日，不去与他们争那荣华富贵，自然是谁也不会不利于我的吧。倒是柔柔没有听懂如是这句话，问我道：“那陆老爷对小姐那么

好，听柳姑娘这话倒好像姑娘嫁过去是下火海了。”我听了她这话顿觉无奈，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她，只能一笑而过。

对前路的艰难，悲观的我总是能够估量得到的，可这一次，却把前路的艰难估量得太过简单。

虽然没有婚礼，可是喜服总是有的。

许久许久之前，久到我还只有十四五岁的时候。我曾经幻想过自己嫁人的日子。亦幻想过自己穿喜服的样子。可是觉得市面上卖的，裁缝缝的，都没有什么新意。那时候，我决心要自己为自己缝嫁人时候穿的喜服。还决定学会了之后，等到小敏成亲的时候，也替她缝一套。这样，我们姐妹俩就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新娘。那时候，我还特意求秦氏让我去学裁缝活。她问我要做什么，我说跳舞的衣服要自己做才觉得合身，跳出来的舞才与众不同。她流露出赞许的眼神，找了两个极好的裁缝来教我。当年我学得很认真，只两个星期就已经能够自己缝衣服出来，连那两个裁缝都惊叹于我学习进度之快。从那以后，我跳舞的衣服几乎都是自己缝制的。只是，我还没有胆量去用成匹的红纱为自己缝一件嫁衣。

这个想法我几乎已经要忘记了，可是今天又想起。才恍然发现，距离自己成亲的日子，已经不到十天了。也罢也罢，穿什么也都是无所谓的，随便去买一套喜服便是了。随即我唤柔柔进来，遣她去随意购置一套喜服。

“可是陆老爷已经送了三套来，说叫你挑选一套自己喜欢的。”她讶异我竟然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你随便替我选一套样式简单的吧。”我随口道。

“是。”柔柔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

我有些恍惚。如今，对待自己的喜服，竟然如此随意。虽然没有婚礼，可是喜服一生大概是只能穿一次了。我竟然让自己的侍女去在轻易就可买到的喜服里面挑。是什么时候，那个想要自己做喜服的自己就那样死去了？

曾经，也想过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即使身为卖笑女可是仍然觉得凭

借自己的坚持能够战胜身份带来的卑微。曾经，最最讨厌那些自甘平庸，庸碌在人潮里的人。

而如今，我就要成为凑合着度过余生的人了，那是我曾经最讨厌的人。

不，我不能这样。

“柔柔。”我叫住她，“你去帮我买各样红布，多买几匹。另外，买一些穿珠了的珍珠。其次，还要红色的轻纱，质地越轻越好。另外，还要暗红色和月白色的线。还有，派人给我烧一朵白瓷的梨花，要拳头大小，花瓣要薄。”其实，我脑海中早已经有自己嫁衣的雏形，那是埋藏了太久的印象。

“小姐，你买这些做什么？”她眼中满是疑惑。

“我要自己缝喜服。”我平静却坚定地回答道。

也许是她看到了我神色里的严肃和坚定，她没有再多问，转身走了出去。

虽然，嫁的不是想嫁的那个人。虽然，嫁人的时候没有请帖遍布四海，甚至连一席婚宴都没有。可是，在我还能以人力改变的范围内，我要让它尽量是我想要的样子。

柔柔第二天便将我要的东西一一备好。我在卧房搭了一架长长的案子，把布料整张铺在上面。然后用石子画出布片的轮廓，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裁开。再一针一线将它们缝合起来。柔柔常常在我身边看我，让我将大致的样子告诉她，然后她替我缝。其实把那些布片缝起来并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柔柔也可以做得很好。可是我还是希望这件嫁衣一针一线都是出自我自己的手，所以即使整日都扑在缝衣服这件事情上，我也并没有让任何人来帮我的忙。

那朵白瓷制的梨花，我是想缀在腰带上，束在腰间的。可是我把它固定在腰带上再上身，那梨花却整个垂了下去。我把针脚加密，却仍然是一样的结果。

这件嫁衣整体都是简简单单的样式，腰间的梨花是我设想中唯一也是

最最特别的亮点。我不能放弃它。

可是我不管是加密针脚还是加厚腰带，结果都是一样，那梨花花瓣丰饶的一端默默垂下。看起来丝毫不像一朵梨花，倒像是一个诡异的麦穗。

坐在长案旁发呆，已经有那么多不如意，这件嫁衣，无论如何都要如意。

我百思不得其解，坐在房间里，只觉得头疼。于是便拉着柔柔去花园里漫步。花园里的芍药花开得正好。芍药花也很重，花茎那样细，但那芍药花却丝毫不会下垂。我走近那花，瞬间恍然，原来是因为花萼的缘故。那花萼是连着花茎的，所以托着整朵花的其实是花萼。

我立即取了几枚金属片和纽扣，给那月白色瓷质梨花做了一个花托。然后再将花托固定在腰带上。它果然不再垂下来了。

我迫不及待地穿上它。宽阔衣袖，被腰带紧紧收束的细腰下面绽放出花瓣一样的裙摆。领口开得恰到好处。这嫁衣全身没有一颗扣子，几乎全靠中间的一条腰带来固定。然而它也不显得松松垮垮，反而显得腰身纤细，并且把全身焦点带到腰间。腰间一朵月白色梨花在一片红色中格外显眼。裙摆我缝了有十二层，就宛如一朵繁盛的花瓣反向绽开。我静静地站在镜子前，这一刻的自己，似乎回到了少女时代。

于是，我终于有了一件如意的嫁衣。

镜子里，是微微上扬的嘴角。

第三节　梨花泣血无人知

终于，初十。

我穿着自己缝制的嫁衣，蒙着红色的盖头，在柔柔的搀扶下走进了停在门口的轿子里。那轿子是陆延保准备的。我并没有看过是什么样子的。如今蒙着盖头，更加不可能看见。然而我猜得到，那必定不是寻常娶人进门的花轿。说了没有婚宴，自然是不会招摇过市地铺张。所幸，我坐在那轿子里，是异乎寻常的宽敞。我还可以安慰自己说，嫁人这天，坐的终究不是平日里坐的那种轿子。

没有喜宴，轿子是径直将我送到了我未来的卧房。能够听见有人为我打开了门，然后我扶着柔柔的手跨过那门的门槛。

她扶着我到床边，然后我坐下，她便退了下去。房间里没有任何声音。

不知道坐了多久，我终于听到了开门的声音。他缓缓走到床边，坐在我身侧，然后掀起了我的盖头。他只是静静地望着我，没有说话。此时此刻，我竟然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玉京，委屈你了。”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我不得不对自己诚实，此情此景，我当真觉得委屈。一直以来，我在不停告诉自己，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能得如今的归宿已经是极好的了。什么婚宴，什么排场，都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如今安静地坐在床边，心底是无尽的萧索。可能，只因为嫁的不是自己所爱的人，所以觉得其他一切才那么重要。

可是我还是挤出笑，轻轻抱住了陆延保：“无妨。我并不委屈。”言语间，我的眼泪留了下来。陆延保的下巴轻轻抵在我头上，而我伏在他的

怀里。他看不见我哭，我也看不见他的表情。

那一刻我感受到他的累，可也无比的心安。就好像是一艘小船航行了万里终于靠岸，有旅途中劳顿的累，也有靠岸不必漂泊的安心。

在静默中过了好久，陆延保喃喃道："玉京你知道吗，你现在很美。"

红妆华服，如何能不美。我很想告诉他，这嫁衣是我自己缝的，我是穿着自己缝的嫁衣嫁给他的。可是我终究没有说。因为这嫁衣明显不同于他送来的那三套喜服，而他竟然没有问。你不想知道的话，我自然也不会多嘴。

他目光中跳动着鲜红的火焰，捧过我的脸吻我。他的嘴唇是热的，带着些许温润也带着强势的侵袭。正拥着我的右手绕到腰后解开了我的腰带。那腰带一松，整件衣服都散了开来，透着一种凌乱的美感。他顺势扯下我的衣服，丢到床边。我余光望见那散落开来的嫁衣，仿佛看见了一朵被鲜血染红的梨花。她长了太多太多的花瓣，可还是一瓣一瓣被鲜血浸红。

那个瞬间，我觉得更累了。可是陆延保的吻如同雨点一般落在我的身上。那感觉是舒服的，可我却实在心不在焉。我仍然努力回应着他，就像所有疲惫的妻子都会回应自己的丈夫那样。此刻的陆延保并没有注意到我情绪的变化，他只是尽情享受着此刻的浓香软玉。我紧闭双目，抑制住想流泪的冲动。

大喜之日，为什么想哭。我不得而知。

第二日，依礼数，我应当去给长辈们敬茶。

柔柔早早便唤我起床，为我梳妆打扮。她身后还跟着另一个女孩子，说是陆延保为我找的侍女。他倒是周到，知道我和柔柔对这陆府的情况全不了解。那侍女唤作小碧，年龄看起来比柔柔小许多，脸上仍然带着稚气。我没有过多问她的情况。

陆延保已经为我备好一身孔雀蓝的衣服，典雅端庄，很是适合这种场合。柔柔为我盘起高高的发髻，笑着称赞我美。

然而，当我带了几名侍女到了老夫人门口，她却大门紧闭。我回头去

问陆府的侍女，老夫人这个时间可还是没有起床。她告诉我老夫人平日里是比太太小姐们起得还早的，不知今日为什么没有起。我已然猜到老夫人不会很待见我，却没有想到她连我的面都不愿见。

然而此刻离开也是万万不可的。我亲自端着茶，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她依然大门紧闭。终于见到老夫人的贴身侍女，我让她转告老夫人我来给她请安敬茶。那姑娘说好。我继续站在门口等回信，然而等了很久，仍然不见她出来。

“她怎地这样慢？”柔柔终于不耐烦了，小声抱怨道。

“柔柔，不要多话。”我急忙对她说。如今寄人篱下，已经是遭到了人家的厌恶，又怎么能再说这样的话去与人话柄。

“是。”柔柔马上意识到自己那话是不合礼数的，神情像是犯了错的孩子，急忙住口。

我继续站着，日光渐渐强烈起来。老夫人房门口没有树木可以遮阳，此刻太阳正好晒在我们站着的地方，我们已经从早上等到了正午。终于，那老夫人的贴身侍女出来，用轻蔑的语气道：“老夫人今日身体不舒服，你们走吧。”

一个侍女态度竟也如此轻慢，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然而我仍然盈盈一笑，道：“那劳烦姑娘替我们转告，愿老夫人早日康复。”言罢，我对着老夫人的房门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然后转身离开。

我离开的时候，老夫人贴身侍女的脸上写满惊讶。也许，她以为我会缠着她问老夫人为何不见我吧。没有想到我的态度这样好。

无论你如何待我，该尽的礼数我都会做到。

回到房间，柔柔倒是先耐不住性子了，皱着眉道：“小姐你的脾气怎那样好？她一个丫头也敢趾高气扬？”

“柔柔，此番我们是寄人篱下。况且这府中，当家的是陆夫人，说话有分量的是老夫人，你我二人可以说是一点地位也没有。此刻若是低眉顺眼可以换来安稳度日，也是再好不过了。”我诚恳地向柔柔讲明当前境况。

“可是，陆老爷对你总是疼惜的。”柔柔道。

疼惜。他的确疼惜我。可一方面是母亲，一方面是我，他总不会为了我去忤逆母亲。况且，这疼惜还算不上是爱吧。

曾经我以为吴梅村爱我，可以为我不理世俗压力。可是我错了。今日的我，自然懂得拿捏尺度。

默然间，叹了一口气，没有去回应柔柔的话。

敬茶的事情我自始至终也没有对陆延保说。一来是因为不想让他为此烦恼。二来是因为，即使对他说了，他又能怎样呢。所以，说是没有用的。有一些委屈，是注定要咽进肚子里去的。

陆延保每隔两天会来看我一次，虽然每个月见他的次数比在苏州时候多了许多，可是说的话却少了很多。于我，是有了太多的委屈太多的忌讳，唯恐说得多了随口冒出不好的话。于他，想必是觉得我就在家里随时都可说话倒没有话好说了吧。我们喝茶，我弹琴给他听。我们偶尔下棋，可是他实在不是我的对手，下了几次便作罢。

整日在房间里读佛经，当年读来乏味的佛经如今竟然觉得那样有意思。

一切皆是空，与我的想法那样契合。

老夫人的不待见，也是可以理解。她只是拒绝见我，又没有到我这一隅宅院里来为难我。我又何必对陆延保多嘴，我又何必放在心上徒增烦恼。

日子久了，也觉得无聊。便与柔柔到花园里逛。

花园里种着许多淡色的牡丹，是淡淡的粉色。丝毫不带那种繁盛的张扬。这种颜色的牡丹，我倒是第一次见。

我正好奇地看着那些牡丹花，小碧忽然轻轻扯了扯我的衣袖。我直起腰来，只见面前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仪态雍容，正神色严肃地看着我。我回头望了小碧一眼，她在我耳畔小声道：“这便是陆夫人。”

我向着那女人行了一个礼，然后道：“见过陆夫人。”

“你是谁？”她依然面无表情。

“我叫卞玉京。”我道。

“哦，就是你。”她用很小的声音说出这句话，像是自言自语，然后拂袖而去。她身后的侍女望了我一眼，然后轻笑一声。

我怔在原地。心里是说不出的感受，没有谩骂没有侮辱，可是还是觉得自己被活生生地踩了一脚。可是我是那样无力，除了躲开，我没有任何办法。长久以来，经历过流离颠沛，挨过饿，受过冷，可是都没有今日这般难受过。

一直孤傲地活着，而今日，不得不对着轻蔑自己的人行礼。

这就是我要的归宿吗？

第四节　离君皈依诵佛经

冷落萧索，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只有一件事是我始料未及的，这陆延保与清廷，是有依托关系的。那日我正在为他更衣，他更完衣便要直接出门见客。他的侍从将一册书递给他。我好奇地问他那是什么书，他淡淡笑着说并不是书。我没有继续问下去，却瞥见了那书的内容。那书里记载的，都是江南官员的喜好。

从前我总以为，他家的生意能够在乱世中保全得这样好是因为他的睿智，是因为他的为人处世方面的圆滑。如今才知道，原来他和大部分卖主求荣的人一样，是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去阿谀奉承清廷的人。自古以来官商相护钱权交易已经是常事，我竟没有想到陆延保财运亨通的原因，竟然还天真地相信这一切只是因为他足够聪明。

曾经，也有过清廷的官吏来家里拜访，我只当那是他们不请自来，陆延保也没有办法闭门谢客。如今才明白，是自己为陆延保找了太多借口。如此简单的道理，我竟然今天才明白过来，真是愚蠢。

我竟然嫁给了清廷的走狗。一瞬间，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开始越来越少出门，避免碰见其他人。

整日整日在房间里看佛经，用小楷字抄了一张又一张。陆延保依然隔三差五地来看我，可是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

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说：“延保，你说我们这样生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沉默了很久，似乎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问题，可是他在沉默过后认真地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意义，但我此番所做，都是希望这样

的生活可以维持下去或者过得更好。”

他的回答很诚恳，很认真。然而，我还是继续问了下去：“难道就没有一种东西，是你即使过得差一点，也要保全住的？”

“玉京，你想说什么，大可直说。”他早已经意识到我是有话想说。

“说到底，我们还是汉人。”我轻轻说。

话都说得这么明了，他当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许久不说话，良久，终于说：“可是我们也改变不了什么。”

他并没有装糊涂，也没有回避我的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回答我。

是，我们是改变不了什么，可是也没有必要让朝代更迭改变忠君爱国的我们自己。可是这些话，我无法去对他说。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对他说这番话，如今我是他的妾，吃穿用度皆是来自他与清廷相护来的钱财。

之后，我们沉默无言地用晚饭，然后他悄然离去。

那次之后，他并没有减少来看我的次数。甚至，还总是送我一些小玩意想教我开心一些。

然而，我整日看佛经，渐渐觉得说什么做什么都没有益处。而陆延保，我觉得他看得出我的憔悴来。他母亲他妻子对我的不满，他应当在娶我过门的时候就知道。我得到他回答后突然就沉默下来的失望，他也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此刻究竟因何而憔悴，他是知道的。可是他亦什么都没有做。

他什么都没有做，可是我不怪他。我甚至仍然对他心怀感激。只因为我都已经憔悴至此，甚至不能为他弹琴，亦不能陪他说话取悦于他，他还是隔三两天便来看我一次。我不说话，他便也陪我沉默。偶尔他看我心情好的时候，还会讲些外面的事情给我听，还会在话里避开与官吏交往的一切。即使我听得心不在焉，他也毫不介意。至少，他还能记住我爱吃的东西是桂花糕，每次来都会嘱咐厨房给我做。

虽然感激，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这样的日子无趣，并且附带痛苦。即使什么都可以看成空空，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唯独我的心还是汉人的心，唯独我的耳还是听闻过清廷残暴的耳，唯独我的身还是经历过逃亡

苦楚的身。

而陆延保，他只是喜欢我，不是爱我。他没有必要为了我的仇清而改变他自己“过得一天比一天好”的生活。这些，我也都清清楚楚。无论我对他怎样冷淡，他纵然可以哄我，却决不会为了我改变他自己。

那个晚上，梦见梅村。梦见他乔装成扫地的人来到陆府，然后趁着没有人偷偷跑进我的房间。他紧紧拉着我的手，对我说：“玉京，跟我走。”在梦里，那一刻我的惊喜显得那样真实。我与他十指相扣，对他笑，然后坚定地说：“好，我和你走。”然后我就随着他走。

可是刚刚与他一同迈出房间的门槛，梦便醒了。

有时候我想，我对梅村终究有些不公平。今日这陆延保看着我一天天因为他母亲妻子憔悴至此，却还是不动声色。然而我非但不怨恨他反而感激他。而梅村，不过是当年装了一次糊涂。事后给我写了那么多信，又向如是反复打探我的消息，也可以看出他对我的情来。可是，我心里就是怨恨他。

他只做错了一件事，可是我每次想起都会失望一次，每失望一次就离绝望更近了那么一点点。

也正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心中所有的期望都只有你能实现。你做不到，才会那么那么失望。那么那么失望，才会那么那么恨你。

即将入冬了，陆延保来看我，还带了个医生来看我旧日腿疾是否有复发的可能。

终于，那医生替我看完，说并无大碍就退了出去。我握住陆延保的手，定定地看着他说：“延保，我想出家。”

“你说什么？”陆延保知道我一直在刻意疏远他，却显然没有料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整日都在读佛经，你是知道的。我认同释家的说法，一切都是空的，没有意义的。所以，我想出家。”我平静地向他解释，告诉他我是认真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不行。”

我侧了侧头，习惯性地问他：“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出家？”他说出这句话，不等我回答便转身离开。

终于，他的耐心也早晚有要耗尽的一天。

我轻轻叹了一口气，又静静在房里抄佛经。

他不允，这是我早就料到的。我们成亲才不到一年，我在此刻对陆延保说我要出家他肯定是难以接受的。况且，虽然他府中的人对我都不友善，但是他自己对我却是极为照顾的。即使是屈就于清廷之下，也不过是因为他的信仰与我不同而已。只是我容不得这样的关系，而不是说这样的关系有什么错。我如今说出这样的话来，的确有些伤他的心。

可是，我又不得不说。

我自知已经伤了他，遂下笔写信给他，道明其中原委。然而他母亲以及妻子对我的态度我始终没有对他说，那是自己想起都觉得耻辱委屈的事情，又怎么可以对他说。至于那真正触及了我底线的事情，我也没有说。他整个家业，几代人心血，岂能因为我一个人仇清而冒险。我只是向他叙述，我过得不快乐。当然，这种不快乐并不是他造成的。只是因为那几册佛经已经让我了悟，此刻只觉得皈依才是有意义的。继续逗留此处，只觉得内心焦灼。

那信我是遣柔柔给他送去的，此后一连几天，他都没有来。

其间他有一次来我处找我，可是彼时我正在别处取东西。听小碧说，他坐着等了一小会儿，见我依然没有回来就离开了。

我又遣柔柔去问他是否有什么要紧事，又解释彼时我正在厨子那里取一些红枣。柔柔回来告诉我，陆延保说没有什么要紧事。

细细想想，陆延保已经有一个月有余没有来看我了。这种不见，其实是他与我之间的博弈。他足够聪明，他知道，如果自己再来看我，我势必还是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向他表达我要出家的意愿。而他，早早便觉得有愧于我，唯恐一不小心便答应了我。又或者，他只是想让我一个人想清楚，

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

他不来看我，起初我是有些不习惯的，可是后来，也觉得无所谓了。整日抄抄佛经，看看花草倒也能度日。

彼时我正倚在门边失神，柔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用很郑重却透着些惊慌的表情对我说："小姐，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我缓过神来。

"我，我有喜了。"她嗫嚅着道。

"什么？"我一惊。

"是那日，小姐遣我送信给陆老爷。那天，天色是有些晚了的。我送信去的时候，陆老爷正在书房，只有他一个人。我进去的时候，他身上一身酒气。我说是小姐让我送信来的。他叫我进来。我就走了进去，然后把信放在了他的书案上。正打算告退，他就把我扯了过去。"柔柔用很小的声音说明了一切。

我沉默了。其实这在大户人家根本算不得什么事，我和柔柔都明白这一点。柔柔本不必如此紧张。可是这陆延保一连一个月都没有来，柔柔心里慌了也是应该。

"你确定是有喜了？"出于谨慎，我又问了她一遍。

"月事已经一个半月不曾有了。"她垂下头道，"小姐，我当时不是有意瞒着你的。只是……"

"我懂。"我打断了她，"这种事，总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

"我当时以为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小姐当时事情还那样多，我实在是不敢和小姐说，给小姐添乱。可是如今竟然有喜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已经略带哭腔。

"你可愿跟了陆延保做妾？"我问她。

"做妾？我一个丫鬟，怎么敢想。"她的眼泪已经流了出来。

"我只问你愿不愿意？"我甚是平静。

"自然愿意。"她面颊竟然泛起两丝绯红。原来，这柔柔竟然是在心

里暗暗存了对陆延保的好感。

“那便好，你不用担心了。”我语气里仍然是波澜不惊。

第二日，我便主动去找了陆延保。

他很是吃惊，问我道：“玉京，你可是不再想了？”

“我是为了柔柔的事。”我举重若轻地答道。

“柔柔？”他很惊讶。

“是。她有喜了。”我抬起头，望着他的眼睛。

“我会处理的。”他一脸淡然。

“你要怎么处理？”我问。

“给她遣散费，并且让她在陆家把孩子生下来。”他答。

我沉默了。我知道此刻说话也没有意义，他只会觉得我要求得太多了。所以，我唯有沉默，倘若他愿意低下头来，也自然会答应我的要求。

终于，他还是先开了口：“那你想让我怎么处理？”

“纳她为妾。顶替我的位置。”我顿了一两秒说出了我的想法。

“你就真那么决绝地想出家？”他的语气已经不复平静，此刻充满了不解，“在陆家的日子不好吗？我们安安心心在一起，你若是有了子嗣，她们也会渐渐接受你。毕竟，有陆家的骨肉。”

其实陆延保说的我并不是没有想过。此刻她们可以排斥我，但日后，她们却决不会像排斥我一样排斥我的孩子。只要我的孩子足够优秀可爱，她们连我也会一同接纳。可是，这些对我都不重要。她们接受我与否，我是否能有一个孩子，这些对我都不重要。

一切，皆是空。

然而，我依然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握住陆延保的手，诚恳地望着他。我想，他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好吧，玉京，你容我考虑考虑。”他说罢便松开了我的手，一个人黯然走出了屋子。

过了些时日，他终于同意。

他替我找了一道观，唤作牧云观。这名字我是极为喜欢的。他告诉我，那道观附近有很多与他有关系的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对他们说。我一一点头说是。他又说，去了若还是觉得不快乐，想回来是随时可以回来的。我听了他这话一愣，我还如何回得来呢，当时进门已经是十分不易，若是还要再回来，不知道要有多艰难，要遭受多少白眼。我当时只是目光发直地望着他。他也突然发觉这话说得很不现实，又补充道，若是觉得受了委屈，总还是可以告诉他的。我浅浅笑着说好。

临行那日，柔柔替我收拾好行囊。我穿了旧日道袍在身上，陆延保笑着说好像他刚认识时候的我。我对着铜镜，也觉得像。只不过那时候着道袍是为了逃避，而今日着道袍是真心想要皈依。

陆延保原说亲自为我送行。可是我离开这天，他并没有出现。柔柔跟我说，他是临时有事情要去南京跑一趟，那事情很急，实在是推托不开。我笑着说无妨。其实怎么可能是因为有事。他说要亲自送我去牧云观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根本不可能。世界上有哪个人会亲自送自己的女人去道观？更何况他还是江南有头有脸的人物。然而当初他为什么又要说能来送我。也许是内疚吧，当初是他要娶我进门。然而我答应之后，迎接我的就只有轻蔑和痛苦。他定然是内疚的。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他。能够让我全身而退，我也只有感激。

马车一路颠簸，却是极快的。柔柔在门口紧紧握着我的手。我回头去抱住她。她的身体那么温暖，我一时竟有些舍不得离开。可是我还是放开了她，对着她轻轻微笑。然后接过她手里的包袱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牧云观的大门。

从此，读经烧香，乐得清静。

我想回头去看那马车，去看柔柔转身离去的背影。

可我，还是没有回头。

第七章

长斋绣佛，血书法华，天悲天喜天牵挂

可惜香红。又一番骤雨，几阵狂风。霎时留不住，便该来和夕，飞过帘栊。离愁未了，酒病相仍，便堪此恨中。片片随、流水斜阳去，各自西东。

又还是、九十春光，误双飞蛱蝶，并采游蜂。人生能几许，细算来何物，得似悠悠。沈腰暗减，潘鬓先秋，寸心不易供。望暮云、千里沉沉障翠峰。

第一节　不料平静兼清冷

这一年，是顺治十年，也就是公元 1653 年年初。

独自背着包袱跨过了牧云观大门前那道高高的门槛，觉得如释重负。

这牧云观地处苏州远郊，与我以前居住的白门馆地理位置差不多。只不过，如今再也寻不到白门馆的痕迹。只怕，在那些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它早已经被一把火烧掉。有的地方，的确是你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去的。因为，它并不会在原地等你。

刚一进大门，便看见一棵参天的古树，树干之粗怕是两个我都不能将其合抱。它就立在一进门的位置上，粗壮得就像是一堵屏风。我没有研究过风水学，所以也不懂得大门正中长着一棵百年古树到底意味着什么。初进观的时候，我也只是觉得奇怪而已。观里甚是宽敞，花草极少，地上铺的尽是石板，倒教花草无处生长。主院旁边延伸出三个侧院，只怕是侧院之侧还有院。然而此刻的我并没有机会去看，我径直走到了主院的一间最大的房门前。那门是紧闭的，门口站了一个看起来年纪很小的道姑。

“可否劳烦替我通报一声，说卞玉京求见。”我走到她面前说。

她并没有说话，叩门三声，然后推门走到那大堂内。

过后，她走了出来，说：“你进去吧。”

我冲着她轻轻点头，然后走到了大堂里。那大堂里空旷得很，一尊佛像处在朝南的位置，下面是排列整齐的三个蒲团。两侧亦是整整齐齐的两排椅子。住持师太就坐在右侧一排椅子的正中。她正注视着我。

我连忙行了一个礼，道：“见过住持师太。”

“你先在观里习惯一下生活，贫尼须知你是否虔诚、是否真正想皈依，

才可为你行皈依之礼。若是通不过考验，观里也是无法收下你的。”她正色道。

“不知要经受什么考验？”我问。

“无非是劳作，诵经，还有看你个人的感悟。你不必太过担心，即使通不过考验，我们也不会赶你出去，也还是会等到你寻到去处才让你离去。”她脸上严肃的神色和缓了一些。

“好，弟子定将尽力而为之。”我又行一礼。

言罢，住持师太便叫我退下。我便走出了那大堂。

门口的小道姑对我说：“来，我带你去你的住处。”

我点头道：“好，有劳了。”

她便转身走向右侧的一个院落，步子很小，可是步速很快。我忽然想起还没有问她的名字，便道：“不知您如何称呼？”

“我号悟空。”她头也不回地答。

“悟空，这岂非是与《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同号？”我打趣道。

“什么是《西游记》？什么又是齐天大圣？”她好奇地转过头来。

我一惊，即使是没有读过《西游记》也应当听说过吧，这道姑竟然连《西游记》是什么都不知道。此刻她停下了步子，正好奇地看着我，我只好解释道：“《西游记》是一本小说，民间流传很广，以前还被禁过。齐天大圣是故事里的一个主角。”

“哦。”她显得还是一头雾水，不过继续为我引路。

很快，她便在一排一层的屋子边停了下来，道：“你行皈依礼之前都住在这里，这里只住你一个人。但是皈依之后，你就要搬到那边去和大家一起住了。”

“那我每天都要做什么活计？”我认真地问道。

“倒也不需要太多，第一个七天你只需要把房间里的佛经都看一遍。然后这间房间，还有这个小院子打扫干净。你若是喝水可以提着壶去隔壁院打。吃饭的时候，去主院北侧最大的那个房间，到时候她们会给你安排固定的座位。”她道。

其实隔壁有两个院，究竟是哪个，悟空并没有说清楚。不过看她一脸稚气，我也没有多说，到时候一问便知，便对她说："知道了。谢谢悟空了。"

她抿着嘴说了句"不用谢"之后便转身离开了。

我提着水桶去隔壁院打了水，又寻了块干净的抹布，开始擦房间里厚厚的灰尘。那桌子上的灰厚厚一层，几乎刚擦了一下，整块抹布就被沾满了灰尘，要去洗干净了才能擦第二下。然而我却并不心烦，我喜欢看我的抹布抹过留下的痕迹。灰尘被擦掉，留下桌子的本来面目。

只一间小小的屋子，我竟然清扫了整整一天。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我连忙放下抹布，去悟空说的院子里就餐。我去的时候，大家已经就座了。住持师太见我去得迟了，面色很不好看，道："见你是第一次，且原谅你，若是下一次，这饭你是吃不得的了。"

我道："弟子实在不是有意的，多谢师太。"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这里的晚饭并不好吃，小白菜汤和馒头，外加咸菜，一点油水也没有。就连汤也一点味道都没有，就如同白水一般。

也罢也罢，能填饱肚子就好。已经出了家，有味无味，又有何区别。

吃过晚饭，我又拿起扫帚将那院子里清扫了一番。也不知扫了多久才扫干净，扫完后筋疲力尽，匆匆洗漱了便回到房间里睡下。

冬季的湿冷还没有过去，幸亏柔柔早就派人给我带了被子和褥子来。把它们铺在那凉得像冰一样的床上，倒也还好。第一夜，我睡得很实。也许是因为太累了，也许是因为刚刚换到新环境里，尚无暇感受新生活的诸多不适。

那时是一月，空气中尚弥漫着南方独有的湿冷。第二个夜晚，我的膝盖便有隐隐的疼痛。所幸，那疼痛并不强烈，若有若无。纵然难以入眠，可那疼痛"若无"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勉强睡去。也许，这要感谢白日里已算得上繁重的体力活，让我已然累得无暇去想太多。

我入观不到半个月，柔柔便来牧云观看我。她来的时候，只带着小碧

在身边，此刻小碧已经是她的婢女了。她坐在我的房间里，四下打量了一下，然后用不忍的眼神看着我，道："小姐，你过得可还好？"

"这道观里的日子，清静得很，比起以前的日子，自然是好多了。"我莞尔，"你怎地这样快便来看我，你过得可好？陆夫人可有为难你？"

"她们自然是不喜欢我的，但过多为难倒也没有。毕竟，还有孩子。"她说着抚了抚自己的肚子，此刻还看不出隆起的迹象，"小姐，你在这里，也没有人照顾，要做的活是不是很多？"

"哪里有什么活可做，无非是在这里看看佛经。"我脸上仍然挂着笑容。

"那就好。"她握住我的手，"其实我来看你，是给你送信的。小姐的朋友还不知道小姐已经搬了出去，还将信送到陆府去呢。"她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封信。

我拿过信，单凭信封上那几个字并看不出是谁写的。

"小姐，这提盒里是我亲手做的桂花糕。你且收着，天色晚了，我和小碧先回去。过些日子再来看你，若是有什么需要，也可写信告诉我。"她让小碧把提盒放在桌子上。

"好。"我把信也放在桌子上，然后一路送她们到牧云观的大门。

回到房间，我轻轻打开了信封。我看信，常常有先看落款的习惯。那信竟然是李香君写来的。怪不得认不出她的字迹来了，已经有几年没有再通过信。

当年秦淮卖笑时，与我交情最好者当是如是。其次，便是李香君了吧。我仍然记得起我与她相交最深的时候。已经记不清楚是几年之前的事情了，只记得那时候我尚住在白门馆。当时收到她的信，询问我可否前来拜访。我马上回信说万分欢迎。刚送出回信不到五天，她便来了白门馆。她来的时候，背着包袱，只随身带着她的一名贴身丫鬟，连马车都是在路边雇的。她神色里亦是深深透着不安。她并没有告诉我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只说要我收留她几日可好。我说当然好。

当时，她与侯方域的事情，我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并没有多问。她在白门馆待了半月有余。然而我们并没有过多谈及自己的爱情，反而如男子

一般谈自己的抱负。她说只想安心写诗，不理其他。而我说起自己的理想，却是长长的沉默。当初在秦淮河畔初与她相识，便隐隐能感觉出她身上的侠骨，虽然身为卖笑女，可是在她身上看见的是男儿才有的坚毅。她的原则，始终不容触碰。委曲求全这样的字眼永远与她沾不上边。虽然我们算不上亲近，可是都能明显感受到对彼此的好感。

她离开的时候，我心里是满满的不舍。可是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对她说了一声珍重。她离开后一连几天，我都有点不习惯。似是失落，可又说不上是失落。只是，每天陪你下棋，谈点不涉及爱情的心事的那个人忽然不在了而已。日子一如从前，也还是那样过。她离开后，我们是通过几次信的。再后来，乱世飘零，也就没了联系。而今日，她竟然又寄了信给我。

我迫不及待去看信的内容。信中说，她被侯方域的父亲赶出了侯家，如今正住在离城十五里的侯家柴草园——一处名为打鸡园的院落。她今已怀有身孕，但侯家的人丝毫不为之所动。只说自己很孤独，又怕再不写给我就没有力气写给我了。她在信里没有说很多。可是，我读出了她的绝望和无助。有些话，是没有办法在信里讲给旁人听的。

第二日天一亮，我便去住持师太处向她请假，实话实说要去看望曾经的挚友。她犹豫了一下，可是还是让我去了。我向她道谢，然后几乎是小跑着跑到了牧云观门口。

那打鸡园与牧云观同在苏州城郊，相隔并不远。在我快要寻到那打鸡园，远远望着它的时候，我惊住了。那所谓的打鸡园不过是在寸草不生地方的一座茅屋，周围围着一圈栅栏，里面堆满了柴火。我急急走到那茅屋门边，叩响了门。

过了一会儿，一个老妇打开了门，狐疑地看着我，见我着一身道袍还以为我是化缘的，警惕地问道：“你是谁？”

“李香君姑娘可是在这里？我是她的朋友卞玉京。”我用诚恳的眼神望着她。

“进来吧。”那老妇把门开了一条缝，侧了侧身体，让我进去。

我走进去，一眼便看见一张木制的陈旧桌子，上面摆着一个青色的水

壶和几只与水壶明显不是一套的杯子。李香君就坐在那桌子的一旁。她面色仍然白皙，可是已然是病态的苍白。往日一双发亮的眸子如今已经显得暗淡了许多。虽然容貌已经较上次相见变化了许多，可是若是在人群中，我还是可以一眼认出她。因为她眉宇间那股自然风韵却是丝毫没有变的。

“玉京姐姐，没有想到，你这样快便来看我。”她说话已然有气无力。

“孩子几个月了？”我问她。

“已经四个月。”她答，而后又问我，“姐姐你为何穿着道装？”

“妹妹多有不知，此刻我正在这附近的一个唤作牧云观的道观做道姑。”我坐在她身边的凳子上。

“前几日我听闻姐姐嫁了那陆延保，知道那陆家家底殷实，又听闻那陆延保也算是谦谦君子，知道姐姐已经有了归宿。而我飘零至此，这许多年来，一直不知道姐姐的消息，又落得这步田地，若是再不写信给姐姐，怕是再也无法见面了。”她说着，眼眶已然湿润。

“那侯方域呢？”我早已听说她嫁了那侯方域，当年他俩倒也算是一对真心相爱的璧人。

“他此刻正在外地。”她说着叹了一口气，“即使他在这里，怕也是无用的。”

大抵又是家里的长者反对，秦淮女子，有谁能过得了这个槛。只是，那侯方域若是能在这里，至少多一个人照顾李香君。而我，如今已经身无长物。那陆延保虽然说对我诸多挂念，可是我与他早无经济来往。他心里终究是怨我的，他顾惜自己的风度不愿说出来，我也是明白的，又如何能够再向他求助。唯独前几日柔柔来看我，倒是给我留了几锭银子，我临行前全都带在了身上。我悄悄将那银子给了那老妇，嘱咐她去给李香君买些补品。

香君紧紧握住我的手，噙住在眼角的泪道：“姐姐，这些年，你可还好？”

这些年，我可还好。我垂下头，悠悠答她：“这些年，不论遭遇什么，我都只当是命。唯独清军残暴，让我愤恨。人越是忠诚善良，在他们手里

越是没有好下场，反倒是阿谀奉承见利忘义之辈可得荣华富贵。”虽然是悠悠然的语气，心里却已经咬牙切齿，这些年来，我第一次对人直说我对清军的恨。

“谁说不是呢。”李香君说罢一声长叹。

我没有再接下去，“妹妹，你且好好休息，不必多想。我还要回那观里去做功课。”

“姐姐，珍重。”

临行时她紧紧地握我的手，眼里是浓浓的不舍。

当年巧笑执红妆，香还未销宿草房。

第二节　空转佛珠徒念旧

一个人捏着佛珠的时候，总是会想起母亲。

闭目时，总是在眼前看见她曾经看我时意味深长的眼神。那是怜悯的眼神。如今的我，是否很可怜，是否让人看了会投以怜悯的目光？而那时的母亲，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今日的我？

今日的我，会是怎样的呢？房间里连一面镜子也无，我只能在那盆平静的水中看到自己的轮廓。宽大的道服下已经看不出我的身材，然而我自己却可以明显感受到，自己瘦了。面上的皮肤也渐渐松弛，我想，应该已经长出了皱纹吧。只有头发还好得一如当初，及腰的长发发梢丝毫没有分岔的迹象，头发柔顺得连梳子都已经搁不下。

然而，这如瀑长发，也生得像母亲。很小的时候，总是喜欢去摸母亲的头发，那么长那么顺，摸上去滑滑的。

我总是思念她。这世界上，我爱，并且爱我绝不少于我爱她的人，怕是只有母亲一个人了。我总是喜欢设想“假如母亲没有死”的世界。那么我会与她一同经营一处院落，缝缝补补，虽然清贫，但是可以在爱人和被爱里享受无限温情。

每每想起母亲，我就会想起当年的我。当年的我，孤僻自傲，偏爱在院落的一隅安安静静地画我爱的梨花。那个时候，对未来抱以无限幻想。当然，自身也有实践那幻想中无限可能的资本。那个时候，站在原地看到的未来是闪闪发亮的。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长大，想要走到我幻想中的未来里去。幻想中，有洁白无瑕的素色长裙，有铺展在画架上的绫罗绸缎，有眼神深邃与我琴瑟相和的如意郎君。幻想中，是如月白色梨花

一般绽放的自己。

又会想起小敏。小敏小的时候一定同我一样，也怀着许许多多幻想。她的幻想，一定比我的幻想丰厚许多。就好像小时候的她，就已经一身红装夺人眼球。幻想中的她，一定也如她爱的牡丹般灿烂夺目。

只可惜，生活波折，这些幻想都注定只能是幻想。

一个人捏着佛珠的时候，也还是会想起梅村。

梅村的消息，也听如是说过不少。清廷一直逼他就仕，而他一直推脱不允。

而这一次，他终于自己写信给我。这一年，他终于推脱不过，被迫进京就职。他信中说了洋洋千言，周围有不少人责怪他卖国求荣，而他自己则是百口莫辩。他心中万般不愿，可已经推脱了这么多年，若是再推脱，只怕清廷那边恼羞成怒他便有九族之危。他说自己曾经想过要逃，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算自己能逃得了，他那父母妻儿却也是逃不掉的。夜深的时候，他也常常责怪自己。可是如果能够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只怕他也还是会作出同样的选择。有些时候，我们虽然心中满是烦恼痛苦，可那也只能说是人生之遗憾，而不是人生之悔事。因为哪怕让你重新选择千遍万遍，也还是会作出同样选择，又怎么能说是后悔？

其实他说的我都明白。最开始，如是告诉我他就仕于清廷？初听闻这消息，我心里是暗暗埋怨他的。清军残暴，而崇祯又有恩于他，不说做点什么去抵抗清廷，却去入朝廷为官，这怎么可以？然而过了片刻，便想到，人活在世上，总是有牵挂的。有的时候，我们纵然想守住自己的气节，可是也不愿意用牺牲自己爱的人作代价。有时候，若是能够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来保全自己爱的人，也未尝不可。我心里非但不怪他，还对他万分理解。因为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人们才百般苛责。我想，那些苛责他的人，若是面临同样的状况，只怕做得还不如梅村。人，还是得设身处地地为别人想，才显得可爱。假如母亲尚存于世间，假如小敏尚存于世间，那么不论叫我做什么去换她们身家性命，我只怕也绝不会说一个“不”字。

我紧紧捏着梅村寄来的信，想从其中找出一丝他说爱我的话来，可是

并没有。纵然如此，我还是带着笑意回信给他。我已经学会了不抱期望，这样也就不会有失望。在信中，我只说不要过多去在意旁人的想法。只要自己觉得无愧于心便可。即使有愧，也不必过多折磨自己，因为只不过是因为没有选择而已。既然已经没有选择，又何必为难自己。

若说这些年里已对梅村死心，只怕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我只是在克制着自己，告诉自己不要去想他。我一直都没有说出来，就连和陆延保洞房的那个夜晚，我的脑海里也都是他。他如鹤般俊逸的目光中，是我一个人的影子。我甚至幻想陆延保就是吴梅村，他在拥抱我抚摸我亲吻我，并且还将在此后与我步过余生。

其实，在那个夜晚，我就知道，我是无法与陆延保这个“归宿”一起走完我的余生的。不是因为他母亲妻子有多反对，不是因为我对出家的生活有多向往，不是因为柔柔怀了他的孩子让我觉得有多尴尬，只是因为，我不爱他。

我不爱他，所以我必须找个借口离开他。

我不爱他，所以我从未花心思去取悦他的母亲和妻子。

我不爱他，所以我未曾为他与我的侍女有染而有丝毫愠怒。

世人都道情丝似网般复杂，殊不知情事也都简单得很，爱便是爱，不爱便是不爱。没有为什么，也与心机无关。

在道观这段日子，想明白许多事情？觉得万事也都是那样简单。

住持师太说，若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生也就没有那么多烦恼。所言甚是，烦恼皆由心生。人之所以烦恼，不过是因为想了太多无用的东西罢了。

诸多烦恼都可以用不想不问去躲开，可还是有一种痛苦，是我如何努力都躲不掉的——深夜里来自膝盖的隐隐疼痛。

随着我入观的日子变久，那疼痛也渐渐变得强烈起来。其实这不是新病，而是旧疾。早在几年前，还是小敏的故交李御医替我诊的这病。他告诉我这病唤作风湿，还替我拔火罐治疗。当时，七七四十九天之后，那膝盖果真再也没有疼过，我还以为是他将我那风湿根治了。没想到，多年之

后的今天，它还是复发了。

这房间的确冷，原来的褥子又薄得很，我纵然又铺了一层柔柔为我带来的褥子，却也难以抵抗那自石板地面冒上来的寒气。疼痛日复一日地加剧，终于到了疼得让我难以入睡的地步。然而我也清醒地知道，这道观供我一日三餐是可以的，但若是要让她们为我找医生来医治腿疾，恐怕有些强人所难。

我想告诉住持师太，可是我知道，告诉她她也只是会淡淡地让我出观去寻医生医治。可是今日的我已经完全没有了经济来源，又能去哪里了。曾经在乱世中漂泊的无依感再次袭上心头。

我终于写信对梅村说了此事。他便在回信里夹了银票过来，说他人在京城，赶不回来，苏州这边也无房产可供我居住。他嘱咐我腿疾不可拖得太久，让我先寻一家客栈住了，离开那房间里的寒气，而后找医生来医治。又说他过一个月后便可回来，到时候再替我寻一处宅子住下。

那银票数目不算小。况且我也知道，那次动荡已经让他没有多少积蓄了。即使今日在朝为官，可是那点俸禄要供养一家老小，也是极为不易的。又从中拿出这些银子给我，已经是十分可贵了。

我回信给他。信中告诉他我会用这银子去寻医生医治腿疾。但是这腿疾也并不严重，所以并不需要他特意回苏州一趟来为我医治。另外告诉他，我安定下来会给他我的新地址，不必再寄信到牧云观来。

我心里也明白那病是拖不得的，所以当天便去找住持师太说明了事情原委。她也建议我搬出去找医生医治。我跨出大门的时候，她叹了一口气，道："其实早在你刚进观便请假去看朋友的时候，我便已经看出，你还没有到真的要皈依道家的分上。"

我听了，愣了一下。的确，我心中的挂念还是太多。所以，我也依然有烦恼，有牵挂。然而，我的所有欢喜和感动，也都是来源于我的牵挂。没有让我头痛的烦恼，也就没有让我会心一笑的欢喜。这一刻的我，忽然明白，我并没有必要强迫自己不去想一些事情。凡事都有两面性，它让我烦恼，也必定有一日可以让我欢喜。

我回过身，对住持师太深深地行了一个礼，然后走出了大门。

临离开牧云观的时候，我还是去了打鸡园一趟。然而，我并没有进去，只是在门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我甚至都没有去窗边看一看李香君是否还居住在那茅屋里面。按日子算，她怕是快要生产了。

其实自那天见她之后，我的心里就一直挂念着她。可是，此刻的我，除了那日给她那几锭银子，真的无力再去帮她。也许我还可以多陪陪她。可是我向来就不是安慰人的个中好手。对于不可抗力的不幸，我向来都只是平静接受。若是要去安慰人，只怕是要安慰得两个人相对沉默，再也找不出话来说了。

而此刻站在她园外的我，纵然心里记挂她，可是还是没有一句话要对她说。我无法去询问她这些年的遭遇，也已经厌倦了对别人讲起我的遭遇。

可是，香君，我依然希望你能挺过来。

保重。

我背着行囊离开了打鸡园，离开了牧云观。

第三节　一人苦度可怜春

荒郊野外雇不到马车，路边野草已经探出新芽。这个冬天就快要过去了。路边只有草，没有花。蓦然间想起曾经爱煞了的梨花，已是许久没有见到了。又想到了嫁衣上的那朵白瓷梨花，我竟然忘了将它带出来。柔柔想必是会替我留着它的吧。待我腿疾医好，一定要回陆家去把那嫁衣取出来。虽然亲事已经不在，可是那嫁衣是我一针一线缝的，是我几经纠结后选择的人生。

徒步走了半日，终于走到城内，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草草寻了一家客栈，找了二层靠中间的房间。本来是不喜欢靠中间的房间的，因为在中间的房间着实吵闹，不光是窗外喧嚣，更多的是门外噪声。然而在边上的房间却又恐一墙之外的寒气侵袭。当真是矛盾。

用热水泡了脚，倒也算得上睡得香甜。可能是太累了，那疼痛似乎也有所减轻。

第二天一早，我便让店小二去为我寻一个医生来。他连连应声，不到半个时辰就为我寻来了一个大夫。那大夫似乎已经年过半百，眼神里也没有那种大夫该有的敏锐。然而，我还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症状讲给他听。他听了并没有判断出我得的是什么病，还继续为我把脉。然后一脸郑重地对我说："姑娘这想必是寒气侵入体内，我且为你开个祛除寒气的药方。"

"好。"我点点头，应了一声。我接过药方，并没有看，只叫小二去药房为我抓来，再煎好了送到我房间来。

终于可以在镜子前端详自己。在我自己看来，模样倒是没有怎么变，只是老了，眉宇间都透着一股倦怠之气。眼角已经有了皱纹，虽然不仔细

端详仍然无法发觉。一身道装穿在穿了半生舞裙的身体上，也毫无违和感？反而与我脸上的神色相称。我对着镜子原地转了一圈，然后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一下。原来，这一年的我，即使脸色苍白神色倦怠，可也终究是美丽的。

正对着镜子失神，便传来了小二的敲门声。我亲自走过去开门。他端着一碗浓得发黑的汤药站在门口，笑脸迎人道："姑娘，您的药好了。"

"多谢。"我接过托盘，回头关上了门。

那药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轻轻抿了一口，它虽然还冒着热气，可是已经不烫了。那味道虽苦，可是也算不上很难喝。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将它喝得一滴不剩。

每日在房间里待着，捏着佛珠想前半生的诸多事端。然后在固定的时候喝下一碗散发着难闻气味可是还算不上难以下咽的药。在夜里咀嚼着膝盖处传来的疼痛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然而，那药喝了半个月，病却迟迟不见丝毫好转。我又叫那店小二去寻那大夫来。同样，他还是很快就来了。我问他为何还迟迟不见好转，难道是已经无药可医了么？他解释说，只怕是寒气还没有祛除干净。我又叫他拿药方来给我看。医书我还算是读过一二，那几味药都是寻常的驱寒药物。可是，按照气血循环的原理，这几味药都是只能驱内脏处的寒气，并不会祛除我膝盖处的寒气。我将此话说给他听，他开始支支吾吾不知如何作答。

我自心里轻笑一声，不过是一介庸医，我竟将那不对症的药喝了半个月。

我明白，叫这小二去找是找不到什么好医生的。

左思右想，我决定去拜访如是。

我孤身一人，退了客栈的房间，雇了辆马车赶往常熟钱家。我并没有提前写信告诉如是我要去，但是我想，即使如是不便见我，钱家的人总是会接待我的。

几个时辰之后，我便到达了钱家。让门口的人通报后，如是便派了她

的贴身侍女前来接我。钱家比起两年前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用人似乎换了一批。我对人的相貌有惊人的记忆力，她们不是之前的那批女眷了，我很确定。

阔别两年，终于又见到如是。她不再穿着记忆里暖人的鹅黄色衣裙了，而是穿着一身深红色的衣衫，腰间配了一条藏蓝色的腰带，头上别着金色珠花。整个人珠光宝气，透着一种冷艳之感，让人觉得无法亲近。当年鹅黄色衣裙的她还如同一个可爱的邻家少女，而今日的她已然蜕变成了十足的豪门少妇。她看见了我，绽开了一个会心的笑。就是那样的一个笑，让我觉得她仍然亲近得一如当年。

“玉京，你还好吗？”她牵着我的手，引我坐下。两年了，还是没有丝毫陌生的感觉。

“如是，此番前来，我是有事相求。”我开门见山。

“妹妹有什么事直说便好，哪里用得上一个求字。”她诚恳地道。

我垂头，竟然不知道从何讲起，“我已经与陆延保脱离了关系，如今做了道姑。”

“这我是知道的。虽然妹妹没有来信告诉我，可是这消息也传了来。妹妹若不嫌弃，就先在钱家耽搁些时日吧。我一个人也落得寂寞，得妹妹相伴是极好的。”如是握住我的手，用殷切的眼神望我。

她果真善解人意，知道我无处可去，倒先说自己寂寞希望我陪她。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这样的关系吧。即使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书信也只通过寥寥一两封。可是，在我无路可走的时候，还是会想到你。而当我找到你，你还是会那么体贴周到地收留我。

“姐姐肯让我留下，真是求之不得。其实，我只是想让姐姐帮忙寻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妹妹在外面寻的大夫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我不禁抱怨那个让我喝了半个月汤药的庸医。

“妹妹可是害了什么病？”她语气仍是平静，可是眼眸中已经泛出关切的神色。

“深夜里膝盖疼。旧时便有的病，当时的医生说是风湿病。本来已经

医好了的，没想到前几日住那道观寒气实在太重，又是冬天，便又复发了。遂离开了那道观，来城里面寻医生。”我把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如是。

“巧了，我恰好认识一个名医。不光医术高明，只怕也与你志趣相合。不如，就让他来替你看一看这腿疾？”她莞尔。

“志趣相合？”我惊讶于如是的说辞。

然而她并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又道：“他名为郑保御，曾是前朝御医，此刻正巧在苏州。只是他年岁已高，第一次便请他来常熟只怕有失礼数，不如这样，明日我陪妹妹去他处诊治可好？”

“自然是好的。”如是三两句话便将我心里所有顾虑解决，我心里万分感激，可是嘴上仍是一句感激的话也说不出口。忽然想到香君的事情，便问道：“香君的事，姐姐可有耳闻？”

“香君，怕是许久没有联系了。”如是沉思，“她现在如何了？”

“前几日我在那牧云观里，接到她的信。她已有了身孕，如今一个人在侯家柴草园里苦苦撑着。”我道。

“那侯方域呢？”每一个听闻她命运的人都会这样问，因为侯方域真心待她，是人尽皆知的。

“侯方域也向家里求情，但是你也懂，家里的人哪里会理会他的求情。我去看过她一次，那时候他在外地。香君一个人和一个老妇人住在那栋茅屋里。”我轻轻道。

如是没有说什么，长叹了一声。

也罢，都是飘零无依的女子。自身都难保，面对别人之不幸，怕是也只有一声长叹了吧。与她相互欣赏如我者，也不过只是掏出几锭银子。

那晚，如是替我安排了客房住。晚膳又体贴地备了桂花糕给我吃。那瞬间我突然觉得很温暖，漂泊至性命身家都难保的时候，还有人记得你喜欢吃什么，这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第四节　忘年相知作依托

第二日，如是早早替我备好了马车。我简单梳妆了一下，仍然穿着道袍，便同她乘上马车赶往苏州。我刚刚自苏州来，这第二日便要再回到苏州去，也真是奇妙。

一路上，如是便对我讲那郑保御的事。说他虽然年已七十，但丝毫不糊涂，仍然悬壶济世，救治贫困的人，甚至不收诊费，在苏州也是很有名的。这郑保御，名钦谕，字三山，如今又自号初晓道人。我一想，这名号倒是与我这玉京道人“志趣相合”，莫名对他感兴趣了起来，便对如是道：“他号初晓道人，我号玉京道人，如是你前几日说的志趣相合就是指这个？我们都信道家。”

“妹妹莫要说笑。其实我说的志趣相合，是指真正的志趣。”虽然马车里只有我和如是两个人，如是还是压低了声音，“其实你离开陆延保是因为什么我早已经猜到了一二。那陆延保生意做得那么大，也难免与清廷有往来。当时你嫁他，我以为你是看开了的。如今经商的，不靠官场上的靠山又如何能站得住脚，又不是他主动去阿谀清廷，这倒也无可厚非。”

“如是，我也并没有怪他。只是我无法再用那样得来的钱生活下去。这是我自己的原因，直到离开的时候，我都是感激他的。”我握住如是的手。

“妹妹，你可知道，这郑保御的气节，我都是佩服的。徐汧殉国、杨廷枢就义之后，两家家属那日子之难可以想知。然而清廷的压力也是不小的，这郑保御就偏偏在风口浪尖上与他们联姻，并抚恤其家、救助其子。当日我与谦益谈起此事，谦益对他也赞不绝口。这事情，是我们想做却不敢做的。而他，却做了。”如是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话语里尽是对郑保

御的尊敬。

我听了她那话，不禁怔了一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也正是我的生活准则。如今我虽然无力帮助别人，可是我也知道要与清廷划清界限，放弃了陆延保提供的优厚生活独自漂泊。而郑保御，却已经开始了兼济天下。也许收留他们的家人并不需要花费他太多钱财，可是这正是对清廷无言的抗争。同时也让无数懦弱之辈意识到自己的胆怯，让更多的人敢于站出来争取属于我们汉人的东西。汉人，绝不是会在强权之下委曲求全的动物。

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我却已经在心中暗暗地敬佩起他来。

“也许，这就是从心所欲的状态吧。也许，只有他这样德高望重的老者才能有这样超脱坚定的勇敢。”我沉思后道。

“你看，妹妹，你还没有见过他，就也开始称赞他了。”如是调笑道。

“他的确值得称赞。”我说的是实话。

“他还是吴梅村的中表亲戚。”如是接口道。

“这样啊。”我忽然不知道说什么了。

马车走了好久，终于到了那郑保御处。

远远的，我便看见硕大的牌匾，上面用金漆端正地写着“郑府”两个字。

如是携着我走进了那郑家大宅门。迎接我们的侍女远远便走过来，“可是柳姑娘和卞姑娘？我来得迟了，请见谅。”

“好久没有人称我做姑娘了。”如是说罢便自顾自笑了起来，她还是那么幽默可爱。

走进郑家的正厅，那郑保御已经在里面候着我和如是了。他头发已经花白，可是身体坐得笔直。脸上皱纹是有的，可是并不多，此刻脸上正挂着笑，倒显得很亲切。虽然他是德高望重的老者，可也平易近人，丝毫不让人觉得有距离感。他着一身淡青色长衫，身材也丝毫不见老年人该有的那种臃肿。

“晚生柳如是见过郑老先生。”如是说着向他行礼。

“晚生卞玉京见过郑老先生。”我学着如是对他的称呼称呼他，也向

他行了个礼。

“何必多礼。”他笑道。

“郑老先生，你可知道，这女子的名号可与你相似呢。”

“可是玉京道人？”他仍是笑。

“你怎么知道？”我不禁惊讶。

“姑娘可能没有听说过我，可是秦淮卞生赛赛的名号，我却已经早有耳闻了。隔了十多年才见到真人，倒也饱了眼福。”他收敛了笑容，换上很认真的神情。

这几年，我自认行事低调得很。没有想到行踪还是为其他人所知晓的。也难怪我在牧云观的时候还是收到那么多说要纳我为妾的信，也难怪住持师太总是说我还没有到皈依的时候。原来我自以为的低调和隐姓埋名不过是自欺欺人。也难怪那孤弱无依的李香君都知道我的地址。而我，对外界之事却是毫无耳闻。

“说着说着，差点忘了正事。玉京，你快把你的症状同郑老先生说一下。”如是道。

“每到深夜里便膝盖疼。一日一日疼痛会有加剧。其实是旧时便有的病，当时的医生说是风湿病。本来已经医好了的，没想到前几日住那道观寒气实在太重，又是冬天，便又复发了。”我把曾经叙述给如是听的症状又原原本本说给了郑保御听。

“风湿病，倒不是什么大病，只是治疗起来要麻烦一点。不能靠吃药来医治。只因为那寒气都聚集在膝盖上，而药大多只能停留在内脏，所以无法祛除姑娘体内的寒气。”郑保御听了我的症状停了一下之后娓娓道来。听他这一番话果然是医术高明。

“那在郑老先生看来，该如何医治？”我问道。

“不知拔火罐的治疗方法姑娘是否听过？”他侧身询问我。

“旧时，我便是靠着拔火罐治好的曾经的风湿。”我如实答。

“可是今日又复发了，可能是当时医治得并不彻底。其实，若是能拔火罐又配合上一些性暖的食物，治疗效果当是最好的。”他道。

“那便依郑老先生的法子治疗吧。”我答。

“不知这火罐要拔多久才可康复？”如是问。

“这要看姑娘的体质如何，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月。病是不严重，只是那寒气不能一次尽数祛除，要一点一点祛除。”他年纪虽大，可是说话却是极有条理的。

经过权衡，他决定先让我拔一次，然后五日后再来找他。我说好。

他拔火罐的手法倒是与那李御医的手法很像。只是，他的陶罐要比李御医的重很多。覆盖在膝盖上能够明显感觉到有很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但膝盖的灼烧感却似有若无，只是觉得很温暖，很舒服。

我于他处拔了火罐便匆匆离开了，毕竟天色已晚，回到常熟还要花上几个时辰。

回来后如是陪我一起用晚膳，关切地问我是否觉得好一些了。其实刚刚拔完火罐并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为了让她心里宽慰一些，我还是告诉她好多了。她说好多了就好，五日后她再陪我去拔火罐。

我当即便拒绝了她，她能够收留我在此处，又介绍这样好的医生给我，我已经很是感激。又怎么能够劳烦她每五天便带着我跑那样远的路。我与她，只愿永远是如水之交。依赖她依赖得太过，只怕这情分都会变了味。飘零之中，她愿意拉我一把，我已经很是感激，又怎么能成为她的负担。然而，这常熟至苏州的路，却也是远得太过了。

我正烦心这事，第二天书信便送到了府上。是郑保御写来的，他说这苏州到常熟的路实在太远，总这样赶路实在折腾。若是我不嫌弃，他想先让我暂时住在他那里，也好配一些性暖的食物给我吃，病也好得快一些。我看得出来他字里行间的诚恳，完全是为了我的腿疾着想。又如此细心体贴，想到苏州到常熟路上颠簸。

我将信上的意思转述给如是。如是说，那郑家的环境一定比钱家好太多，在那里养病真是再好不过了。况且，我还和郑保御“志趣相合”。这如是，什么时候都不忘记打趣我。

我回了信，向郑保御道谢。然后便收拾行礼准备离开钱家。

临行时，如是要送我到郑家。我又拒绝了，只说是越送越舍不得，如是也没有再坚持。

几个时辰的路程，我又到了郑家。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将在这里度过心境最最平和的岁月。



第八章

苍山日落，万木萧然，佳人沉眠慕青山

锦树纤尘绝，叩门鸟鹊惊。
酒垆酣纸醉，弦索冷天声。
不忍经行处，偏教此处行。
惜哉堂王质，空诵法华经。

第一节　终将静心落小筑

我只身一人，带着一只小小的包袱，这一次竟然是郑保御亲自站在门口接我。

我见到他，连忙行礼。“怎敢劳烦郑老先生亲自出门来接。”

“赛赛姑娘远道而来，愿意屈身于我这宅院之间，实在是我郑某人的荣幸，出门来接也是应当的。”他说着将我迎进院里去。

一路上又问我病情是否有些好转了。其实这几天夜里已经不怎么疼了，我便告诉他我好多了。他流露出欣慰的神情。不知道为什么，同他说话的时候总能感受到莫名的亲切感。我对他，有师长一样的好感。从小到大，我有过许许多多老师，教我跳舞教我裁缝教我唱歌，可是我对她们，始终没有产生过钦佩的感情。也许是我太孤傲，也许是她们还不足以使我敬佩。而今日，对郑保御，却是满满的敬佩之情沉于心底。然而，却不肯将那敬佩之情轻易表现出来。

而他对我，我也能觉察出存有明显的好感。他一介江南名士，即使是为了治疗我的腿疾，可迎我一个昔日的秦淮歌妓进门，必然也是面临着许多非议。可是，他还是在一次见面之后便体贴周到地替我想了这个法子来解决路途遥远的问题。你若是对一个人没有好感，绝对不会周到到这个地步。即使你乃八面玲珑之人，也只能做到对对方的要求尽量应允，决不会去费心思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

郑保御将我安排在主院侧面的一间卧房里。这卧房甚是整洁，鹅黄色的纱帘皎洁如新。地上铺着浅棕色有点偏驼色的地毯，让我都不忍心去踩。然而人走在上面却是悄无声息的，那是我曾经眷恋的安静。这房间并不大，

可却处处透着精致。妆台角落里雕刻而成的纹理，竟然正是一朵梨花。是这郑保御知道我爱梨花所以故意布置了这间屋子，还是，这不过是一个巧合？其实，这房间并不像是客房。客房绝不会放入如此个性化的东西。因为客房注定是要有各种各样的人入住的地方，最好的客房当是一床一桌一椅不带任何装饰。一间客房可以不讨人喜欢，但绝不可有哪一点让人觉得不舒服。

入住的第一餐饭，我是同郑保御一同吃的。他饮食甚是清淡，可是却不是全素食。他叫厨房炖了滋补的老鸭汤给我喝。我只小小喝了一口，便觉得胃里有暖暖的气息在流动。再也不觉得有铅块一样坠着的沉重。这大概是我这几年吃得最舒心的一餐饭了。

郑保御虽然在江南地位甚高，却是出人意料地平易近人。与他同桌吃饭，丝毫不觉拘谨。

吃饭的时候说话会对消化不好。郑保御想必是笃信这一点的，因为吃饭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姑娘请用”之后便再也没有说过话。

待用完饭，我道：“这一餐甚是美味。”称赞主人的招待本是应尽之礼数，可此刻我却是真心真意的。

“每餐有汤，体内的寒气也会少些。”他道。

此后我都安心在他为我安排的房间里静养。他并不经常来看我，大概两三天来问候我一声。我并不出门，走出房间也只是立在房门外看看院落中的花草而已。所以，从来不存在与郑保御偶遇的可能。每天自己吃饭，总是吃不下很多。可是每一餐都能看出郑家饮食的讲究，虽然清淡，可是从来都不是淡而无味。他家的厨子总是能将蔬菜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来。而不是像陆家的饭菜，永远是上好的食材，可是味道做工却丝毫看不出精致来。

我在这里住得极为舒心，噩梦少了，腿也渐渐不疼了。夜里，也可以睡得很熟。

在郑家住了大概一个月有余，郑保御忽然来我处找我。

也许“忽然”这个词用得有失妥帖。只是因为平日里他来看我一般都

是替我把脉或者拔火罐，时间有规律得很。而那一天既非要把脉的时间也非拔火罐的日子。所以，我说他是忽然来找我。事实证明，也确实是忽然，或者说偶然。

“赛赛姑娘，你可有空？”他右手提着棋盘道。

“郑老先生可是要找我下棋？”我淡淡看着他，他提着棋盘的样子着实可爱，为什么不叫用人帮忙提着呢？

“正是，我西院里的那几个门客都被我赢得不想再下了。”他微微笑着，言语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得意，怎么也不像一个已经七十岁的老人。

“那只怕小女子不是郑老先生的对手。”我垂头道。虽然当初也算是与各家名士下棋棋逢对手，可是如今已经好久没有与算得上对手的人下棋了，只怕棋艺退步得太甚丢了人。

“其实我也不是高手，只是我那几个门客无人钻研下棋之道才侥幸赢了他们。”他收敛了得意，又换上了谦恭的说辞。

这老翁着实调皮可爱，棱角气节都在其内，而外表是毫不伤人的圆滑。我微微一笑，道：“恭敬不如从命了。”

言罢他便把棋盘放在了我门前的石桌上，我正要坐下，他道：“且慢。”

“怎么了？”我疑惑地问。

“这石凳上必有凉寒之气。你腿疾还没有痊愈，禁不起这寒气了。”他解释完看着说，“你且去你房间里，衣柜的最底层有薄垫子，去取来吧。”

“是。”我应声转身回房间，拉开衣柜的柜门，那最底层果然放着一叠薄厚各不相同的垫子。我不禁有些惊讶，是郑保御家的每个房间都会在衣柜里备好垫子还是郑保御能对每个房间里放的东西都一清二楚？我猜是前者，因为像郑保御这样懂得养生的人，必当处处备着防寒之物。只不过是取个垫子，我何必想这么多。想到这里，我赶忙拿着垫子走出了房间。

我走出来的时候，郑保御正笑盈盈地看我。他的心情总是那样好。

我把垫子递给他一个，然后把另一个垫在我自己要坐的石凳上。垫上了垫子，不仅软了些，那往日初坐石凳之上感受到的彻骨寒气的确不见了。在郑家，我所感受到的是曾经不曾感受到的舒服。

第一盘棋，他让我先手。与他下棋，我莫名专心。因为他的棋艺实在是高明得很，一不小心就会满盘皆输。但他还没有高明到让我觉得自己输定了，我总觉得自己若是用心多一点，也还是有很大的把握赢他的。

我们之间的第一盘棋就下了一个下午，已经到了晚膳时间，可还是不分胜负。

“按时吃饭还是重要的。”他放下手中的棋子道。

“可是我们还没有分出胜负。”此刻我的心思全在那盘棋上，甚至觉得即使饿肚子也不要紧。太久没有下棋，甫一下棋觉得那实在有趣得很。如今竟是舍不得罢手了。

“这样吧，这棋盘我遣人好好保存好，你我谁也不可以动，明日下午我们接着下。赛赛姑娘看如何？”他道，似乎是早就想好了这个主意。

“极好。”我答。

说完他便离开了，那晚上我们还是分开吃的晚饭。

第二日，相同的时间，他果然又来找我下棋，同时他身后两个家丁捧着那棋盘。此番我已经将那薄垫子铺好候着他了。

他来了，没有过多的寒暄，便让家丁把棋盘放在了那石桌上，坐在垫子上，落下一子。

我对他笑笑，也没有多说话，随之落下一子。

我只记得那局棋我们下了好久好久，一直下到快晚饭时候才分出胜负来。

可是如今回忆起来，却是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谁胜谁负了。明明那个时候那么想要赢过郑保御，到了最后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心愿究竟有没有达成了。

自那次后，郑保御便每个下午都来找我下棋。我们对彼此棋风都有了一定了解，再下起来，更有趣了。会去猜测对方的下一个子会落在哪里，去猜测对方布下的陷阱会在哪里。总算明白为什么世人会将谈情打仗都比作博弈，因为你需要做的，就如下棋一样。去猜测对方的意愿，然后决定自己的走向。下棋，的确可以融进许许多多。

有时候一下午可以下上三局，有时候却还是连一局都下不完。我们俩倒真是棋逢对手，双方有胜有负，到了最后，都分不清是谁赢得比较多。

住在郑家的这段日子，如是每月都会给我写一封信，亲自派人送来，亦是总附赠一盒我爱吃的桂花糕。虽然路途遥远，可是我接到桂花糕再去吃，也总觉得那味道是香甜的。

我亦回信告诉她我在郑家过的日子，告诉她我同郑保御下棋的事。她说我和郑保御诚然是忘年之交，日子过得如此欢快不如就此留在郑家。

留在郑家，这事我是想过的。今日的我无依无托，虽然旧日交往的名士也有人说过要为我提供衣食，可是我对他们实在没有信任。时至今日仍然大富大贵者，谁能保证与清廷之间是干干净净的？只怕他们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是，郑保御若是不提起这事，我是万万不能提起的。我有时候倒是希望这腿疾永远不要痊愈，我就在这里下棋下到终了之日吧。

柔柔竟然也知道我住在郑保御家，遣人送信给我。那是她给我写的第一封信。信里说她诞下一女，如今已经满月了。本来想早点告诉我，可是坐月子的时候身体实在虚弱，试着下笔可是字太丑了。又说自己本来写字就不好看，怕丢了我的人，所以才待到此时才写信给我。她告诉我她在陆家过得很好，暗示自己已经有了些积蓄，然后又问我日子过得怎么样，要不要她来看我。

柔柔于陆家，必定也是水深火热，这一点，我不用猜就可以确定。所以她给我写信的内容很令我惊讶。不知什么时候，那个皱着眉头问我“怎么老夫人身边的一个丫鬟也这么嚣张”的她，变成了今天这个明明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却还说自己过得很好的她。也许是因为，她的身份已经不再是一个小丫鬟了，所有架在她身上的事情她都要自己拿主意。所有自己的权益不再是靠着主子给，而是要争取的。人总要长大，如今她长大了，我却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替她觉得悲哀。

我自然没有让她来看我，自己也是自身难保，又怎么会有余力来看我？生了孩子，却不是男孩，已经不可像原来那般乐观。如今写这信给我，交代自己近况是假，问我经济上有没有困难是真。她这般意思，我怎会不

懂。柔柔随着我经受过那么多不公，却还是如此善良，我不由动容。

我又习惯性作假设，倘若如今我正无依无靠真心希望经济救助，我会怎样答复她。我想必还是不会让她来看望我的。她嘴上说是看望，实际就是送银子给我。虽然答复都是不要她来看我，但我写回信的心情却要与现在大不一样。怕是要含着无限苦楚虚构出一系列生活美好的假象来写给她看。

所幸，此刻的我过得是真心快活。无牵无挂，每日是睡在让人舒服的房间里，吃着让胃觉得温暖的饭食，又得一忘年之友棋逢对手。我实在是幸运。我把生活中种种一一道给柔柔听，告诉她我现在过得很好。又嘱咐了她要万般小心步步谨慎，临到最后，还是郑重写上珍重二字。我有预感，柔柔不会再写信给我了。她只是需要确认我还好而已。而此刻，我已经不需要她来帮，她在陆家的是是非非，我也是无力帮手的。

太多的时候，我能做的，不过是带着满心的不忍和无奈，道一声珍重。

第二节　满园枯木是梨花

三个月的时光匆匆而逝。已然是初夏了。郑家院落里的树木开出花朵来，我定睛一看，那不是别的花，正是我最爱的梨花。它们还只是花苞，或者是微微呈现成花朵的样子，还没有完全绽放开。

我莫名欣喜，就好像是遇到了久违故人一般。

这一日，郑保御最后一次帮我拔火罐。本来半个月之前他就已经断定我腿疾痊愈了，可是他说因为我有过痊愈又复发的病史，所以建议我再坚持四次。又询问我是否愿意。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这最后一次火罐拔完，可说是大功告成了。”他带着笑意把火罐收回到他的箱子里。

“多谢郑老先生。”我道。

“赛赛姑娘，你总是叫我郑老先生，这我可不喜欢。”他突然板起脸来。

我一头雾水，我已经叫了他三个月郑老先生，就算不喜欢为何此刻才说呢。我实在不知道该接什么，而他却在很认真地等待着我说话，我只得说了一句毫无意义的话：“您说什么？”

“我是说，你叫我郑老先生，把我叫老啦。”他哈哈大笑。

我一时也笑了出来，“那我叫你什么好？”

“只要不叫我郑老先生。”他孩子般调皮道。

“那叫你保御可好？”我道。

“玉京，今日我们一同吃晚饭庆祝你腿疾痊愈可好？”他也改口唤我玉京。

“自然好。”

晚饭时，他终于说出了那句话："玉京，不如，你就留下来吧。"

没有心理准备的我有些措手不及，但这郑保御实在是可爱，在这里的日子又那么自在舒服，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够拒绝他，便道："再好不过。"

他露出欣慰微笑，我亦微笑着回望他。

第二日，他便来我处，让我搬到新的别院中。

原来，自我从如是家来到他家时他便着手去为我筑了一筑新的别院，就与他的院落相邻。其实，我并不想要什么别院，只觉得住在原来那里就很舒服自在了。可是他对我说起别院的事情却是一脸严肃。

看着那种严肃，我心里竟然生出莫名的幸福感。我又没有嫁给他，就只是说要留下来，他也看得这样郑重。看他平日里那般顽皮，该认真的时候却完全不会有一点点失礼。

我草草收拾了一下便搬去了那别院去住。那别院并不奢华，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单独的厨房，还有一间宽敞的书房。甚至还有一间琴室，里面琵琶古筝二胡一应俱全。其实我心里对那别院并没有多大的喜欢，但还是因郑保御的细心周到深深感动。转过身去看他，他正带着微笑看我。

我垂头道："谢谢你，保御。"

"我也当谢谢你与我做伴，玉京。"他道。

"且让我们在这新居里下盘棋吧。"我提议道。

他笑着说好，然后唤来了侍女摆开棋盘，与我在那别院的正厅里下棋。

医治腿疾这些天一直没有再与梅村通信。这郑保御虽然与梅村是亲戚，却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吴梅村三个字。想必我与吴梅村的事情，他是耳闻过一二的。

他若是耳闻过，不提起是最聪明的做法。

而梅村想必是早就知道了我住在郑保御家中。只不过是此刻才做好心理准备要来见我。这一次，他并没有再写信给我，只是托人带了口信给我，说他再过几日便会来看我。

我故作不经意地向郑保御提起，他也只是淡淡地道他与梅村也是熟识

的，并没有说反对的话。

见吴梅村的日子很快便到了。

时至今日，说实话，心里还是会有起伏。可是那起伏却是极其微小的。因为早已经在心里告诉自己，未来的人生中，都不会再有你。

我并没有为了见他而刻意打扮，只是在发髻上又戴上了那翠绿的翡翠簪子。

我与他在郑家的侧厅相见，他坐在左侧的一排椅子中最靠门的那一张上。我徐徐走进侧厅，顺势坐在了他对面。

只消一眼，我便看得出来，他老了许多。

只消一眼，便有了流泪的冲动。

说什么此生都不再有你，原来都只是骗你骗自己的话。那么多年不见，如今只这么一眼就心疼得要哭出来。这时我所见到的吴梅村，已经苍老似年过半百。

是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心里感激崇祯帝的你被清廷逼了这么久，终于拗不过强权去清廷就仕。你心里已经矛盾痛苦到了极点，可是周围却还是骂声不绝。即使是在清廷里，你也饱受排挤。如此折磨，你怎么能不老。其实，你所受的苦，我都是知道的。只是，我已经在心里与你划清界限，即使听到你的消息却还是假装不在乎，亦不会去多想一丝一毫。你一个人经受了那么那么多艰难困苦，可是我不在你的身旁，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怨你？就算我不能改变什么，可是我也该陪着你。可是，我还是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内心不断的谴责，外界喧嚣的非议。

梅村，对不起。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个穿着青色长衫，双眉如剑，双目如鹤的俊逸男子。你永远坚强永远挺拔。然而，我没有想到，我所深爱的你也会变老。我以为，我无论怎样恨你怨你你都会俊逸如初。所以我痛苦，我不如意，我便尽情地怨你恨你。我愚蠢地觉得，我爱你，我把我最最不轻易交付的爱都给你了，你就有责任来实现我的所有期待，却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自私。没有想到，你也会被残酷时光打磨成今日这般模样。

梅村，对不起。

我只看了你一眼，眼眶里便泪水汹涌。我心里有一种冲动，我想要走过去拥抱你。可是终是忍住了即将要迈出的脚步。此刻的我，刚刚依附于郑保御。他对我来见你没有说任何反对的话我已经是万分感激，又怎能做出更加出格的事情来。眼泪已经忍不住，脚步和想要拥抱你的双臂却仍旧控制得住。时至今日，我还是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哪怕只是一个拥抱。

梅村，对不起。

梅村，没有想到，我们隔了那么远那么久，如今，我却只能在心里不停地对你说对不起。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终于，你还是先对我说了话："玉京，好久不见了。"

是啊，好久不见了。久到我都快要忘记了我爱你，久到我也许马上就要放下你。可是如今我看见你，我还是能感受到自己对你汹涌如洪的爱。理智可以决定行动，却决定不了感情，它可以控制住我不去拥抱你，却没有办法让我不去爱你。然而一句我爱你到了嘴边，却变成一句"你过得好吗？"

"还好。"他叹了一口气。在那一瞬间，他程度轻微的驼背显得更加明显了。

我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心又抽搐着疼了一下。不，你过得并不好。你知道，我明明知道你过得不好，又何必在此刻敷衍作答。你一定是怕我心疼，可是我的心已经在疼了。此刻我能为你做的一切，不过是聆听。

"不，你过得并不好。"我斩钉截铁般说。我双目直直地盯着他。

"玉京，我想你。"他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本来，我以为以今日他和我的身份和处境，他不会再说这样的话，可是，他还是说了。我忽然觉得这一刻的他虽然可怜，却比曾经可爱得多。人顾忌得越多，也就越不潇洒。羁绊多了，总不会显得可爱。

"其实，这些日子我并不想你。"我道。

他怔怔地看着我。同样，我也望着他，只不过是用柔情的眼神。

“甚至，有几个瞬间，我都要想不起你吴梅村曾经在我卞玉京的生命里存在过了。因为我总是因为曾经的事在心里怨你。其实我也知道，那根本怪不得你。可是我不如意的根源就是你，所以，我也只能怨你。”我停顿了片刻，接着道，“可是今天我见到你，我特别特别强烈地感受到我爱你。甚至，比我第一次见你还要爱你。即使你比起从前，可以说是不如了。”

梅村没有说话，我也知道他不会说什么。其实，只是我自己想说话而已。我仍然深深地望着他，他虽然不说话，可是也没有躲闪我的目光，我又道：“你知道吗，我自第一次见你，便已经爱上了你。那时候你站在人群之中，可是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你。那感觉就像是我一直在找一个人，然后我在人海中看见了他，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一直觉得，我是先爱上了你，可是我没有见过你。那天我终于见到了你，我确定你就是我爱上了的那个人。”

“玉京。”他呼唤我的名字，站起身来，想走到我身边。

然而我拦住了他，“梅村，你听我说完。”他听了我这话又自坐下。我便接着说：“可是时至今日，我终于想明白了。真正的爱，不应该是锁链。爱一个人，你甚至不需要见到他。厮守从来都不是爱的必要条件。今时今日，我自然是爱你的，可并不想与你在一起。我们今日还能安然地坐在这居室里交谈，就已经是最大的幸事，我们要珍惜。你可知道，旧日里，我曾经暗暗羡慕过小宛，甚至也羡慕过香君。不管她们结局如何，至少，她们爱的人愿意堂堂正正地把她们带回家去。而我，永远不可能像她们一样。可是今天，我不再去羡慕她们。因为我也同样幸福。至少，我还可以从一而终地爱一个人，并且这个人也值得我爱。并且，我还有安生的生活。”

我一口气说了许许多多的话，这么多年来没有想明白的事情，终于想明白了，并且，我把它们说给了我爱的人听。

梅村已然垂下了头，他低头的瞬间，我看见了他渐渐湿润的眼眶。

他是在后悔当初的他不够勇敢吗？那其实已经不再重要。

你不必记挂，我孤僻得很快慰。

第三节　血书法华空念悲

转眼顺治已然驾崩，此时已是康熙元年。

平静又安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快到它马上就要结束了。

郑保御患了重病。他卧床不起的第一天，便对我说："玉京，我想必是大限将至了。"

"保御，不要乱说，只是感了风寒罢了。"我握住他的手。

"我自己便是医生，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虽然只是风寒，可是也挨不过了。"他也紧紧握住我的手，然后轻轻叹气。

我听了他的话，从他安详的神情中很清晰地意识到，他就要离开我了。

那个瞬间，脑海中回放出我们一起下棋的那么多个下午。他的棋总是落子比我快得多。但偶尔有那么几次，他落子落得很慢。我总习惯在那样的时刻去望他的脸。即使是决胜时分，他的面容也是极其平和的。他永远是那样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也许是因为活的日子久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大风大浪都见过，这些时光里的小小涟漪激不起任何波浪。

我试图去想起更多我和他之间的回忆，却想不起更多了。我们在一起，固然安稳，可是几乎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可是也从来没有腻过。然而回忆起来，却也是片刻就可以回忆完。

我清楚地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可是我还是把他的手握紧了，道："不会的，保御。"

"身体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知道。已经活到了这把年纪，不染病还好，一染病就没救了。身体都老了，好不起来了。还好，已经活了七十余载，多少没见过的都已经见过，多少没尝过的也已经尝过，已经是大大地赚到

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眼里是带着笑意的。

那个瞬间，我突然很羡慕他。临到终了，却还是心态如此之好。果真是看得开的。

保御，你自始至终都是个可爱的人。

然而，即使心里已经知道此番是凶多吉少了，却还是尽心尽力抱着万分之一能挽回的希望。每日早早起身，亲自去厨房煎药给他喝。每半炷香便帮他换一次敷在额头上的毛巾。一天为他擦拭两遍身体。即使他入睡了也还是守在他身边，这样一醒来便可以看见我在。我干脆直接在他房里搭了床榻，我向来睡得浅，他若是半夜唤我，我也是可以听见的。

他总是对我说：“玉京，你去歇歇。”

我总是摇摇头然后握紧他的手。

而他，只是叹气道：“你这又是何必。”

其实我不愿意承认，我心里特别特别害怕郑保御离开人世。这么多年，我虽然仍然与梅村保持通信，然而伴在我身侧与我相依为命的却是那郑保御。赐我衣食，给我陪伴，在我烦闷时开导我，教给我养生之道。

然而，他还是在我深不见底的恐惧中离开了人世。

我并没有哭，只是那阵子时常精神恍惚。

那恍惚还没有过去，我便被迫离开了郑家，搬到苏州的一处小房子里住。当时带出来的盘缠都抵不过三个月的时间。我实在无奈，只得写信给梅村，告诉他郑保御已经仙去，而我被赶出郑宅，此刻正在苏州一处小房子里苟且度日。

而此刻的梅村，已然是一名阶下之囚。他入狱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了。步步小心，却还是难逃清廷的魔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罢，无论你怎样小心，活在清廷的统治下，拒绝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就早晚要有这样一天。他在狱中，可是我也时常写信给他。此时此刻，我实在不想让他再为我烦心。可是除了他，我实在再无依托。我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虽然身在狱中，可是仍然是有能力帮助我的。

果然，他很快便回信给我，让我去找他的一个朋友。他说他的财产都

在他那朋友那里。他给我的地址也在苏州，我很快便找到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如约给了我一笔钱，却也算不上多。

然而，粗茶淡饭不置新衣的话，总还是可以勉强过活。况且，梅村此刻身在狱中，总要为出狱后的生活作打算，我又怎能妄想再去过精致生活。

知道郑保御去世之后，梅村的信来得愈加频繁了。他也许是怕我寂寞吧。可是他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我最最能担得住的便是寂寞。他总是以为只有当没有人在身边陪我时我才是寂寞的。殊不知，是没有你爱的人在你身边陪你才是寂寞的。当年我苦苦在漱玉馆期盼与他重逢的日子是寂寞的，当年带着小敏和柔柔颠沛流离躲避清兵的时候是寂寞的，最后与郑保御整日下棋说笑一同用膳的日子，也是寂寞的。你心里的那个人不在你身边，你就是寂寞的。然而，已经寂寞了这么多年，寂寞早已经成了常态。已经习惯了寂寞就不再怕寂寞了。此刻他写这么多信给我，着实教我动容。一个人身在狱中，却时时刻刻担心你的日子不好过。

是谁说，爱就是莫须有的哀怜。

突然觉得，每一天都过得无比漫长。整日整日地捏着佛珠诵经，却还是觉得度日艰难。

开始想起许许多多以前的事，独自回到母亲居住的地方发觉母亲已经不在了的时候深深悲伤过，带着小敏和柔柔四下逃亡最后还是弄丢了小敏的时候深深悲伤过，在如是家看到梅村深情写就的诗在最后还是没有见他的时候也深深悲伤过。回过头去，看自己走到今天来的每一步，竟然都是一页一页的悲伤。

记不得是给谁写信的时候写过这样一句话，说悲伤是生命的底色，如今看来，所言极是。

夜里，久不光顾的噩梦又找上了我。一个晚上，连一个时辰完整的觉都睡不了。噩梦一个接着一个。最后索性不睡了，坐起来，靠在门边念佛经。

读了无数遍的经，仍然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读着。

我也有强烈的预感，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

梅村，对不起，也许我挺不到我们再见的日子了。

呵，转念想想，即使挺到了又能如何。

终于到了白日，我寻遍那小小院落，终于寻到一匹白布。我把那白布平铺在了旧时染布用的长长几案之上。又自袖口里取出那支藏了许久的针。我缓缓张开了双唇，用那针深深地刺进自己的舌头里。

总是听人说起咬舌自尽的事，心里总觉得是无稽之谈。人在咬舌头的时候，舌头的痛觉神经那么敏感，难道不会疼痛异常吗？疼晕过去，如何咬得死自己？

针刺进舌头里，果真比刺进别处要疼上千倍万倍。那一个瞬间，我疼得几乎要跌倒。可是同时，又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快慰之感。我眷恋自己的痛觉。此时此刻，唯有疼痛能让我感觉到自己真实存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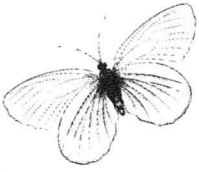
三年后，舌血《法华经》书成，玉京自为文序之。缁素咸捧手赞叹。凡十余年而卒。墓在惠山祇陀庵锦数林之原，后有过者，为诗吊之：“紫台一去魂何在，青鸟孤飞信不还。莫唱当时渡江曲，桃根桃叶向谁攀？”

卞玉京这个绝世佳人，终于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附录

卞玉京与吴梅村诗词鉴赏



[吴梅村]

此处择了三首诗词作品，作者皆是吴伟业。因此，笔者觉得还是郑重介绍一下吴伟业其人比较好。纵然前文从卞玉京的视角可以初窥吴伟业的轮廓，可是为了使读者更为直观地评价这段故事，还是引用对吴伟业的客观介绍为好。

吴伟业（1609 年 - 1671 年），字骏公，号梅村，祖籍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祖父始迁居太仓州（今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政治人物，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少时“笃好《史》、《汉》，为文不趋俗”（《镇洋县志》），受张溥赏识，收为学生。崇祯四年 (1631) 中进士，授翰林编修，后任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业等职。南明福王时，拜少詹事，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仅任职两月便辞官归里。清朝顺治十年 (1653)，被迫赴京出仕。初授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三年后奔母丧南归，从此隐居故里直至去世。吴伟业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仇视农民起义军，对清统治者也无好感。他屈节仕清，一直认为是“误尽平生”的憾事，在诗文中多有表露。

吴伟业诗今存 1000 多首，他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颇能概括其特色及前后变化。他的诗歌多写哀时伤世的题材，富有时代感。他的近体诗中的佳作有《过吴江有感》、《过淮阴有感》、《杂感》、《扬州》、《读史杂感》、《怀古兼吊侯朝宗》等。其中《扬州》四首，更是

他七律的力作。而他的七言歌行更为出色，音节极佳，情韵悠然，其中如《圆圆曲》讽刺吴三桂降清；《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写田妃、公主的身世遭遇；《楚两生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写艺人的飘零沦落；《临江参军行》颂扬抗清将领；《松山哀》讽刺洪承畴降清，内容深婉，有“诗史”之称。他还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之作，如《直溪吏》、《临顿儿》、《堇山儿》、《马草行》、《捉船行》等。不过吴伟业的七言歌行也有用典过多的缺点。

吴伟业词作不多，但传诵颇广。陈廷焯评论说：“吴梅村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又说：“梅村高者，有与老坡神似处。”（《白雨斋词话》）其风格与诗近似，清丽哀婉。如〔满江红〕《蒜山怀古》，咏镇江府事，声情悲壮；〔贺新郎〕《病中有感》，自怨自艾，悲感万端，感人至深。

吴伟业著作有《梅村家藏稿》、《梅村诗余》，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史乘《绥寇纪略》等。

第一节　琴河感旧

原文：

序：

枫林霜信，放棹琴河。忽闻秦淮卞生赛赛，到自白下。适逢红叶，余因客座，偶话旧游。主人命犊车以迎来，持羽觞而待至。停骖初报，传语更衣，已托病疴，迁延不出。知其憔悴自伤，亦将委身于人矣。予本恨人，伤心往事。江头燕子，旧垒都非；山上蘼芜，故人安在？久绝铅华之梦，况当摇落之辰。相遇则惟看杨柳，我亦何堪；为别已屡见樱桃，君还未嫁。听琵琶而不响，隔团扇以犹怜，能无杜秋之感、江州之泣也！漫赋四章，以志其事。

诗：

其一

白门杨柳好藏鸦，谁道扁舟荡桨斜。
金屋云深吾谷树，玉杯春暖尚湖花。
见来学避低团扇，近处疑嗔响钿车。
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骢容易别卢家。

其二

油壁迎来是旧游，尊前不出背花愁。
缘知薄幸逢应恨，恰便多情唤却羞。
故向闲人偷玉箸，浪传好语到银钩。
五陵年少催归去，隔断红墙十二楼。

其三

休将消息恨层城，犹有罗敷未嫁情。
车过卷帘徒怅望，梦来褴袖费逢迎。
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忆卿。
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

其四

长向东风问画兰，玉人微叹倚栏杆。
乍抛锦瑟描难就，小叠琼笺墨未干。
弱叶懒舒添午倦，嫩芽娇染怯春寒。
书成粉箑凭谁寄，多恐萧郎不忍看。

赏析：

这四首诗作于1643年，即崇祯十六年。

“相遇则惟看杨柳，我亦何堪；为别已屡见樱桃，君还未嫁。”

我与你相遇，却只有折柳作别的话可以说，我又能怎么办。你我相别已经那么多年，如今听闻你还没有嫁人。江南才子吴伟业遇上了乱世佳人卞玉京，在所有的爱情故事里，这样的一对恋人都可以过上神仙眷侣样的生活。然而，他们却不可以。曾经我以为，这样的结局不过是因为吴伟业太懦弱，而卞玉京又没有一直勇敢下去。可随着时光推移，越来越多的事情让我看懂，有些事自有命数。想起张爱玲小说里的一句话，“就好像我们做得了主似的。”同样的，吴伟业纵然想与卞玉京在一起，却也是做不了主的。你纵然是江南才子，我纵然是乱世佳人，可是命运就这样把我们摆在错误的位置，我又能如何。

最后的最后，我亦何堪。

“与鹿樵生一见，遂欲以身许。酒酣，拊几而顾曰：亦有意乎？”

可以想见吴伟业自己写出这样的句子心中是怎样的心情。他明明知道卞玉京的意思，却仍然佯装不知道。是自己怯懦，是自己犹豫。但这一年的他，却诚实地写出这一段来。

内疚是刽子手，切断我回忆里所有。

对卞玉京，除了心里的深情与懊悔，更多地，还是内疚吧。

更何况此时柳如是、董小宛、顾眉生等烟花姐妹一个个依附江南名士，从而跳出红尘，有了好的归宿。纵然名士娶歌妓，在那个时候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可是一例一例的例子摆在那里，要娶卞玉京，也不是没有可能——纵然吴伟业家底不厚，纵然赎身费要数千两，可是这笔支出，他也是负担得起的。

卞玉京自然知道那阻碍有多少，可聪慧绝伦的她定然也已经算好这一切都在吴伟业可以承担的范围之内。不然，她又怎会那样发问。

在一本写秦淮故事的书里见过这样的话："只是，秦淮河浮华的布景，伊眼中深深的背影，不过都是爱的幻象，谁当真谁就上了当。"

当年的吴伟业，与卞玉京相交并说不上深，大多是肉体欢愉。纵然玉京在琴棋书画各方面的造诣都与吴梅村相配，可是，那些也终究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消遣。我该怎么去确定你对我是真心的，我该怎么确定我是你心里爱字背后的唯一。也许，我不过是几分之一的最佳选项。吴梅村终究是现实的。我纵然与你写诗谈画，我纵然可以常常来看你，我纵然可以不加吝啬地把我的温柔给你，可是我也没必要克服那么多的阻碍把你娶进我的家门吧。

所有的怯懦和软弱，不过是因为不够爱。

吴伟业对卞玉京是喜爱却不够爱。那么卞玉京对吴伟业呢？我一直都觉得，女子的爱情与男子的爱情是不一样的，女子的爱情里还包含那么一种独特的仰视和依赖。卞玉京想要嫁给吴伟业的确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归宿，但这并不代表她对吴伟业没有真情。当时，卞玉京乃秦淮名媛，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上门求婚的人并不算少。她想寻一个归宿，也不一定要找吴梅村，财力胜过吴梅村者，大有人在。

当朝榜眼，诗作如林。相貌堂堂，玉树临风。同时又志趣相同，爱诗明画。这样的男子，爱上并非难事。玉京于吴伟业，我总认为是纯粹的爱情。我爱你，我便要嫁你。就算我是青楼女子，只要你爱我，我也爱你，

又有什么不可以。

孤傲如玉京者，问出这一句话来，我实在觉得她既勇敢又可爱。

只是，作为一个男子的吴伟业，仍是本性拘谨，行事必遵方圆，没有那么洒脱勇敢。

你跟我之间的路，我走了九十九步，你只要迈出一步，我们便可以在一起。

可是，你站在原地不动。

但是其实，如果卞玉京再往前迈一步，也许一切就又会不一样。

这吴伟业纵然顾虑诸多，本性又拘谨，但是玉京那一句“亦有意乎？”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旁敲侧击的问句。于听的人看，并读不出玉京嫁吴伟业的决心。况且吴伟业此刻也是面对着重重困难，不能立即作答装装糊涂也在情理之中。

若是换作笔者，必当一句“我自非君不嫁，君待如何”问过吴梅村去。既然要问，鼓起勇气都用了那么久，为什么不问得更有力度一点，为什么不肯掷地有声放手一搏？为什么不把问题明明白白地摆出来，何必带着羞赧试探？依笔者之见，那卞玉京若是再逼得紧一些，比如再次问他、写信表情，那么她如愿的机会还是很大的。想那董小宛不也是倒追冒君？可是卞玉京最终还是“长叹凝睇，后亦竟弗复言”。也许，以卞玉京清冷的性子，不再发问只不过是不想让吴伟业难堪，也不想再让自己尴尬。

所有的错过，都是因为不够勇敢，不够坚定，再无其他。

第二节　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原文：

鸳鹅逢天风，北向惊飞鸣。

飞鸣入夜急，侧听弹琴声。

借问弹者谁？云是当年卞玉京。

玉京与我南中遇，家近大功坊底路。

小院青楼大道边，对门却是山中住。

中山有女娇无双，清眸皓齿垂明珰。

曾因内宴直歌舞，坐中瞥见涂鸦黄。

问年十六尚未嫁，知音识曲弹清商。

归来女伴洗红妆，枉将绝技矜平康，如此才足当侯王。

万事仓皇在南渡，大家几日能枝梧。

诏书忽下选蛾眉，细马轻车不知数。

中山好女光徘徊，一时粉黛无人顾。

艳色知为天下传，高门愁被旁人妒。

尽道当前黄屋尊，谁知转盼红颜误。

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

闻道君王走玉骢，犊车不用聘昭容。

幸迟身入陈宫里，却早名填代籍中。

依稀记得祁与阮，同时亦中三宫选。

可怜俱未识君王，军府抄名被驱遣。

漫咏临春琼树篇，玉颜零落委花钿。

当时错怨韩擒虎，张孔承恩已十年。
但教一日见天子，玉儿甘为东昏死。
羊车望幸阿谁知？青冢凄凉竟如此！
我向花间拂素琴，一弹三叹为伤心。
暗将别鹄离鸾引，写入悲风怨雨吟。
昨夜城头吹筚篥，教坊也被传呼急。
碧玉班中怕点留，乐营门外卢家泣。
私更装束出江边，恰遇丹阳下渚船。
翦就黄絁贪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
此地繇来盛歌舞，子弟三班十番鼓。
月明弦索更无声，山塘寂寞遭兵苦。
十年同伴两三人，沙董朱颜尽黄土。
贵戚深闺陌上尘，吾辈漂零何足数。
坐客闻言起叹嗟，江山萧瑟隐悲笳。
莫将蔡女边头曲，落尽吴王苑里花。

赏析：

不可否认，在清初著名的诗人中，吴梅村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他首创的“梅村体”在清初的诗坛中独树一帜，同时“梅村体”也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这些复杂难言的情感。“梅村体”的独特之处，在这首《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中可见一斑。

创作这首《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之前，是有一段故事的。那时的吴梅村已经有多年没有见到卞玉京。他惦记她，几年来，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她的消息，但一直音讯杳然。顺治七年十月，他赴常熟访游，探访他的老朋友钱谦益，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向他打探卞玉京的消息。钱谦益果然知道卞玉京的下落，卞玉京此时正与吴梅村在同一座城——常熟。钱谦益很快便安排了他们二人见面。在等待她到来的时间里，吴梅村极力忍耐着内心的激动，然而，最后却没有见到卞玉京。

而创作这首《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的时间，应当是公元 1651 年的初春。当时吴梅村与卞玉京已经阔别多年。时隔在钱家推托不见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一身道装的卞玉京自苏州驾船赶来太仓，与吴梅村相见，为他鼓琴，娓娓诉说大明朝覆灭之后自己颠沛流离的悲惨遭遇。然而阔别的这几年，吴梅村也经历了许多变数，听卞玉京讲起当初，也不禁忆起自己曾经的孤苦无依。同时，也不禁忆起与卞玉京在一起的种种。

这首诗，从“玉京与我南中遇，家近大功坊底路”的初识，到“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的战乱，再到“坐客闻言起叹嗟，江山萧瑟隐悲笳”的抚琴说伤悲，可以说也影射般地概括了卞玉京的前半生。有关卞玉京的资料流传下来的甚少，正因为有了这首诗，我们才得以对卞玉京有一个详细且可靠的了解。

此刻的吴梅村，经历了江山易代的挣扎、屈辱，仕途之悲、亡国之痛。同时，对昔日恋人不幸遭遇的同情与感慨一齐涌向吴梅村的心头。听着卞玉京的琴声和歌声，不由眼泪成诗，写下了这首《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五百多字的长诗，以动荡的乱世中一些特殊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线索，以这些人物的遭遇照见历史王朝、政治风烟的变幻，成为他个人诗歌史上一首诗史式的厚重之作。同时，《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也是卞玉京悲凉命运的写照，记录了一代青楼奇女子卞玉京从“问年十六尚未嫁，知音识曲弹清商”的青春韶华，到“艳色知为天下传，高门愁被旁人妒”的名满江南，如此佳人才女，却因种种因缘，只落得“月明弦索更无声，山塘寂寞遭兵苦”的境遇，青楼女子的命运，“细细叙来，悲泣莫诉。”（魏宪）

总而言之，这首诗，写的是悲怆之极的回忆，表的是缠绵悲苦的心情。

第三节　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

序：

玉京道人，莫详所自出。或曰秦淮人。姓卞氏。知书，工小楷，能画兰，能琴。年十八，侨虎丘之山塘。所居湘帘棐几，严净无纤尘，双眸泓然，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见客，初亦不甚酬对。少焉，谐谑间作，一坐倾靡。与之久者，时见有怨恨色。问之，辄乱以它语。其警慧，虽文士莫及也。与鹿樵生一见，遂欲以身许。酒酣，拊几而顾曰："亦有意乎？"生固为若弗解者，长叹凝睇，后亦竟弗复言。寻遇乱别去，归秦淮者五六年矣。久之，有闻其复东下者，主于海虞一故人。生偶过焉，尚书某公者，张具请为生必致之。众客皆停杯不御。已报曰："至矣。"有顷，回车入内宅，屡呼之，终不肯出。生悒怏自失，殆不能为情。归赋四诗以告绝，已而叹曰："吾自负之，可奈何！"逾数月，玉京忽至，有婢曰柔柔者随之。尝着黄衣，作道人装，呼柔柔取所携琴来，为生鼓一再行，泫然曰："吾在秦淮，见中山故第，有女绝世，名在南内选选择中。未入宫，而乱作，军府以一鞭驱之去。吾侪沦落分也，又复谁怨乎？"坐客皆为出涕。柔柔庄且慧。道人画兰，好作风枝婀娜，一落笔尽十余纸。柔柔侍承砚席间，如弟子然，终日未尝少休。客或导之以言，弗应；与之酒，弗肯饮。逾两年，渡浙江，归于东中一诸侯。不得意。进柔柔奉之，乞身下发，依良医保御氏于吴中。保御者，年七十余，侯之宗人。筑别宫，资给之良厚。侯死，柔柔生一子而嫁，所嫁家遇祸，莫知所终。道人持课诵戒律甚严。生于保御，中表也，得以方外礼见。道人用三年力，刺舌血为保御书《法华经》。既成，自为文序之。缁素咸捧手赞叹。凡十余年而卒。墓在惠山祇陀庵锦数林之原，后有过者，为诗吊之。

诗：

龙山山下茱萸节，泉响琤淙流不竭。
但洗铅华不洗愁，形影空谭照离别。
离别沉吟几回顾，游丝梦断花枝悟。
翻笑行人怨落花，从前总被春风误。
金粟堆边乌鹊桥，玉娘湖上蘼芜路。
油壁香车此地游，谁知即是西陵墓。
乌桕霜来映夕曛，锦城如锦葬文君。
红楼历乱燕支雨，绣岭迷离石镜云。
绛树草埋铜雀砚，绿翘泥涴郁金裙。
居然设色迂倪画，点出生香苏小坟。
相逢尽说东风柳，燕子楼高人在否？
枉抛心力付蛾眉，身去相随复何有？
独有潇湘九畹兰，幽香妙结同心友。
十色笺翻贝叶文，五条弦拂银钩手。
生死旃檀祇树林，青莲舌在知难朽。
良常高馆隔云山，记得斑骓嫁阿环。
薄命只应同入道，伤心少妇出萧关。
紫台一去魂何在，青鸟孤飞信不还。
莫唱当时渡江曲，桃根桃叶向谁攀？

赏析：

这首《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作于康熙七年九月，即公元1667年9月。

这时，吴伟业在京苦牢拘役已达七年之久，终于获得释放。获释这一年，吴伟业已经是一个五十八岁的老翁了。可是被释放后，他连家都没回。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来到了无锡惠山祇陀庵锦树林，来到了卞玉京略显孤

寂的墓前。这一刻，他终于忍不住那早已汹涌的泪水，掩面痛哭。

虽然获释后便急匆匆赶来，可是，此时距卞玉京死于贫病已有三四年的时间了。他的心情，我们即使不能感同身受，却也可以想见一二。自己心爱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己却于牢狱之中无法逃脱，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在贫病中挣扎。就好像你站在岸边，看着她掉进深潭，她在拼命挣扎，可是你却被人绑住了双脚，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她一点一点下沉，渐渐地，你已经看不见她的脸，你只能看见水面上翻滚的水花。再然后，连那水花都已经不见了，水面平静得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时候，他会是怎样的心情。况且，吴梅村不仅一点忙都帮不上，而且直到卞玉京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也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那是怎样的痛心和无奈。

从诗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吴梅村虽然在狱中度过了许多年，可是他的修辞手法已入化境。对卞玉京的深情也是有增无减，正可谓是“文质彬彬，艳而有骨”。

有评论说，这首《过惠山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是吴梅村一生中最好的作品。笔者并没有读过吴梅村所有的作品，不敢妄言这是否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然而，这肯定算得上是吴梅村一生中的佳作。洋洋洒洒几十行，处处弥漫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悲伤。“油壁曾闻此地游，谁知即是西陵墓”，同游之地，满满的都是他们二人牵手欢笑的记忆，不料今日却成了两人天人永隔之地。

全诗回还往复，哀艳而迷离。前六句表现的是卞玉京在爱情方面所经历的痛苦及其无奈的悟；第七、八句似是悟后的解脱，但接着的“金粟堆边乌鹊桥”，则说明她虽在死后仍幻想着爱情之桥，从而突出了解脱感的短暂与虚幻，她的内心与其处境的剧烈冲突。然后写她的死亡，以乌柏六句抒发诗人对她的逝世与遭遇的深切哀悼。自相逢以下的两大段，进一步悲叹卞玉京这类才女的命运。前一段是说，像她这种身份的人，如继续为人姬妾，那么，等男方一死，她也必须跟着死去，否则就要受到“枉抛心力付蛾眉，身去相随复何有”之类貌似感喟的责难。后一段借着柔柔的灾

祸，点明玉京倘不出家，难保没有更惨的结局。因此，诗中尽管出现了“青莲舌在知难朽”之类的安慰之句，但从“薄命只应同入道”句可知，这种入道后的不朽也不过是薄命人的慰情，聊胜于无而已。在生前既已饱尝了苦难，以舌血所写的经即使在死后长存于世，又有何补？

第四节　西江月·咏别

原文：

乌鹊桥头夜话，樱桃花下春愁。廉纤细雨绿杨舟，画阁玉人垂手。

红袖盈盈粉泪，青山剪剪明眸。今宵好梦倩谁收，一枕别时残酒。

赏析：

一直痴迷于少时读到的“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一句的西江月句式。一直以来，也对西江月这个词牌有格外的好感，所以，在最后也附上这首词和一些简短的赏析。

这首词中的“红袖盈盈粉泪，青山剪剪明眸”两句，已经让红粉佳人卞玉京跃然纸上。这里两句，已经可以看出吴伟业此时对卞玉京十足的喜爱了。

然而，写下这首《西江月·咏别》的吴伟业，并没有预料到此后长达数年的时光里，他都见不到卞玉京了。当时的他，只是想咏小别，却不想咏了数年阔别。他当然更加不会预料到，而后便会经历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变故。两人别后重逢，已然是多年之后。沧海桑田，物是人非。那时的卞玉京，心情是极其矛盾的。离乱之中，卞玉京一个弱女子颠沛流离无人保护的时候，吴梅村并不在她身旁。他当时在何处呢？他正在家里躲避清军，陪着妻子儿女。卞玉京一个人在南京无处可归的时候，吴梅村一封信都没有，反倒是自己在逃命。这个时候，卞玉京有充足的理由不再见吴伟业。而吴伟业也是心存愧疚，自觉没有脸面再见卞玉京。虽然钱谦益、柳如是夫妇有意撮合这对命运多舛的有情人，可是，已到了钱家的卞玉京就是推

托着不愿见吴伟业，吴伟业只得独自悻悻离去。

卞吴之爱，实在无须太多的言语，只一声叹息可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秦淮八艳之卞玉京传
作者=劳香初著
页数=215
SS号=13454059
DX号=
出版日期=2014.01
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